我情願跳舞

《我情愿跳舞·亦舒》

【香港天地简介】：

李可恩听过一首歌，叫「我情愿你跳舞」，歌者这样唱：「遇到困难，你有选择，要不坐困愁城，要不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

【台湾林白简介】：

李可恩听过一首歌，歌名叫「我宁愿你跳舞」，歌手这样唱「遇到困难，你有选择，要不你坐困愁城，要不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

故事内容：李可恩因父母的离异，而变得日渐消沉，除了逃学，还服食软性毒品，行为令父母痛心之余。决定安排她到北京参加夏令营，藉以远离坏朋友。

谁知夏令营因负责人挟带私逃而告吹，李可恩最后决定远赴大同的偏远山区教授英语。

因着东西文化、生活背景及待人处事的不同，可恩与当地负责人田雨由最初的误解至最后互生情愫。

在这贫脊山区，尽管生活物质是贫乏，但朋友与学生之间的真挚感情，令这边缘少女，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历经种种的磨炼，除可令她改邪归正之外，亦喜得一段天赐良缘。

这一天，关锦婵其实不想出来，可是老同学朱穗英实在恳求得厉害，所以约了再角落咖啡室等。

穗英迟到，锦婵却不闷，咖啡店近海，她看着海滩出神。

正如穗英说："锦婵，廿载同窗，迁就我这一回，救救我。"

讲得这样惶恐，不得不出来。

穗英是直性子，不会作弄人，锦婵信她真确有急事。

来了。

车子停得歪七缠八，她忽忽奔进来。

锦婵站起来招呼："这里。"

穗英坐下，气略顺，从手袋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老同学看。

锦婵心想：莫非穗英得丈夫有外遇，唉。

低头一看，发觉照片里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正是穗英的长子日昇，他身边的少女不是华裔：大眼睛，高鼻梁，黑色浓发，身段曼妙，是个美人儿。

"哎呀，"锦婵说："可是波斯人？"

"好眼光，她是阿拉伯人。"穗英跌脚。

"只要不是丈夫有外遇，一切好办事。"

"亏你说得出。别安慰我了，阿裔，信回教，怪不可容。"

"穗英，你我受过大学教育，是个文明人，口气不可如此，大家都移了民，早已放弃原先祖籍，成为加国公民，不可有歧视眼光，调转来说，唐人何尝不是少数可见族裔。"

穗英叹口气，"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那女孩得大哥结婚，请我去观礼。"

"我也去？"

"我实在没有勇气单枪匹马出席。"

锦婵好奇，"在回教寺院举行婚礼？"

"不，在假日酒店。"

“看，大家都已全盘西化，人家且不介意女儿与支那人来往，你还想怎样？”

穗英发呆。

打击太大，她怔怔地落下泪来。

“年轻人约会，实属平常，你镇定些，予他们自由选择，过三两个月，保证换人。”

穗英低下头，“我教儿无方。”

锦婵握住她的手。

“时间到了没有？”

穗英点点头。

她们驾车往假日酒店。

还没走进大堂，穗英自手袋取出两方丝巾，自己先绑在头上，另一张交给锦婵。

立刻有人笑着走近招呼，欢迎她俩走进大堂。

仪式已经开始。

大堂不设座椅，亲友一层层围住花坛，大部分穿传统服饰，年轻人则穿西服，一组乐师奏出传统音乐，唢呐声刺耳响亮，鼓声邦邦，叫锦婵诧异。

更奇怪的事跟着来了。

只见几个穿深色长袍遮住头发的中年妇女忽然掀起嘴唇，用力发出啸声，像野人宣战打仗模样。

锦婵蓦然想起，在国家地理杂志某期内读过，这啸声是表示庆祝。

可是她已经受惊，拉着穗英退到一角。

还没有完呢。

眼前一花，一个金发披肩，只穿胸衣纱裙的赤足舞娘跳了出来，开始扭动玲珑浮凸的身躯。

什么？

肚皮舞？

舞娘一边扭动，一边伸长双臂，引一对新人随着鼓声缓缓走向大堂中央的花坛接受长老祝福。

原来对他们来说，肚皮舞是老幼咸宜的大众娱乐，可登大雅婚礼之堂。

锦婵目定口呆。

她忽然垂头，投降。

她这样说："穗英，我们走吧，我帮你同日昇谈一谈。"

穗英没声价道谢。

"你这个阿姨自幼帮日昇补习法文，他会听你。"

"我当尽绵力，你叫他明早到我家来。"

她俩逃似离开现场，回到车内。

锦婵叹气，"什么种族和谐，你说，可怎样同他们做亲戚呢，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

穗英想一想："一对新人倒是穿西服，新娘那袭礼服甚有品味。"

"新郎是金发儿。"

"肚皮舞娘也是欧裔。"

"啊天下大同。"

两个中年太太有点歇斯底里般笑起来。

锦婵吁出一口气，"天下大同，说时容易做时难。"

"婚筵吃些什么？"

"带眼珠的羊头汤。"

"不会比鸡脚爪牛内脏更可怕吧。"

她们静默了。

穗英忽然疲倦，"锦婵，我想回家。"

"傻子，这里就是你家，还有什么家？回不去了。"

"不，我想回耶稣的家。"

锦婵吓一跳，连忙劝说："这是为着什么呢，日昇又不是说同阿拉伯女结婚，你别急急拉起警报，这样忧虑，对健康不好。"

穗英颓然，"邝佩美许就是这样生的癌。"

锦婵抬起头，“世上的确无人累得过华裔中年妇女。”

“说得好。”

锦婵轻轻说：“你看我就知道了，七岁南下，同时学粤语及英语，考奖学金往英国升学，回来做工贮钱，结婚生子，做两次大手术才生得一女，又再次移民，一生做得贼死，想起都觉吓人。”

穗英内疚，“是我不好引起你嗟叹。”

“别再讲我了，耶稣接你？你倒想，还要服侍孙儿呢。”

她们又笑。

两人像姐妹般紧紧拥抱一下。

第二日一早，锦婵听到车子引擎声，她张望一下，立刻去开门。

“日昇，欢迎欢迎。”

那高大年轻人一脸阳光，眉宇间依稀像当年的穗英。

“锦姨有话同我说？”

“可不是，来，先喝一杯你喜欢的玫瑰普洱茶。”

日昇坐下来。

“锦姨，明年我就大学毕业，不再是小孩子了。”

“在爱你的大人眼中，你永远是蠢钝的小孩，讨厌你的人才会说：‘不用替他担心，他不知多精刮’。”

“锦姨说话一向有哲理。”

“日昇，我不拉扯了，我与你妈都担心你现任女友并非德配。”

日昇睁大眼，“你们见过王迪琪？”

轮到锦婵意外，“不，是那阿拉伯女。”

“耶思敏？”

“阿拉伯人，回教徒。”

“你说的是耶思敏，我们只看过三场戏，吃过两餐饭，我们性格不大配合……”

锦婵站起来，如释重负，她举高双手这样说：“哈利路亚！”

日昇大笑，“你们担心我同耶思敏？”

锦婵看着他。

“我十年内都不会结婚。”

“你妈知道吗？”

“这是我的私事。”

“你妈怀胎十月，生你下来，在她面前，你有什么私隐？”

日昇看着她，“连开通和蔼的你都说这种话，锦姨，女人老了真有点可怕。”

“你这小子调侃起阿姨来。”

日昇又笑。

“这个王迪琪，可是华人？”

“迪琪父亲在大学人机械工程科教授，几时我介绍你认识，不过，我仍然不打算结婚。”

锦婵看着年轻人，“那岂非耽搁人家青春？”

日昇这样答：“锦姨，彼此彼此，在此期间，我也陪上宝贵时间。”

“可是男性的青春期往往又长一点，你看，五十多岁老伯伯仍拖着年轻女友。”

“锦姨，那些是社会畸形现象，作不得准，一般男性，倘若无财无势，到了一个时候，晚景甚虞。”

锦婵叹口气，“你长大了，讲话有纹理。”

日昇有点惆怅，“可不是，长大了。”

“你比可恩大三岁，当年我到你家，你妈在厨房忙，我把你抱在膝上坐着说故事，记得吗？”

日昇笑答：“记得。”

然后他们一起说：“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回。”

“锦姨，我还有些事，先走一步。”

锦姨送这小子出门。

忽然她想起，“藕色牡丹花开了，待我剪几枝给你带回去给你母亲，她最喜欢这个。”

真没想到与日昇谈话如此完美结束，锦婵满心欢喜，以后还可以易子而教。

她把花放进一只玻璃缸，交给日昇。

日昇脸色犹疑。

“不方便？让我自己送去好了。”

“不，锦姨。”日昇欲言还休。

“你还有话说？”

他忽然问：“可恩好吗？”

“很好，她明年进大学。”

日昇仍然站着不走。

“日昇，是什么事？”

日昇搔搔头，“锦姨，这话不知该不该说。”

“关于什么事？但说不妨。”

“锦姨，有人看见可恩在上学时期与男友孵在咖啡室，又有人见到她在纹身店里。”

锦婵笑容僵在脸上，“我不相信”四字即将冲口而出。

可是往年受得教育压抑了她的冲动。

“有这种事？我必好好调查，你放心。”

日昇见阿姨这样镇定，倒也安乐。

换了是他母亲，一定尖叫跺足。

日昇终于开走了小跑车。

锦婵一个人站在花园里发呆。

会不会是日昇故意中伤？她代他母亲教训他，所以他反击。

不不，她自幼看着日昇长大，他不是那样的人。

锦婵回到屋里，想了一想，驾车去学校去找女儿。

找到教室，敲门进去，只见黑压压坐满了人，一位女教师转身双目炯炯看住她。

“可以帮你吗？”

锦婵轻轻说：“我找李可恩。”

“可恩今日告假，李太太你不知道吗？”老师狐疑。

锦婵耳畔嗡一声，一颗心像是沉到脚底。

她听见自己这样说：“呵是，我忘记了她去看牙医生。”

她道歉，退出教室。

李可恩去了什么地方？

她在一间纹身店。

她对一个荆棘图案爱不释手。

店主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对可恩说：“小姐，你不如先回学校，想清楚了才来。”

可恩抬头，“那么，我先做脐环。”

老板娘笑，“拿学生证来看看，够十八岁没有？否则，你母亲需陪你同来。”

可恩泄气，“你不做？我去别家，别人才不这么啰嗦。”

“回去上课。”

可恩不出声，离开小店，把父亲买给她的跑车开走。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她驶回学校，忽然后边有警车呜呜追来，打灯号示意她停车。

可恩自觉并无犯规，可是也只得把车停在一边。

她探头出去，“什么事，警官？”

那警察吆喝：“坐好，别动，你驾驶的是一辆报失的车子，你有何解释？”

可恩呆住。

她伸手去取车辆登记文件，警察又说：“举起双手，取出驾驶执照。”

可恩啼笑皆非，一边举手，一边如何取物？

增援警察来到，探头一看，“小姐，请你下车，不要有大动作。”

可恩合作。

警察看过所有文件，证实无讹。

他对可恩说：“今晨你母亲不知你驾车离家，以为车子遇窃，来，我护送你回家。”

可恩明白过来。

东窗事发，母亲竟浪费警力缉捕她归家。

可恩无比反感。

她默默驾车回家。

母亲开门出来，警察与她对话："我是布朗督……"

只见她打躬作揖，道歉道谢，销案，送走了制服人员。

关上门，立刻拉长面孔。

"可恩，出来。"

可恩站在母亲面前。

锦婵看着女儿，双手忽然颤抖，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可恩先发制人："叫警察抓我？你不可以等我回来？你太戏剧化，专擅小事化大，搞得人家下不了台，自己也下不了台，难怪父亲同你离婚。"

锦婵一听，气得连身子都发抖，她需握着沙发扶手，才不致像一个柏坚逊病人。

她想赏可恩一记耳光，但是举不起手，她从未打过可恩，也不想在这种时候打人，她只觉心灰意冷，所有失败在该刹那涌上心头。

她呕吐起来。

锦婵自己都吃惊，胃里所有残余食物一涌而出，她呛咳着蹲下。

可恩看到害怕，取来大毛巾捂着母亲的脸。

锦婵见到自己一身秽物，如此狼狈，更加痛恨自身。

她坐下喘气。

她挥挥手，对女儿说："回学校去。"

"快放学了。"

"去！"

可恩只得出门去。

锦婵见她出门，又后悔起来，千方百计找了她来，又轰她走，为着什么？

也许，小孩也有难为之处。

她挣扎上床，额角痛得像要开裂，她呛咳着走上楼拨电话给穗英。

“请你来一趟。”

穗英二话不说：“立刻过来。”

锦婵清洁自己，淋浴，服药，捧着一杯黑咖啡，忽然落泪，颓然说：“老了。”

听见门铃，她抹去泪水，开启大门。

穗英进来，放下水果。

“原来日昇与那耶思敏早已分手……”

一眼看到老友浮肿面孔，立即禁声。

锦婵低头，“我做人失败。”

“你怎样劝我？共勉之。”

“劝人容易。”

穗英说：“可不是，赵彤的女儿要嫁黑人，有人居然可以同她说：‘不要紧，很快离婚’。”

锦婵想笑又笑不出。

“是否李志明由来啰嗦？”

“不，他很好，按月汇赡养费，我们母女找他，最迟半日即复。”

“那一定是你再次恋爱了。”

“我也想。是可恩变坏，我说给你听。”

穗英听得面色煞白。

听罢她大力顿足，“关锦婵女士，你已是死肉，你怎可这样处理母女冲突。”

“依你说怎么办，恳求孩子原谅，流着泪倾诉不该罢她带到这万恶的世界来，忏悔自己尽了力，仍然做得不够好不够多，可是这样？”

“你怎么教训我？”

“我只得一张嘴，会说不会做。”

“锦婵，我认真觉得你应向女儿道歉。”

“永不。”

“锦婵，她是你的女儿，记得吗，六磅新生儿，一日喂九支奶。”

锦婵掩起脸嚎啕大哭。

“他们一出生我们已立于必败之地。”

穗英斟给她半杯拔兰地。

锦婵一饮而尽。

“我打电话叫她回来。”

锦婵说：“她在上课。”

穗英老实不客气，“你倒想。”

她拨可恩的手提电话，说了半晌，这样说：“她就回来了，别再与她吵，慢慢理论，好不好？”

锦婵点点头。

穗英说：“我得回去工作，有事随时叫我。”

锦婵握住她手，心酸地说：“我只有你了。”

穗英叹口气，“彼此彼此。”

她走了以后，锦婵站门口石阶等女儿回来。

红色小跑车才出现在街角，她便急急奔出去，脚步浮，一跤摔倒，头先下地，作滚地葫芦，她还能爬起，“哎呀”一声，觉得下巴湿滑，伸手一摸，看到一手掌血。

她不觉惊吓，只觉无奈。

这时可恩赶来扶起她。

她对女儿说：“可恩对不起。”

关锦婵失去知觉。

醒来已在医院里，可恩一身干涸的铁锈色血渍，焦急地凝视母亲。

医生说：“醒了，李太太，你会完全复原，以后小心下楼梯。”

可恩松口气，伏在母亲身上。

锦婵问：“什么事？”

这三字出口，她才吃惊，原来她已不能移动发出正确发音。

“你的下巴脱臼，已用鱼丝固定位置，唇嘴爆裂缝线，一星期后来拆线。”

“不能讲话？”锦婵含糊地问。

这医生很爱开玩笑：“是，暂时不能发威了。”

可恩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

“李太太，你可以出院了，这几日吃流质。”

可恩扶着母亲出院。

子女大了，轮到他们照顾父母。

半夜，撞破的唇舌痛得她怪叫，起身服药，镜子里的她眉青鼻肿。

可恩过来探视，“妈妈，你没事？”

锦婵坐在床沿发怔。

不能讲话有不能讲话的好处，多讲多错，有什么好话讲出来呢，说不定以后她都会装聋作哑。

“妈妈，我已通知父亲。”

锦婵霍一声站起来反对。

可恩摊摊手，“别反对了，妈妈：你每日实施三反五反，逢李必反，我一个人怎么照顾你？”

锦婵又坐下。

“我知你不想见他。”

锦婵作不得声。

可恩低头，“我几时开始逃学？自从你与爸爸吵得厉害，整整一年，就是看见你俩自天亮吵到天黑，为财产，为赡养费，为着我，为着过去……只教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不能专心读书，有朋友教我松一松，给我一支烟，吸完感觉非常愉快，我又跟他们喝一杯，浑忘功课测试。”

锦婵恼怒，取过纸笔。

她用力写：“怪父母，怪社会，还有什么？”

可恩转身。

她拉住女儿又写：“非要十全十美环境才能栽培你成人？”

可恩也写：“我们不能交通。”

她转身出门。

锦婵走进女儿房间，只见杂物凌乱，一地衣服书本有待收拾，写字台上放着一叠惹眼得红色字条，一看，原来是欠交功课的警告单，像小书那么厚。

锦婵气苦，这样如何升大学?

她取来一只大垃圾袋，把可恩露脐小上衣及低腰喇叭裤统统扔进去准备丢掉。

忽然想起穗英警告，她犹疑了。

又把衣物从垃圾袋倒出，拿到洗衣房去洗净。

她怔怔地坐在洗衣机旁，衣物洗好干透，她又插上熨斗熨好，取回房间。

整个晚上就这样消磨掉。

第二天，有人按铃，锦婵去开门。

她披头散发穿着运动衣，嘴伤未愈，青肿难分。

门外站着她前夫李志明。

李志明一见她这个模样，也呆住了。

他把简单行李挪进屋内，“你伤得这样重？难怪可恩嚎啕大哭。”

锦婵示意他坐下。

她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给他看。

李志明一看，呆住。

他责问：“你怎么做得母亲？吸毒，逃学，纹身，你是死人抑或活人？”

锦婵霍一声站起来，怒火中烧。

不知怎地，李志明总是有本事把她最坏一面带出来。

他继续吼：“我该做的全做了，你们母女好自为之。”

锦婵气得眼前发黑，苦在说不出话。

就在这个时候，可恩红着双眼出现，她手上拿着一把精光闪闪八寸长牛肉尖刀。

这对前任夫妇吓一跳。

可恩这样说："这里有一把刀，你们既然这么痛恨对方，不如你插死他，我帮你解决他的遗体，切成一块块，埋在后园，若不，你插死她，我也帮你把尸身载到海旁，扔进太平洋，人不知鬼不觉。"

锦婵听得呆了。

"还有更好的方法，你们俩人杀死我，谁会知道呢，一个移民家庭，来了不久，又走了，谁关心？你俩的烦恼从此可获解决。"

可恩像是比父母还累，坐在他们面前，低下头。

室内一片静寂。

半晌，锦婵站起来，声音模糊，"可恩，妈妈与你一起去做心理辅导。"

李志明百思不得其解，"可恩，你想我怎么做？"

"你们不要再吵。"

李志明叹口气，"可恩，不如你跟我回东南亚，我下月将到北京公干，我替你安排，参加夏令营。"

可恩说："不，我有朋友在这里。"

"什么朋友？"

"好朋友，我时时向他们倾诉。"

"向你提供毒品的朋友？"

"你有偏见，戴有色眼镜。"

"好，爸爸除下眼镜，你用什么，大麻？"

可恩点点头，"有时，我也试过服极乐丸。"

"这些都是违禁药品，你不怕有一日泥足深陷，染上毒瘾，万劫不复？"

可恩忽然软弱，"是，我怕。"

李志明握住女儿的手，"这是你叫我过来的原因？"

可恩又强硬起来，"不，我想你照顾妈妈。"

"我们已经分手。"

轮到可恩问："为什么？"

“可恩，父母离婚是很普通的悲剧，你应该接受。”

“你看她，她整个人变了，她憔悴，苍老，仇恨，封闭，你毁灭了她。”

锦婵咳嗽一声，用纸笔写：“我并不是那般不堪。”

可恩说：“看，她还滞留在逃避否定阶段，她未能面对事实。”

李志明说：“我们现在需正视你的问题，李小姐，你尚未成年，我不想你做沉沦少女。终有一日冬夜瑟缩在慈善饭堂外等一碗热汤，你跟我走，让你可怜的母亲好好休息。”

锦婵发状，她好久没听到任何人说出这样体贴的话来，更何况出自前夫嘴里。

可恩也觉意外。

李志明拿出做父亲的样子来，“李可恩小姐，回房间去，不准外出。”

他累极跌沙发里，闭上双眼，忽然口渴，说：“锦婵，给我一杯茶。”

锦婵不知如何，像往日那般，泡一杯浓洌玫瑰普洱，交到他手中。

李志明捧着茶盅喝口茶，感慨万千，他知道不能开口，一说话必定又再吵起来，说不定有人会拿起那把尖刀。

他喃喃自语，“老了，每次乘长途飞机都似脱层皮。”

他知道客房在什么地方，走上楼去，推开门，倒在床上，竟熟睡了。

锦婵见他只带一件轻便行李，知道他不可能逗留很久。

她到书房开启电视，呆呆看着荧屏。

这是一个旅游节目，镜头对牢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入口，不知怎地，那座振翅欲飞的胜利女神像仍然放在同一位置上，二十年不变，同第一次与李志明去参拜罗浮宫时一模一样。

那边，可恩回到房间，发觉衣物都收拾过了，洗熨得发亮，走近闻到一股清香。

发生了这许多事，母亲依然爱她。

她奔下楼，在书房找到母亲。

“妈妈，爸爸可是不走了？”

锦婵转过头来，这样说：“十六岁的人了，应看将来。”

可恩知道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

“跟父亲去北京见识。”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你在夏令营，怎么会见到她？”

“我不去。”

可恩再转身，看到母亲的头歪在一边，已经昏睡。

他们为她精疲力尽。

可恩回到楼上，电话已经响了许久。

是她的损友。

“可恩，我在街角等你。”

“我爸来了，今晚不行。”

“我保证老人家已经入睡，出来吧，我们去跳舞，三千人舞会你去过没有？最劲音乐，还有，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琵琶牌小瓶气酒，不出来你会后悔。”

可恩沉吟。

“去两个小时即送你回来。”

可恩笑了，她的心已野，不愿困在屋中。

她披上外套，轻轻走到玄关，在母亲手袋取出钞票，塞进裤带，打开门，奔向黑夜。

不知过了多久，锦婵被人推醒。

“锦婵，你还睡？女儿不见了。”

锦婵蓦然惊醒，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怔怔看着李志明。

锦婵错了时间空间，模糊地以为自己还在大学宿舍，李志明还叫她起身温习。

但是耳边听见的话竟是：“可恩不见了。”

她跳起来，奔到楼上，果然人去楼空。

李志明大跳大叫：“报警，报警。”

锦婵看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两点。

可恩并没有开走车子，这次警察也帮不上忙。

锦婵额上全是汗。

忽然她想起一件事，取起电话，按再拨钮，果然立刻有人回话：“今夜狂野舞会在西北区三十六街旧货仓举行，入场券每人二十元，迟者向隅。”

锦婵抬起头，让李志明再听一次这段电话录音。

李志明立刻说：“我去把可恩带回来。”

锦婵点头，“我也去。”

她去车房驶出车子。

“可有地图？”

“有。”

锦婵一支箭般驶出车子，直奔西北区。

“离市区多远？”

“四十五分钟车程。”

李志明痛心地问：“可恩怎会变坏？”

“我没做好母亲。”

“你已尽力而为，你也是人。”

锦婵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体恤的话，不禁泪盈于眶。

李志明又说：“是我不好，孩子需要父亲在身边管教。”

车子在黑夜中疾驶。

锦婵气恼略平，上次他们二人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是多久之前？感觉上自从可恩上学之后，默契已经荡然无存，没想到今日可恩又把他们拉到一起。

车子遇到一群呼啸的机车，司机穿着皮夹克皮裤，在公路上穿插挑衅。

锦婵一点也不客气，无惧地踏下油门，逢车过车。

李志明对前妻刮目相看。

到了西北区农地，锦婵停下车，用手电筒找地图查看。

李志明说：“不用看了，就在前边。”

只见农田附近停满车辆，在小路尽头，有灯火传出，隐约还听到乐声。

他俩下车，锦婵打开车尾箱，取出两双长统黑胶靴，“穿上吧，”她说。

“怎么有这种装备？”

“雨天雪季接送上学放学，少了这个，摔死无人理。”

李志明点点头。

车尾箱还有强烈水银电筒及黄色塑胶雨衣，全派上用场。

天沥沥下雨，泥地湿滑不堪，一步一惊险，足印半呎深，十分难行。

李志明扶着锦婵步步为营，“是什么令青少年离开温暖家庭跑到这种鬼地方来？”

少年人倒底想要什么？

锦婵忽然想起在可恩七八岁时，放学遇见开蓬车上乐声震天，疾驶而过，小可恩懂事地同母亲说：“这是青少年车子，青少年都狂野”，没想到过了几年，她也成为他们一份子。

锦婵心急如焚，挣扎着向一座大谷仓走去。

渐行渐近，见到灯光人影，没想到热闹得像趁墟，人山人海，挤满大门口。

门口有彪形大汉收现款卖门券，李志明与锦婵鱼贯而入。

他俩紧紧握住双手，唯恐失散。

进到大谷仓，不禁叫声苦，人头涌涌，场内怕有三两千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女儿？

李志明咬咬牙，“分头找，你往左我往右，三十分钟后在门口集合，用手电筒做记号。”

锦婵只觉头皮发麻。

这时，她内心反而镇定下来，她采取之字形搜索，自墙至墙，逐个人细看。

只见年轻人着魔似舞动双臂，随着场内强烈闪光颤动身躯，乐声咚，咚，咚，节奏像煞一种祭曲。

锦婵一无所得。

她背脊已爬满冷汗。

角落有人滚在地上，分明服过药物，受不了反应倒地，锦婵过去视察，那是一个十多岁少女，双目紧闭，似笑非笑。

锦婵对她大叫："回家去！"

她并无丝毫反应。

附近有人逐件脱去衣物，锦婵继续全神贯注寻找女儿，每张面孔细看，她见到男男女女滚在地上拥吻。

她累极靠在墙上，觉得这就是地狱。

也许他们没有来这里，也许应该回家等可恩。

就在这时，她听到啪啪啪啪啪几下闷响，像是有人放炮竹。

锦婵叫苦，如此拥挤，肯定已经违反消防条例，如果有人携带易燃物品，万一火灾，她怎样逃生？一定被人踩死。

果然，有人尖叫起来，场内人群攒动，像大群老鼠失控，锦婵被挤到墙角。

这时，谷仓忽然灯火通明，音乐也停止了，大队警员抢进来，用扬声器吆喝："排队，搜身，逐一出门！"

人群退开，锦婵看到谷仓中央躺着两个纹身男子，浑身浴血。

啊，刚才啪啪炮竹声原来时枪声。

锦婵呆了。

忽然之间她发狂似拔尽喉咙大叫："可恩，可恩，你在哪里？"伤口撕裂而不自觉。

有警察走近她，"这位女士，请你静一静。"他看仔细了她，"咦，你是李太太。"

锦婵也认得他，他正是布朗督察。

布朗意外，"李太太，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你快成为警方熟悉人物。"

锦婵哭丧着脸。

“这里发生开枪伤人事件，警方需逐个人搜身，天亮也未能完事，你跟我来。”

“我来找我女儿。”

布朗督察恻然。

这时，锦婵听到有人轻轻叫妈妈。

她的耳朵竖了起来。

在蝙蝠世代居住的巨大洞穴中，黑暗无光，可是成千上万的蝙蝠觅食回来，总找得到自己子女，它们天生有本领辨别子女叫声。

人类妈妈也做得到。

关锦婵蓦然转过身去：“可恩。”

母女紧紧拥抱。

可恩也已经吓得面无人色。

布朗督察轻轻责备可恩，“又是你。”

这时，李志明也挤过来，他满头大汗，足足老了十年似，一家三口自觉万幸，六只手握在一起。

布朗把他们带到门口，搜过身，记录了身份，放他们离去。

谷仓内空气浑浊，走到空地，他们深深吸口气，像再世为人。

这时，天际已经鱼肚白。

锦婵把外套脱下罩在女儿小衬衣上。

李志明忍不住说：“你看妈妈多痛惜你。”

锦婵给他一个眼色，示意他噤声。

他们三人上车。

锦婵与女儿坐在后座，李志明开车。

一路上三人并没出声。

可恩受了惊，头都不敢抬起。

路经快餐店，李志明买了三杯热饮。

锦婵先喝尽一大杯咖啡，然后把热牛奶递到可恩手中。

晨曦下看到可恩化妆已糊，双眼如熊猫，十分可怜。

锦婵轻轻说：“随父亲往北京去可好？”

可恩打了败仗，她颤声说“好”。

李志明与关锦婵齐齐松了口气。

但是该刹那一个念头闪过锦婵心头：结什么婚，生什么子，统统自寻烦恼。

回到家门，三人同样又臭又脏又累。

李志明最可怜，他说：“我淋一个浴就得走，公司有急事。”

锦婵在谷仓凄厉大叫可恩，扯动牙骸及下巴伤口，这时才痛出来。

她又用纸笔：“谢谢你。”

“可恩也是我的女儿。”

锦婵不语。

“我回去安排一下，再同你联络，届时你送可恩过来。”

梳洗完毕，他捧着脏衣物下来，“扔掉算数。”

可恩披着白毛巾浴袍，与父亲道别。

李志明这样说：“气死了母亲，你就是孤儿，昨晚那几颗子弹没有眼睛，射歪一点，有人就回不了家。”

他乘计程车走了。

可恩对着母亲静静落下泪来。

朱穗英听到这件事立刻从电视台工作岗位赶到关家。

一进门看到锦婵，吓了一跳，“你老了十年。”

锦婵叹口气，“还能再老吗，我已是百年人魔。”

“镇定一点，逐件做，首先，我陪你看矫形医生，你的嘴角已歪，需早日医治。”

“那么，带可恩一起去。”

“为什么？”

“我想医生消除她的纹身。”

穗英一怔，“纹在什么地方？”

“足踝，平日用袜子遮住。”

“什么图案？”

“一颗红心，四周有锦带围住，约一吋左右，若那不是我的女儿，我会觉得并不讨厌。”

只要不是子女，一切都好商量。

穗英唉一声。

“搞离婚手续一段日子，的确疏忽可恩，两夫妻日夜吵闹……”

“过去的事算了。”

“我耳边还似听到那几下枪声，寒毛直竖。”

穗英拍拍她肩膀。

她走到一边，打了几个电话。

“看护问下午三时可方便。”

锦婵点点头，“可恩也该睡醒了。”

“你也去休息一下。”

“双目涩痛，只是睡不着。”

“我陪你说话。”

“穗英，你真是好人。”

“不比你更好，记得济忠病重时吗，你天天在我们家打点，带日昇去打球看戏游泳，我真感激。”

济忠是穗英的丈夫，五年前患病辞世。

两人齐齐吁出一口气。

锦婵问：“日昇为什么不追求可恩，如是，我同你就没有烦恼，只等着抱孙子便可。”

“嗳，我问过日昇，他说他视可恩似小妹，他爱护她，但自小厮混玩耍，失去火花。”

锦婵苦笑，“火花，什么叫火花？”

“你应当记得。”

锦婵用手捂着脸，疲倦地说：“我不记得了。”

下午，她们三人前往医务所。

医生检查过母女二人。

他这样所："李小姐的纹身二十分钟可予清除，李太太的情况比较复杂，需复诊一两次。"

穗年与可恩低声说了几句，可恩点头。

她与医生说："她想一并缝合耳孔。"

医生看了看可恩诸多耳洞，戴上手套，小心帮她除下所有耳环，包括两对圈，一双十字架，四颗宝石。

他说："不用缝针，慢慢会愈合，身体上还有其他穿孔吗，这是检查的好机会。"

可恩低声说："没有了。"

锦婵与穗英齐齐松口气。

医生用局部麻醉，替锦婵重新做钢丝固定。

"李太太，记住，你暂时不能说话。"

锦婵点头。

可恩见母亲如此痛苦，羞惭不语。

穗英开口："可恩，我代表你母亲说话，你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把头发染回黑色，第二，我陪你去看心理医生。"

锦婵使一个颜色。

"呵，还有，恶补功课。"

可恩本能想反抗，她张开嘴，忽然看到母亲放在膝上的双手。

这不是可恩记得的双手，今日母亲的手干且瘦，青筋毕露，指节粗大，指甲枯黄带坑纹。

可恩知道母亲已经憔悴，再打击她是很残忍的一件事。

她轻轻答："我可以做到。"

穗英说："那么，我们去染头发吧，我来请客。"

两个钟头之后，三人外型都焕然一新。

尤其是小可恩，短发看上去清纯自然，恢复十四五岁般秀丽模样。

穗英乘胜追击："阿姨送几套便服给你。"

她挑了大方得体的衫裤鞋袜。

然后看看时间，低呼一声，赶回电视台工作。

这些年来，穗英一直在当地华语电视台做撰稿员，非常难得。

回到家，可恩对着镜子良久。

已经失去父亲，不能再失去母亲，她必需妥协。

换上宽大新衣，她回到书桌上，打开功课。

从昨天的欠单做起，像愚公移山。

可恩坐在书桌旁，一直做到傍晚，节奏渐渐回来，不明之处，留白，容后再说。

救兵来了。

可恩听到脚步声，转过身去，看到日昇。

日昇身边还有一个容貌亮丽的少女，笑嘻嘻说："我们来帮忙，先把欠交功课赶妥，争取分数，再替你补习。"

可恩怔怔落泪。

会者不难，日昇与女友迪琪片刻已将可恩功课整理出来，日昇负责数理化，迪琪做英文美术公民等科目，手挥目送，用手提电脑协助，做完一篇又一篇。

"这个立体模型比较麻烦，是细磨功夫，不过好消息：我三年前旧作尚保存完好，可拿来救急。"

忽然有人送炸鸡薯条来，三人饱餐一顿，继续努力。

日昇深夜才告辞，"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一早，可恩起床上学。

她没有与同学招呼，交上功课，静静听课。

放学到补习社温习两小时，回到家，日昇已在等她。

"老师怎么说？"

"再追大概也只能得丙级。"

日昇很乐观，"丙好过丁。"

"日昇，你几个甲？"

日昇挺胸凸肚，"什么叫做几个，我全体甲。"

可恩忍不住说："你真争气。"

“功课需天天梳理，一遇结立刻去设法打开，否则就麻烦。”

稍后迪琪也来了，帮可恩熟读功课。

“暑假去北京？”

可恩垂头。

“我也希望有这样机会。”

迪琪与日昇的乐观更显得可恩心情阴暗。

她不自爱，造成父母重担，这是她最后机会，她就快成年，再不弥补与父母间的鸿沟，永无时间。

她对心理医生也表示悔意。

医生这样说：“华裔家长对子女管教是比较严厉，所以子女功课及品格都优异，成绩有目共睹，当然，一切需付出代价。”

“母亲已经倒地，我还踩上几脚。”

“知道不对就应该改过。”

“一生就是准时交功课做一个好女儿？”

“稍后你会找到人生真谛。”

可恩觉得心理医生说话像打谜语，从满哲理，不易理解，她情愿对穗姨倾诉。

穗英的确一有空就来陪伴她们母女。

她问可恩：“妈妈最近怎么样？”

可恩沮丧，“妈妈已对我死心，不言不语。”

“她要养伤，不能开口，你别多心。”

又去问锦婵：“与女儿关系可有进步？”

锦婵这样写：“尽了力也只能放开怀抱，否则还能怎样呢，我既老又累，上帝呼召，立刻就走，连行李也不用收拾。”

穗英恻然，“孩子大了，你刚捱出头，怎么说这样泄气话。”

锦婵双眼看着电视屏幕。

多元文化台正播放台湾综合节目，俏丽女主持介绍台东一家冰果店：酸梅刨冰、木瓜牛乳……

穗英问：“记得一年暑假我俩在台北游学吗？”

锦婵微笑。

“我俩因此学会讲国语，喝芭乐汁，吃烧饼油条，闻桂花香，逛菜市场，唉，那般美好日子也会过去。”

锦婵不出声，思潮飞出去老远，心里凄酸。

穗英叹口气，“那时父母在世，我与你都年轻。”她几乎哭出来。

幸亏这时李志明的电话来了，可恩与父亲说了几句，把听筒交给母亲。

“我已替可恩找到夏令营，一考完试，她即可动身。”

“嗯。”

“你健康怎样，如有进步，说‘啊’。”

“啊。”

“你有什么需要？”

“不。”

“可恩是否乖？如有巨大改变，说啊。”

“啊啊啊。”

他放心了，“保重。”挂了线。

穗英诧异，“不再吵架？大有进步，其实李志明是好人，关锦婵也是好人，不知怎地，突然水火不容。”

不知怎地，锦婵苦笑。

“他欺骗抛弃我。”锦婵写。

穗英只得噤声。

“你在北京可有亲友？想托你照顾可恩。”

穗英答：“没有直属，托上托下不放心，可恩有她父亲，应该无事。”

“趁这空挡，我想去英伦散心。”

“去，去试试有无艳遇。”

“我也参加夏令营，到湖区国家公园写生。”

“哗，我呢，我干嘛在此做牛做马？”

“趁有手有脚，穗英，来，告假，我们一起出发，横跨英法海峡，乘火车到南法普旺省去学烹饪。”

“够钱吗？”

“用我的赡养费。”

“那李志明还不算太坏。”

不过，先要替女儿安排行李，准备合穿衣物及药品，顺便为自己多备一套。

可恩像是换了一个人。

损友找她，她自动说：“李可恩不在家”，心无旁骛，死追功课。

一般中学课程，毋需天才，只需用功，人人都可以做得好。

一个月专心，还有日昇及补习社督促，已有眉目。

可恩问日昇：“怎样报答你？”

“答应我，以后，你的余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再用毒品，永不，记住，永不。”

可恩点点头。

但是日昇也好奇，“为什么吃那种药丸？”

“吃下后，浑无烦恼，浑身松弛，十分舒服，看出去，天空粉红色，树梢有一点荧光紫，有人走近，他们面孔都发亮，而且微笑友善可爱，耳畔有温柔歌声，他们伸手触摸我的肌肤，呵，真舒服，像柔风吹拂一样……”

日昇听得发呆。

“但是不久药力消失，又回到真实世界来，所以想吃得更多。”

“连脑子都煎熟。”

“日昇，那时我极之沮丧。”

“怎样忽然醒觉？”

“天良未泯。”

日昇笑了，“专心做三角问题吧。”

“你与迪琪会结婚吗？”

“早呢。”

“那么，会等我吗？”

“我俩是兄妹。”

“你说得对，日昇。”

待可恩考完试，锦婵伤口已经痊愈，她送女儿上飞机时依依不舍，巴不得跟了去。

看着可恩背着背囊走进禁区，才与穗英去乘英航。

是，大门已经上锁，母女一同游学去。

可恩坐在飞机里，想起母亲叮嘱：“护照不可离身，钱包另外放好，凡事自己小心，平安最最重要。”

一直想争取自由放纵得少女忽然胆怯。

李可恩不是顶漂亮不是顶聪明更非顶勤力，但是，她真年轻。

可恩睡着了。

她做了噩梦，她像是置身人群，乐声，噪声，她的同伴紧紧拥抱她，她觉得口渴，眼前一片迷幻橘红色，忽然，她听见啪啪枪声，鲜红色血液从她胸口流出，她不觉痛，但是看到母亲扭曲了的五官，绝望地声嘶力竭地呼唤她的名字：“可恩，可恩。”

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可恩蓦然惊醒，一头一背是冷汗，双腿麻痹。

她连忙站起来在走廊踱步。

飞机满座，黑压压人头，可恩靠在洗手间旁喘气，她想吸一支烟。

服务员过来问她：“小姐，你没事吗？”

她摇摇头，掏出尼古丁口香糖咀嚼。

飞机抵埠，她以为会看到父亲，但是没有，来接她只是他工厂员工，举着牌子，上面写“李可恩”三个大字。

她走过去表明身份。

员工笑着用流利英语说：“我叫张丹，这是司机炯叔，负责陪你到酒店安顿；同时到夏令营报到。”

那女孩子比她大不了多少，精灵、活泼、好奇。

她一路上不停查问有关于北美民生风貌细节，有时用一本小册子记下来。

可恩觉得张丹的问题很稀奇，像可乐多少钱一罐，二十四吋彩色电视售价若干，车费及电费、蔬菜价格、一般大学生月薪等。

她忽然明白了，“你打算到美加生活？”

张丹笑，“正在申请。”

“到了请来我家小住。”

“听说那边男孩子都很英俊。”

可恩笑了，憧憬无国界。

她想想答：“有些很坏，有些很丑，有些专门占便宜。”

张丹毫不气馁，“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车子到了夏令营上课地址，她们下车，还未走近那幢大厦，已见人头涌涌，有人在跺脚诅咒。

“什么事？”

一个女生代答：“夏令营主办人卷走大笔费用逃走，参加者血本无归。”

可恩发怔。

这么远来到，夏令营却泡了汤。

这可怎么办？张丹倒像是司空见惯，耸耸肩，摊摊手，十分洋派，当机立断，她说：“你可先回酒店休息。”

可恩只得任她安排。

这时，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十分鼓噪，可恩乐于离去。

在车上可恩要求与父亲通电话，接通了，他大吃一惊，“什么，又一家夏令营倒闭？”

可恩说：“我能回家与你同住吗？”

“呃，哦，嗯，家里正在装修，我立刻叫人安排，你明日搬回来可好？”

可恩聪敏，立刻知道他家里有客人，反悔问出口。

“有没有同母亲报平安？”

“她与穗姨到欧洲去了，存心轻松，没带手机。”

“有这种事。”

“妈妈十多年没度过假。”

“张丹会照顾你，我得去开会了，你休息后可逛逛琉璃厂。”

回到中型酒店，在走廊已经碰到大群讲粤语得年轻人，以十分优越得姿态喧哗，谈论夏令营得失。

张丹说：“可恩你先梳洗，我去安排一下。”

可恩说：“其实，我会照顾自己。”

张丹说，“这是我的工作，你若叫我走，我就失业，我需要这份暑期工帮补学费。”

可恩点点头。

张丹走了之后，可恩走到露台，看到街上去，只见整个城市被烟霞笼罩，像是朦着一层雾纱，远处建筑物只余一群影子。

走廊外的那群年轻人更加嘈吵。

可恩淋浴更衣，躺在床上，甫离家已经想家，早知，大可一个急转弯独自回家闭门思过，何必来参加夏令营。

她睡着了。

梦见自己变得很小很小，刚学会蹒跚走路，会叫妈妈。

妈妈那时年轻得多，伸出手来，白皙柔软，没有青筋老皮。

可恩忽然惊醒，听到电话铃声。

原来张丹已在门口。

她买来水果小食，然后陪可恩观光。

她没有选一般的游客热点，反而介绍民生，租了踏脚车，与可恩在小巷中穿插。

天气炎热，空气质素欠佳，可是民风趣致，叫可恩大开眼界。

屋内狭窄潮热，居民把活动全搬到门口：打人聊天、煮饭，甚至打一盘水洗脸冲身，孩子们玩耍追逐斗嘴吃零食，全在门口巷子进行。

有人请可恩吃西瓜。

可恩也大方的吃光光，顺带在街上洗了手抹了嘴。

张丹问：“你会讲普通话吗？”

“会一点。”

“不止饺子、谢谢、中秋节吧。”

可恩微笑，改用普通话：“略逊我的法语，但可以交通。”

张丹艳羡，一早听说这位李小姐功课并不算好，可是人家一开口已经三国语言。

“你们学习机会又多又好。”

可恩忽觉惭愧。

很明显，张丹像一块渴望吸收知识的海绵，而李可恩却一向懒于学习。

当下张丹说：“请照旧讲英语，我想多多练习。”

可恩问：“没了夏令营，我去哪里？”

“去处多着呢：西安旅行团、青岛十日游、乘船一直南下到香港，你喜欢哪里？”

“爸妈命我来学习。”

“学什么？”

可恩忽然说：“生活真谛。”

张丹睁圆了眼，“嗄？”

“学习怎样愉快积极健康进取地生活。”

张丹看着可恩：“令人妒忌艳羡的你还有什么不快乐？”

可恩语塞。

“可是一家不知一家的难处？”

可恩点头，“对了。”

两个女孩子一直逛到深夜，腿酸脚痛，谈得不知多投机，她俩在酒店门口分手。

“李先生说，明早你可搬到他家里。”

可恩点点头。

“明早去看故宫及天坛。”

“长城呢？”

“我陪你上城顶放风筝。”

走廊那群少年看到可恩回来，用粤语说：“你也来游学？不如参加我们一起玩。”

可恩忍不住说：“走廊是公众地方，不宜喧哗。”

他们听了大笑，用水果皮扔可恩。

有人点燃灯烛，营造气氛，弹起六弦琴，走廊变成合作社。

可恩回房锁门。

半夜她觉得肚子痛，她警惕，莫非是下午那块西瓜惹的祸。

她跑进卫生间。

松口气出来，忽然闻到焦味。

可恩寻找气味来源，打开门，看到对面房间门缝冒出白烟。

可恩这一惊非同小可。

她大力敲门，“火警、火警！”

没有人应，可恩也听不到火警钟。

她回房取了护照，套上运动衫裤跑鞋，百忙中去打电话同柜台说：“二十二楼火警，快通知消防局！”

这时，对门的浓烟已经焗到她房间来。

可恩呛咳。

她打湿一块大毛巾，遮着头，没命价找救生梯。

用力推开防烟门，她飞快奔下水门汀楼梯。

可恩根本来不及害怕，她一直不停地往下跑，不多久，楼梯井里逃火警的人多了起来，许多只穿睡衣，但是很奇怪，无人像惊恐电影里的临记般尖叫，或是争先恐后，他们只是全神贯注一条心逃命。

走到大堂，已经看到警察，立刻把这几十个人带到街上。

可恩奔到对面马路抬头一看，呆住了。

只见二十二楼窗户火舌乱窜，黑烟一团团像巨龙似冒出。

可恩明白她已逃生成功，适才离死亡只一条线，她浑身发抖。

消防车呜呜赶到，架起云梯，往高层射水，二十二楼以上住客打破窗户喊救命，整座酒店化为人间炼狱，热气逼到对街，水花、煤灰，纷纷落下。

警察不许他们再看热闹，前来赶散。

“让开，危险！”

可恩想走开，但是受惊过度，双腿不听使唤，咚一声，坐倒在地，警察把她拖开，放她在行人路上。

正在这个时候，一双大力手臂把她拉起来，“这边安全。”

就在这个时候，一块招牌落下，正掉在她刚才坐的地方。

幸亏那好心陌生人把可恩拉到较远地方，想看真他是谁，已经没了他的影踪。

她伸手抹去脚上汗水，呆呆看着火场，好像过了几个小时，但实际上只有十多分钟。

可恩忽然镇定下来。

她取出手提电话，拨到父亲的家，没人听，她只得找张丹。

张丹正熟睡，被惊醒，知道因由，吓得魂不附体，“你可有受伤？去站在东门那面可口可乐广告牌底下，不要动，我马上叫司机来接你。”

这时现场已经乱如战场，可恩背起背囊，静静走到远处广告牌下，抬头一看，只见可乐美女正对她挤眉弄眼地笑呢。

不久，一辆车子不顾交通规则疾驶而至。

张丹自车子跳出来，“可恩！”

可恩见到熟人，这才知道流下泪来。

火灾隔三条街都看的见。

张丹也觉惊怖，她紧紧握着可恩的手，“先跟我回家去。”

“我爸呢？”

“他到鞍山洽谈生意，明早回来。”

说完这几句话，两个女孩像劫后余生般乘车逃离现场。

原来张丹与母亲住在一幢新建的小公寓，一开门，张母吓一大跳。

张丹说：“可恩，你先把身上煤灰洗一洗，我得与派出所联络，说明你已无恙离开灾场。”

张母连忙斟出安神茶，让神情呆滞的可恩喝下去。

可恩忽然说：“我累了。”

她随便在客厅一角躺下，蜷缩成胎儿那般，预备入睡。

张丹连忙把她拖到自己床上，替她遮上被子。

张母忍不住说：“可怜的孩子，她父母呢？”

张丹摇摇头：“嘘。”

她急急拨电话联络各方面。

天缓缓亮了。

张丹终于联络到老板李志明，他自飞机场直接赶来张家。

进门时可以看得出他心震胆裂。

“在房里。”

李志明推门一看，女儿躺在小小床上，一脸泥灰，像她幼时玩的黑人哥利乌洋娃娃，最奇的是仍然背着背囊。

他轻轻掩上门，没声价向张家母女道谢。

一时心酸，他低声说：“真没想到带大一个孩子是那样辛苦。”

他是老板，张丹不敢搭嘴，假装没听见。

上头说过的话，通常与没说过一样，除非事后他愿意承认。

喝杯热茶，他又动气。

“我要控告这个游学团及这间酒店。”

可恩醒来，呆呆地看着父亲，像是不认得他似的，然后问：“妈妈呢？”

李志明把女儿紧紧抱在怀内。

他把她接回家去，请来医生来替可恩检查。

摊开早报，火灾新闻图片已经刊出。

可恩记得她逃生时只看见门缝有白烟，没想到几分钟已酿成巨灾。

李志明打锣似找前妻。

“这没心肝的女人去了何处，这女人疯了。”

可恩劝：“已经没事，不用找她了，她十年未有放假。”

李志明颓然坐下。

可恩轻轻问：“可是叫妈妈来把我带走？”

“不，不。”李志明张大嘴。

可恩低头，“你看我，爸，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先是害父母离婚……”

“不关你事，是我俩意见不合，”李志明毅然站起来，“雨过天青，否极泰来，不要再找她，你说得对，让她开开心心放假，我们从头开始，我替你另外找营地。”

可恩破涕为笑。

父女因祸得福，可恩肯定父亲仍然爱她。

父家宽大舒适，设备与西方先进城市豪华公寓无异，大厦地库有私家泳池及健身室，可是可恩没有时间。

她急于参加学习。

可恩对张丹说：“我的资历不够，只能够到这个营地。”

张丹一看，“不，你不适合。”

“为什么？”可恩说：“你看，大同地区小学聘请暑期班英语教师，愿以教授中文为交换条件，我正适合。”

“你可知大同在何方？”

可恩摇摇头。

张丹取出地图，“离北京四五个钟头车，在呼和浩特及包头以东，是个小地方。”

可恩啊一声，“你怕我不习惯。”

“你是城市人，那处没有汉堡及超级市场。”

可恩抬起头，“至少让我试一试，我想证明我不是父母的包袱，这些年来我不住为他们制造麻烦，现在我改过自新，想争口气。”

张丹想一想：“在市内也可以争气。”

可恩摊了摊手：“市内？你看，清华大学建筑系夏令营：参观北京城新旧建筑，设计新型四合院，欢迎各国建筑系同学参加，名额有

限……我够资格吗？”

张丹不语，嗯，高不成低不就，的确不好办。

“我想体会农村生活。”

“大同又不至于是农村，地图上找得到的地名不算过分偏僻，但是，你一定会觉得无趣。”

也难怪，可恩想，她的确一向叫人看低。

“请你替我报名。”

“问准李先生再说吧。”

“也好。”

晚上，张母对女儿说：“可恩怪可怜。”

张丹微微笑，“妈不如可怜自家女儿，李可恩吃腻了牛腰肉想尝尝菜根香而已。”

“那场火警……”

“的确吓人，两死二十伤。”

“可恩算命大。”

“的确是，她说是一块西瓜救了她一命。”

“外国长大孩子真是怪怪，七情上面，毫不藏私。”

“这是她的优点，可是妈妈怎么不称赞我。”

“你最乖，又勤学又会养家。”

翌日，李老板送她一只金刚名牌手表，张丹爱不释手，十分感激。

她这样说：“李先生，我一定好好为公司服务。”

李志明内心感慨，人家的女儿如此明敏乖巧。

他说：“你明年毕业，我这里有职位等着你。”

张丹喜不自禁，“是，李先生。”

“可恩想去大同？”

“正是。”

“让她去吸收一点生活经验也好？”

“可要我陪着去？”

李志明想一想，“不，让她独自参与。”

张丹暗暗点头。

她帮可恩添置日用品。

可恩的衣物统在火灾失去，本来对时装最敏感的她这时已经变得无所谓，任由安排。

她对张丹说：“今早才做噩梦，太阳晒到脸上，我以为火烧，吓得哭出声来。”

张丹恻然，“你这样一说我更不放心，不如放弃大同之旅。”

“不，我想去增广见识。”

“可恩，我自幼没有父亲，家母教书把我带大，生活清贫，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共勉之。”

可恩喃喃说：“可怜的张丹，可怜的可恩，可怜的每个人。”

张丹握住她的手摇晃，“你父母都在世上，又有能力，可怜什么？瞎说。”

“张丹，你若想来北美进修，可叫家父做担保。”

“你要帮我美言几句。”

就这样说好了。

过两日，可恩由司机炯叔开公司吉普车前往大同。

一路上加两次油，忽然大雨，道路泥泞。

油站有年轻人想乘顺风车，被炯叔一口拒绝。

可恩试探说：“反正有空位。”

炯叔摇摇头，不作解释。

后座摆满可恩需要的干粮、电器、衣物。

可恩想说：我只去四个星期，二十八天，一个月不到，何用整个军队的行李。

但是父亲一贯以物质纵容她，溺毙她，以补偿人力不足。

这个时候，可恩渴望见到妈妈。

平时总嫌她啰嗦，据母亲说，可恩五六岁就会得敷衍，但凡妈妈多说几句，她便“是，是”心不在焉地打发老妈。

母亲越管她越想越轨，趁她搞离婚手续忙不过来，她像逃出囚笼的猴子。

已经来到悬崖边缘，往下看，迷津深达千丈，心惊胆战，现在想起来，像有一把利刃，在后颈磨来磨去，叫她浑身冒汗。

长途车坐得人脚步麻痹。

炯叔说："车后有一壶热咖啡。"

可恩说："你也来一杯。"

"我不喝那个，我有热茶。"

"炯叔是哪里人？"

"我的家在山西。"

"可是一块瑰丽的土地？"

他咧开嘴笑，"比起江南江北，那处比较贫瘠。"

可恩看向窗外，诧异问："为什么都是黄土？"

"戈壁的沙土一直往东南迁徙，国际专家与本地人才正设法应付。"

"啊。"

"在山明水秀江南长大的你，不知有这个大难题吧，黄沙已掩到有些乡镇的后门了。"

可恩忽然叫："咦，火车站，为什么不让我乘火车？"

司机又笑。

"又是不放心，"可恩颓然，"对我没有信心。"

"乘火车比较辗转，得先往呼和浩特，再南下大同，时间只有更长。"

可恩不出声。

车子终于抵达目的地。

炯叔下车一看，不禁摇头。

可恩问："什么事？"

她也下车来，只见一间砖屋，粉墙上用蓝漆写着"大同第一小学"几个字。

有一个高大得年轻人走出来，他撑着腰，脚踏在泥泞里，上下打量吉普车，又看着可恩与司机。

炯叔问："你是负责人吧，宿舍在什么地方，我得卸货。"

那年轻人大奇："什么货？"

他有一对出奇的浓眉，几乎在鼻梁之上打结，晒得黧黑，看上去有点凶相。

司机说："是一些随身行李，这位先生尊姓大名？"

他这才自我介绍："我叫田雨，是组长。"

可恩伸出手去，"李可恩，来交换学习。"

"你好，马上开始吧，孩子们在等李，"他大声叫："石农，陈航，有新学员报到。"

即时有一男一女青年奔出来，热烈握手，"欢迎欢迎。"

炯叔已四处观察过，把可恩拉到一个角落，悄悄说："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什么？"

"我看情形不对，这里好似没有人负责清洁煮食，仿佛都得自己来。"

"有水电否？"

"有是有……"

"我不惯才离开可好？"

半晌，炯叔才点点头。

可恩大力拍他脊背。

"行李中有手提电脑电话，你记得打回李先生处。"

可恩大声答："明白。"

他依依不舍放下可恩去宿舍卸下行李。

"李可恩，请立刻到三号教室。"

三号教室坐着二十多三十个小学生，刹时间许多亮晶晶盼望的眼睛看牢她，可恩的精神不知从何而来，她清一清喉咙，大声问好。

石农进课堂来放下简单讲义，“可恩，稍后我们才自我介绍，今天的课本在这里：伊索寓言龟兔赛跑，怎样教，随便你。”

他匆匆回到第二课堂，有学生等他。

可恩抬头想一想，她依稀记得小学一年级老师怎样教她。

她咳嗽一声，徒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介绍自己来自何处。

学生们乖巧地把地图照画在簿子上。

可恩说：“北美洲与南美洲是两个倒三角，地图上有两只靴子，一只是阿拉伯半岛，另一只叫意大利。”

小同学们开心得笑。

田雨在教室门口张望一会，初时皱着粗眉，不久便点头。

他回到走廊。

石农问：“怎样？”

田雨答：“她喜欢孩子，够热诚。”

石农放下心来，“这就好，记得和琳马，一见设施简陋，吓得放声大哭，第二天就走了。”

“简陋？她没见过更差的。”

“今日谁煮饭？”

“应该是李可恩。”

“人家第一天报到，不大好意思吧。”

“那么，你见义勇为，你替她。”

石农咕哝：“昨天我当值。”

“那今天就是李可恩了。”

“你见到她的行李没有？堆满房间，家里司机忠心耿耿？”

“兄弟，各有前恩莫羡人。”

那边，可恩在课堂一站三小时，她先把伊索这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再把短短伊索寓语叫小学生背得滚瓜烂熟，她绘声绘色做旁述者，一个小女生扮乌鸦，小男生饰狐狸。

开头学生害羞，不敢参与演出，后来争着举手，可恩答允人人都有机会。

可恩又把生字选出来，每个写十遍。

她开始明白交换学习的意思，在简陋的课室里，她比任何时候都充实。

放学了，她饥肠辘辘，又饿又渴，正想回房找零食，田雨迎上来。

“李可恩，今日由你负责伙食，厨房在那边，四人饭食，六时开饭，摆脱。”

可恩以为她听错，惊愕地问：“我，做饭？”

田雨老实不客气地说：“是，你。”

不用十分敏感可恩也知道这个相貌凶猛的年轻人对她有偏见。

他不喜欢她。

就因为这样，反而激发可恩荣辱之心。

是否应该坐着等人家蔑视她呢?

可恩听过一首歌，叫“我宁愿你跳舞”，歌者这样唱：“遇到困难，你有选择，要不你坐困愁城，要不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我情愿你跳舞……”

I hope you dance

Lee Ann Womack

I hope you never lose your sense of wonder

You get your fill to eat

But always keep that hunger

May you never take one single breath for granted

God forbid love ever leave you empty handed

I hope you still feel small

When you stand by the ocean

Whenever one door closes, I hope one more opens

Promise me you'll give faith a fighting ch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oice to sit it out or dance

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never fear those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

Never settle for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Living might mean taking chances

But they're worth taking

Lovin' might be a mistake

But it's worth making

Don't let some hell bent heart

Leave you bitter

When you come close to selling out

Reconsider

Give the heavens above

More than just a passing glance...

父母不在身边，张丹与炯叔也已经走开。

李可恩只得她自己了，她缓缓站起来，走进厨房。

惭愧，这么大了，她从来没煮过饭烧过菜。

原来这厨房很大很宽敞，可恩试一试炉灶，烧的是煤气，她松口气，怕只怕用柴枝。

蔬菜肉类堆在桌子上，就等她开工。

照说，会者不难，但是可恩束手无策。

她忽然奔回宿舍，打开载电器箱子，立刻看到一只中型电锅，可恩大喜。

她搬出手提电脑，取过电线，只希望插头合拍，忽然看到不用插头，真想拥抱张丹。

她上网寻找煮饭资料，问网友："救命，救命，厨房有米、有瓜菜、有猪肉，如何做四人饭菜？"

不久答案来了："你想豪华还是简单？"

“这是我第一次做三文治以外的食物。”

“简单点好：把材料洗净：猪肉切丝，白菜切条子，用生油及酱油淘一淘，文火炒熟，放一旁，煮熟饭，将菜料淋上，记得加盐，不要煮焦。”

“怎么知道熟了没有？”

“可试食。”

“对对对，汤呢？”

“还要汤？别太野心。”

“是是是，请指教。”

“如有鸡蛋虾仁，可做蛋花汤，如此这般，眼明手快，大功告成。”

可恩把资料记录下来，重新回到厨房。

她找不到海鲜，但是她记得吃过肉丝蛋花汤，一肉两用也不太坏。

她开始淘米做饭，呵，见人跳担不吃力，平日好吃懒做，今日吃苦。

这样简单的功夫，竟叫她手忙脚乱，拿着大菜刀的手是颤抖的，汗水直冒。

一看时间，已是下午五点。

石农与陈航正整理课文，他问：“你猜今天有无饭吃？”

“你不是还有半箱泡面？”

“我有可可粉及热能饼干。”

田雨在一旁低头修理桌椅。

陈航说：“我去帮她。”

田雨沉声：“你管你的事。”

陈航忽然说：“我觉得李可恩教得很好：她先交代伊索是什么人，又略略述及龟兔两种动物的生态，再请学生参与演出，活灵活现，趣味十足，同学们必定印象深刻。”

石农说：“以此类推，教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或是莎士比亚名剧，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田雨抬起头，“这是他们北美洲学习方法，完全活络，我由衷钦佩。”

“教英文时，她并未提及文法，过去式、现时式、单数、复数，全部混一起用，可是，学生也都接受明白，不见混淆。”

陈航说：“我听见孩子们欢笑，故此站在课室外看了几分钟，奇怪，她全部讲英语，但小孩听得懂。”

石农搔搔头皮，“明日我也试一试。”

忽然听得一阵咕咕声，原来是田雨腹如雷鸣。

正担心不知如何裹腹，忽然李可恩出现在门口，神气活现地说：“可以吃饭了。”

他们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一起走到饭堂去看，可不是，香喷喷，色香味俱全的碟头饭已放桌上，还有一大碗汤。

石农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服口服。

人家可是头一天报到呢。

他坐下就勺一口饭吃，怕是夹生，可是触口香且糯，他唔唔连声。

陈航笑说：“我不客气了。”

田雨不出声，但吃得比谁都快。

可恩缓缓坐长凳上，第一次下厨，没想到是在山西一家小学。

这时，她又不大饿了，只吃小半碗饭，她双肩双腿都酸痛不堪，手上又擦破烫伤，这一顿饭做得不容易，可是，她没坐着，她选择跳舞。

饭后，石农泡了茶，坐在可恩对面，自我介绍，“我与陈航两个港人在山西已有一年，每间小学巡回演出，希望可以做些成绩出来，虽然杯水车薪，但坚信尽一分力，发一分光。”

这时田雨也走过来，他不出声，站在一边。

“田雨来自天津师范，他是土生。”

大家笑起来。

陈航说：“别看他长得像钟馗，心地很好。”

可恩仍然沉默。

她放下茶杯，回宿舍房间。

一看见床，不管是硬是软，一头栽倒，扯起鼻鼾。

一个硬心肠的人说得对：一个人失眠，是因为他还不累，一个人胃口欠佳，是因为他尚未肚饿。

凌晨，鸡啼，可恩蓦然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半晌，记忆纷沓而至，才想起这时她的暑假学习营。

她抬起头，发觉自己睡在纱帐子里，一定是陈航好心替她放下，幸亏如此，因为纱帐上还停着十多只蚊子，而席子上有点点血迹，看仔细了，全是蚊子尸体，原来昨夜它们吸饱了李可恩的血，飞不动，可恩睡眠中一转身，压死了它们。

可恩全身又腻又痒，她跳起来取过肥皂毛巾找浴室。

卫生间非常简陋，一管水喉，一张塑料凳，还有一只水桶。

可恩呆半晌。

陈航走过，同她说声早。

这早是真早，不是七八点钟，还是六时正。

“我在厨房烧了开水，不过，今日温度会升至三十二度，大可用冷水。”

可恩点点头，连忙进浴室梳洗。

那只塑胶桶发挥多种用途，最后可恩把脏衣物洗出来到晒台晾好。

她看看双手，有点红肿。

石农叫她：“吃早点。”

啊，谁买来烧饼油条？

“田雨每朝到镇上买回。”

那么，他起得更早。

可恩兴致勃勃，取了大饼一口咬下，忽觉不妥，连忙轻轻吐出，她看到渣内有半只蟑螂，八只脚只剩四只，另外那四只，当然已经进了她肚子。

可恩有苦说不出，不像扰攘，搁下有馅大饼，喝一大口水。

换了旧日，早炸了起来，惊得大叫跳脚追究，今日，她有更重要的事做，她要教学。

她想息事宁人，但是却听见田雨冷冷说：“有些人专挑吃喝，有什么不合口味，即时发作。”

这是骂她？

只见田雨拿起她放下的大饼，“人弃我取，不能浪费食物。”

可恩哑然，只是不出声。

田雨刚想把半边大饼送进嘴里，忽然，他也看到了那半只昆虫，他怔住。

可恩并不去理他。

石农笑，“田雨，理咕咕哝哝说什么？”

田雨尴尬，终于，他轻轻说：“有人已经很好，换了别些女子，见到虫蚁，会大哭大叫，有人还能维持镇静，算是难得。”

陈航莫名其妙，“有人，谁是有人？”

可恩站起来收拾桌子。

她觉得唏嘘，总算遇到比她更蛮更横的人了，这田雨存心歧视她。

可恩比什么时候都想家。

妈妈与穗姨此刻在何处？在巴黎蓬东广场逛名店，抑或在卢昂看大教堂？

妈妈，她轻轻叫。

忽然听见一个幼儿的声音：“妈妈，妈妈。”

可恩走出去看。

原来是邻居有年轻母亲一早去上班，外婆抱着的幼儿不舍得妈妈，伸着两条小小肥胖手臂，喊妈妈抱。

他妈妈向他摇摇手，骑着脚踏车走了。

只得岁余的他痛哭起来。

可恩忽然泪盈于睫，幼时都与妈妈难舍难分，后来长大，会说会走，总会讲些叫母亲伤心的话，做些令母亲难堪的事。

她看着那幼儿，像是看到了自已。

上课铃响了。

可恩一走进课室，小学生便肃立致敬：“李老师早。”

这种良好学习态度，肯定世界第一。

吃下半只蟑螂的可恩觉得牺牲值得。

中午，手提电话响起，原来是她父亲。

“还习惯吗？”

可恩听见至亲声音，鼻子发酸，正想诉苦，忽然改变心意，她这样答：“还可以。”

“我联络不到你母亲，找到朱穗英家去，她儿子日昇来听电话，他亦说不知她俩行踪，你说这两个中年阿姆像不像末路狂花？”

可恩笑出来。

“我们再联络，你自己当心。”

电话上还留着张丹口讯：“此电话有拍摄及传真功能，请告知近况。”

可恩很高兴，立刻到教室试用，陈航过来研究，亦啧啧称奇。

大家都拍了照，都传给家人。

石农笑，“科技日新月异，真有意思。”

可恩看着他俩，“可是，你俩却甘心在乡镇生活。”

陈航答：“城市人蝼蚁竞血，勾心斗角，真叫人吃不消。”

石农说：“暑假后终需回家，这里的经验会写成论文。”

“届时，这里只剩田雨一人？”

“未知他意向如何，不好问他。”

“你们不是老友？”可恩意外。

陈航来解围：“好友也需留些空间。”

可恩顿觉自己多事，连忙说：“是，是。”出了一额汗。

太兴奋了，讲多错多。

真没想到她会在一家乡村小学里学做人。

而且成绩斐然。

傍晚，陈航带她到一户人家学剪纸。

她一进门，“咦，是你。”

就是早上那小小男孩，此刻依偎在母亲怀中，心满意足。

他外婆取出纸样，诚心招待给客人看。

老人叫她们“老师”，可恩飘飘然。

老人有双巧手，一下子徒手剪出各式图案，像老鼠嫁女、五福临门、龙飞凤舞……

可恩只剪了一只蝙蝠。

临走，她放下一盒力高积木，彬彬有礼地说：“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小男孩的母亲一眼看见，高兴到极点，“我正想托人取城里买这个给小宝。”

可恩想：剪纸艺术比这种大量生产的塑胶玩具要矜贵千万倍。

宝物在眼前，往往看不见。

陈航轻轻说：“我得回去做饭。”

“几时轮到田雨，不知他手势如何。”

“一味卤肉，鲜得眉毛掉下来。”

这样鲜活形容词，惹得可恩笑出声。

陈航说：“借你的电饭锅一用。”

“我还有一只压力锅，可煮番薯糖水。”

“还等什么，快动手。”

可恩拍摄厨房样貌，传真给张丹。

陈航说：“看你的履历，你只得十多岁。”

“不小了。”

“你年少老成，了不起。”

可恩大笑。

“咦，有什么好笑？”

可恩取出一张小照，相中人长头发，一角染鲜红色，两只耳朵戴十副八副耳环，黑眼圈，黑色唇彩，全身破烂，连鱼网袜都有大洞。

“这是谁？”

“我。”

陈航张大嘴，“万圣节化妆舞会？”

“不，一次这样上学，被老师勒令回家更衣，我索性逃学，并且拍照留念。”

“我不相信。”

可恩点点头，“确是我。”

“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改过自新。”

陈航险些炒焦菜。

可恩在一旁切好番薯，连一片姜，放进压力锅，“明天，做绿豆沙清凉。”

“你的意思是，你是问题少年？”

“曾经，”可恩翘起一只脚，“这里有纹身。”足踝上很明显有红印。

陈航讶异得说不出话来。

她俩不知道厨房外站着一个更加意外的人。

田雨不相信他的耳朵，他路过厨房，无意听到对话。

李可恩沉着、大方、忍耐、合群，简直是个模范青年，他做梦也想不到不久之前，她身上会有纹身。

他咳嗽一声。

两个女生静下来。

田雨进厨房斟茶，可恩轻轻别转面孔，田雨看到她小小背影，想说什么，又觉得不方便。

这一切，陈航都看在眼内，机灵的她忽然说："我忘了葱姜。"她走出厨房。

可恩很自然走近炉灶看火。

田雨找到讲话机会，提高声音："今晨的事，对不起。"

他正式道歉。

可恩一时不知改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俩一起工作，表面上至少要维持和气，她转过身来，想说："没事，什么事"，一看，田雨已经离开厨房。

想来，他大概也觉得不好意思。

陈航回转，"哎唷，水干了。"

那天，他们把晚餐搬到空地上吃。

不知是初一抑或十五，月亮又圆又大，似一只银盘，他们三人吟起苏轼的词来，可恩搭不上腔。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

可恩轻轻说："我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石农笑，"那也很好。"

陈航说："真羡慕你在外国长大读书，不用三考五考，故此活泼伶俐。"

可恩抗议，"也有许多测试。"

"听说一律直升？"

石农说："那当然，从未听说升中学要痛哭着取抢学位，那种教育制度不健全。"

"可恩，你的功课可属优等？"

“有一年多时间，我荒废了学业，成绩退步，今日十分后悔，一定要追回去。”

石农问：“怎样学好英语？”

陈航叹口气，“英语是她母语，她没有秘诀。”

大家笑了起来。

虽然点了蚊香，喷了药水，双腿仍然成为蚊子大餐，咬得又红又肿。

若果忍不住去抓，皮肤会受感染溃烂，有点可怕。

睡前可恩取过水桶去淋身，多日来也习惯了。

这才发觉她的床不过是两张板凳上搁一扇木门，怪不得睡得浑身肌肉发痛。

第二天早上，有一个中年妇女来报到。

“我是李先生派来的厨子，负责各位老师一天三餐。”

大家呆住。

“各位老师不用入厨，每日节省的时间可用来作课余活动。”

石农头一个举手赞成。

可恩不出声，她只呵了一声，没想到父亲那样体贴。

好吃好住的她一直责怪父母没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今日她明白什么叫强人所难。

下午，有厨子帮忙，可恩在操场上与小学生玩老鹰抓小鸡。

她扮母鸡，小同学们排成直线，躲在她身后，石农与陈航轮流做老鹰来抓小鸡，可恩左闪右避，玩得精疲力尽，笑倒在地。

可恩不见田雨。

陈航说：“他在课室与乡长谈教育补贴。”

石农补一句：“暑假后我们走了，他还是得留在这里，他无处可去。”

陈航更正：“有是有的，以他的资历，到城里找一份外商投资公司的职位，相信亦不难。”

“他致力想搞好一间小学，先是一间，然后再一间，或许有生之年，还有第三间、第四间。”

可恩说：“咦，愚公移山。”

石农尴尬，“呵，嗯。”

原来田雨已经走近。

他说：“学生们都喜欢李老师，听说每日放学每人可获派糖果一粒。”

可恩有点失望，“只是为着糖果。”

“不，他们说你教得有趣，并且，写错了字，只罚重写三次，而不是整页纸。”

大家都笑了。

厨子手势极佳，大家饱餐一顿。

石农笑说：“下次登报招请助教，列明条件：需携带厨子一名。”

可恩说：“石农别揶揄我。”

第二天，司机炯叔来了。

吉普车后拖着一辆流动房屋车。

可恩一见，脸都红了。

她急急走上去同司机理论，争了半晌，司机只得把房屋车驶走。

临走放下两大箱食物。

可恩吁出一口气。

陈航看在眼内，笑说：“令尊几乎为你把整个家搬来。”

可恩吁出一口气，“别说我了，你呢，你几时与石农结婚？”

没想到陈航这样坦白：“他母亲不喜欢我，不赞成我俩结婚。”

可恩一怔，“为什么？”

陈航的小圆脸沉下去，“因为我从前已结过一次婚。”

可恩更奇，“又怎么样呢。”

“你不明白上一代人的想法。”

“啊，他们觉得没面子。”

可恩说：“且不去研究他们的脸皮，石农的想法如何？ “

“他认为我俩可以私奔。”

“好男子！那不就行了。”

陈航大笑，“可恩，对你来说，世上无难事，一切都似一加一。”

可恩点头，“我知道，这是揶揄我没心肝。”

“不，你擅长快刀斩乱麻。”

“上次婚姻，可有带来子女？”

“没有，万幸。”

“肯定完全没有挽回机会？”

陈航摇头，“他另外找到更适合的人。”

可恩低下头，“像家父一样。”

陈航帮她把两箱食物搬到厨房。

当天晚上，可恩在房里准备课本，她打算教英文成语，像“跳之前看清楚”与“羽毛相同的鸟聚一起”等。

她又去请教“三思而行”、“物以类聚”的国语读音。

回来练半日，有点累，忽然觉得脚上有东西爬过，她一缩，来不及了，只觉得针刺似痛。

一条青丝带似的小蛇蜿蜒游过。

可恩脑中闪过毒蛇二字，立刻扑上去抓住那条小蛇，蛇身滑湿，几乎溜脱，她紧紧抓住，放进纸袋里，然后，她才叫人。

邻房走出来的是田雨。

“什么事？”

“蛇咬。”

田雨大惊，“什么蛇？”

蹲下一看，可恩的足踝已经肿起。

他找来橡筋，勒实足踝。

“蛇在纸袋里，请查看是否毒蛇。”

“你捉住了它？”

可恩点头。

“好家伙！”

他打开纸袋一看，放下心来，“是平常草蛇，无毒，可是，屋里已撒了雄黄，照说，蛇不会游进来，是什么气味引蛇入屋？”

可恩呻吟一声，枪战，火灾，现在又遭蛇咬，还有什么？

田雨找来草药，替可恩敷上。

“可要通知你父亲？”

可恩摇头，“不，有医生吗？”

“对，对，”一言提醒了田雨，“我去找大夫。”

医生叫大夫，时光倒流好几十年。

他出去一会，一位老先生跟着他进来，人家很明显已经睡了，硬被他请来出诊。

检查过伤口，又打开纸袋仔细看过蛇，他开了药方，原来是个中医生。

他说：“李老师，放心，你无碍。”

他自桌底找到一大袋巧克力糖，“是这气味惹蛇。”

原来如此。

巧克力香氛馥郁，可传到远处，吸引小动物。

可恩已在伤口擦了消炎药及贴上膏布。

医生嘱咐：“五碗水煎成一碗喝。”

可恩忙足了一天，又受了惊，眼皮沉重。

田雨抹了一把汗，退出房去。

天才濛亮，他又来敲门。

“李可恩，醒醒，喝药。”

可恩睁开眼，只见田雨捧着一碗黑墨墨中药汤，啊，他一定天未亮就去药店，然后煎好拿来。

可恩只得喝下，那药既酸又苦，很难下咽。

她掀开帐子，田雨与她的脸对个正，他一呆，张大了嘴。

可恩即时知道面孔不妥，自桌子取来镜子一看，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面孔已肿得双眼都看不见了，像只猪头。

她叹口气，倒转头来安慰田雨，“不怕不怕，这只是皮肤过敏，我自幼时时发作。”

“可有发烧？”他伸手来探热。

“我有止敏感药。”

“为安全起见，我还是通知你家长好。”

可恩起来漱口洗脸，这时，手臂上也发出一块块凸瘢，而且非常痕痒。

她用一条毛巾蒙着头。

陈航出来看见，着实吓一跳，“我去请医生。”

可恩惭愧，连忙站起来鞠躬，“对不起各位，给你们添麻烦。”

陈航答：“大家应该守望相助。”

老医生又来了，这次给了外敷的药。

“是什么因由？”

“水土不服。”

可恩彻底打了败仗，虽无抱怨诉苦，却也渴望回转城里，至少可以到医院打针止痒，回家泡浴，好好睡一觉。

算一算，只在大同小学逗留了一个星期。

她长长叹息一声。

可恩请假，静静在宿舍看书。

下午，陈航进来说：“你父亲来了，他在第三课室等你。”

在课室外已听到父亲在说话。

——“我来把女儿领回家去。”

田雨讶异的声音：“她知道要走吗？”

“这孩子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惹麻烦，今晚本来我要到东京开会，看情形又因她延误，唉。”

可恩站在课室外呆住。

李志明又说：“有一日她愿意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我才心惊肉跳呢。”

可恩垂下头，一颗心沉到脚底。

在父亲心目中，她不成才，也不争气，连参加一个学习营都闹出事来。

田雨抬头看见了她，“李先生，李可恩来了。”

李志明转身同女儿说：“可恩，收拾行李，我们回北京去。”

可恩踏前一步，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这样说：“爸，我很好，见到你很高兴，不过，我还有三个星期才完成学习，我暂时不能离开。”

李志明一听，又生气了，“你看你，眉青目肿，还不跟我回去看医生，凡事必反，我一言，你九顶。”

田雨不出声。

他为可恩难受。

这不是一个十分民主的父亲。

可能因为工作繁忙，故此心急气躁，不容易讨好。

只听见李可恩镇定地说：“真的，爸，我很好，你不必为我担心，风疹很快平复，我决定留下。”

李志明看着女儿，知道拗不过她，“你想清楚了？”

可恩说：“祝你东京会议顺利。”

李志明说：“我不在，你找张丹也一样。”

他身边电话已经响个不停。

可恩说是。

父亲与公司一名秘书一样？也许是，张丹不是普通秘书，她是好朋友。

但看得出可恩神情渐渐憔悴。

她站在学校门口，目送父亲车子离去。

田雨在不远之处看着她瘦削背影，忽然对她改观。

这是一个物质富裕感情贫乏的可怜少女。

他走近她。

“我以为你会回去。”

可恩低声抗议：“每个人都想我走。”

“不，我与同学们都很高兴你可以留下来，”他看着她，“咦，风疹来得快退得也快。”

可恩一看手脚，可不是，瘢痕已经渐渐平复。

她欢呼一声，“我可以上课了。”

她朝课室奔去。

小同学纷纷走近问候："李老师，你没事？"

"李老师，你哪里不舒服？"

"我妈妈说，风疹块可用米酒擦了会好。"

小朋友声音充满真切关怀，叫可恩感动，他们可不嫌她麻烦，他们喜欢她。

可恩全心全意教书到傍晚。

厨子煮了一锅红糖水让可恩沐浴，据说是解痒的土方。

可恩照做，皮肤渐渐也就回复安静。

她用丝巾蒙面坐在阶前乘凉。

心中寂寥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遇到这种低落情绪，她就往外跑，跑到酒馆，跑到舞会，或是在公路上飞驰跑车。

今日，她独自仰首看月亮。

她轻轻说："月是故乡明。"

身后有一声咳嗽，她转头一看，原来是田雨。

田雨看到她长袖长裤，脸上蒙着纱巾，像是阿拉伯少女，别有趣味，他缓缓走近。

他捧着一本书，"想向你请教这句英文的语气。"

"不客气，大家研究一下。"

"有声字典上的指示十分呆板，不够传神，我想你可以帮到我。"

可恩一看，原来是Oh really这两个字，不禁微笑。

"这二字有多种说法，相等我们'有这种事'、'是吗'、'真的'、'原来如此'，说轻佻些，还意味着'真还假呵'及'别胡扯了'的意思，我说你听。"

可恩逐一把语气演绎，做得那样传神，叫田雨发现，原来是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最后可恩说："假使有人对你炫耀，关于他的古堡飞机大炮，又女王与总理陪他看戏吃饭等等，你不作回应，是稍欠礼貌，大可轻轻说：'Oh really'。"

田雨站起来说：“多谢指教。”

可恩立刻说：“Oh really。”

田雨笑，“完全明白了。”

可恩也笑。

他们两人静下来。

过一会，田雨问：“坚持留下来，是为着争一口气吧。”

可恩把脸枕在膝头上，“不，我想静一静，把过去未来想一想。”

“那是很伟大的工程。”

“你取笑我。”

“我没有这意思。”

可恩低头，“咦，我鞋子湿透。”

她提起湿漉漉双脚，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一看环境，发觉半个操场汪着浅浅一寸水。

可恩惊讶问：“水从什么地方来？”

田雨不为意，“河水涨上外泻，乡村时有现象。”

“可是河床淤塞？”

“肯定是，多年来疏于清理。”

“雨季来了没有？”

“都快过去。”

他是本土人，可恩相信他，拎着鞋子进屋休息。

那天晚上，整夜下雨，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发出撒豆似啪啪响声。

可恩辗转，她希望喝一杯啤酒，或是吸一支烟，可是行李里没有这两样东西。

这是戒除不良习惯最好机会。

第二天清早起来，雨并没有停，芭蕉开出鲜红及嫩黄的大花来，衬着翠绿蕉叶，十分妩媚。

可恩倚窗欣赏风景。

但是她也发觉，操场上水位已比昨夜深，雨水落下，冒出千万个小泡泡，煞是奇景。

不知哪家小孩，折了纸船，一只只浮出来，顺水流飘向可恩窗下。

陈航穿着雨衣水靴走近可恩，“落雨天留客。”

可恩说：“一下雨就阴凉了。”

“一雨成秋。”华人什么事都有现成的形容词。

“气象报告怎么说？”

“我没听收音机，你想知道？”

她进屋来开启收音机，没听到天气预报，却有流行曲广播。

“去年可有水涨情况？”

陈航答：“去年我与石农在陕西，那处比较干燥。”

可恩走到门口，发觉水浸到门口，若不是有一条三寸高门槛拦住，水已侵入屋内。

陈航说：“两个壮丁一早出去与村民开会。”

“谈论什么？”

“河水泛滥，居民担心。”

可恩顿足，“水已浸到操场，还在开会。”

“这是他们家乡，他们有经验。”

上课预备钟忽然响起。

可恩醒觉，“别迟到才好。”

她打起伞走出宿舍，这时才听见天气预报说：“大同区天气反常，持续天阴有雨。”

她抬起头，看到深灰色雨云压顶而来。

照说，黄沙地区不应有这样巨大雨云，可恩来不及细想，小同学们正向她招手呢。

今日，她用英语讲述三小猪与大灰狼的故事，讲到大灰狼自烟囱溜进砖屋，同学们纷纷举手，“我听过这故事，狼被热汤烫死了”，“这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扎实，草屋不是好基础”……

中午时分，雨稍停。

石农进来说：“吃饭了。”

大家坐在饭桌前，心情有点沉重。

“今年天气反常。”

“全世界天气都不正常，欧洲水淹，遇百年罕见水灾，历史文物全部遭殃。”

田雨忽然问：“你们可有听过黄河改道的故事？”

他们三人摇头，“可是一场大灾难？”

“不说这个了。”

厨子出来收拾碗筷时说：“镇上市集有人锦川水位已过警戒线，学校最近河边，第一危险。”

可恩说：“我去看看。”

她套上水靴，披上黄色斗篷。

田雨说：“我陪你去。”

石农与陈航交换一个眼色，微微笑。

到了岸边，可恩吓一大跳。

本来小小一条支流此刻暴涨十倍，水流甚急。

不远之处有一群制服人员指指点点，也在进行观察。

水流棕黄色，同可恩平常喝的牛奶红茶差不多。

可恩回到宿舍，立刻在网路上寻根问底。

“陈航，这条小河叫什么？”

“叫锦川。”

“好听的名字。”

“天气晴朗之际它在阳光闪烁下犹如一匹锦缎。”

可恩得到的结论是锦川没有危险。

不过当天晚上，水已经淹进房间来。

可恩急忙把行李及电器搬到高处，又跑到课室去拯救教材。

大雨中她忽然想起水里去火里去这几个字，刺激之余，反而笑出声来。

陈航一边抱怨天气一边把桌椅搁起。

田雨忽然跑进来，“陈航，前边滑坡塌屋，有人被困，快来帮手。”

可恩跟着出去。

田雨转来说：“你留下，不用你。”

可恩气上心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掌把田雨推开：“Oh really！”

田雨啼笑皆非，只得与她一起小跑奔向村前。

到了灾场，可恩吁出一口气，只见两间砖屋塌了部分屋顶，已经有人着手把老小背出来。

一个少妇哭叫：“我三岁的儿子小雄还在屋里！”

说时迟那时快屋顶又塌下一块，已将门窗堵实。

陈航不顾一切拆掉碎砖往屋里钻，可是肩膀宽，进不去。

可恩说：“我来。”

她缩一缩双肩，挤入洞去，旁人要阻止已经来不及。

她根本没想到危险，进到屋里，黑暗一片，可恩才心怯。

“小雄，快出声，我来带你出去。”

忽然传来小小声音：“妈妈，妈妈。”

可恩连忙叫：“这边，我在这边，朝我声音方向，慢慢走过来，别急。”

可恩伸长手臂，忽然握到一只小手，她狂喜，即时把孩子拥抱怀中。

泥灰、雨水跟着砖块坠下，打在她身上。

可恩一转身，糟糕，不见了出路！

幸亏就在这时，一道电筒光芒自门洞射过来。

“可恩，快随着光线爬出来。”

可恩抱着孩子爬到洞口，但是洞太小，挣扎不过去。

她大叫：“洞口窄，出不来。”

是田雨的声音：“把孩子交给我。”

一言提醒了她，这才把小孩塞出洞口。

他们一把将小孩拉出，那小男孩大哭，可恩放下心来。

“可恩，轮到你。”

可恩吸一口气，缩窄了肩膀，心中默默说：怎样进来，就让我怎样出去。

一用力，肩膀过去。

田雨大力抓住她，把可恩硬扯出洞。

这时，整幢砖屋塌下，泥浆自山坡滑下，溅得两人一头一脑，田雨把身子挡住可恩，首当其冲，摔倒在地，几个军警抢过来拉起他们。

救护人员为他们盖上毯子，替可恩检查伤势。

可恩四肢擦损，额头叫碎砖打破，正在流血，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少妇抱着那幼儿像是想走近道谢，但是制服人员不让她走近，带她走开。

有人这样对田雨说：“你是组长，怎可任由外宾冒生命危险？”

“当时情况危急……”

“倘若有什么事，很难交待。”

可恩轻轻上前，镇定地说：“当时大门已经堵住，只得我个子小，可以进去。”

那人朝可恩敬一个礼，走开。

可恩吁出一口气。

陈航过来，“全部居民脱险，不过家园全毁，已疏散往亲友处，我先陪可恩回去。”

回到宿舍，可恩忽然说：“看，水退了。”

退剩一堆黄泥。

可恩十分担心：“如何清理？”

“李小姐，先替你冲身。”

这时，可恩才知道喔唷呼痛。

“什么地方来的勇气？”

“我不知道，没想过危险，有幼儿被困，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所有奋不顾身的英雄都如是说。”

“你太客气了。”

陈航帮她在擦伤的地方擦红药水，一搭搭，一条条，蛮可怕。

“可恩，你还是回去吧！已经吃足苦头，有得交待了。”

可恩没好气地说：“你才回去招待记者，著书立论。”

“我房间比较干，过来我这边睡。”

可恩裹着毯子，倒在床上，几乎立刻睡着。

她没听见石农进来。

“我们小觑了李可恩。”

“你我狗眼看人低。”

“是，十二分羞愧。”

“大家都休息吧，明天再说。”

“田雨呢？”

“仍在灾场帮忙。”

“水退了，真是不幸中大幸。”

“听说锦川上游没这么幸运。”

半夜，可恩骤然惊醒，一时不知身在何处，脱口叫：“妈妈。”

陈航被她叫醒，索性坐起来说话：“可是不舒服？”

“不，我很好，身强力壮。”

“终于叫妈妈了。”

可恩答：“是，平日嫌她啰嗦、封闭、自私、固执，一旦离开她身边，发觉失重，不知所措。”

陈航不出声。

“你呢，”可恩问：“你的母亲呢？”

陈航答：“我没有母亲，只有后母，否则，何用那么早结婚。”

可恩恻然，连忙安慰她：“一切都过去了，将来，你只有越来越好。”

陈航抱着膝头，不出声。

雨渐渐停了。

对面传来人声。

原来是一队村民前来帮忙打扫，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先拆掉门槛，把一层黄泥像扫垃圾那样扫走，又用清水冲洗，不消片刻，已把地方整理出来。

最后，用地拖拖干青石地板，房间光洁如昔，他们又安上门槛才走，叫可恩啧啧称奇。

十多个壮丁操作期间，一声不响，像有默契，并不交换眼色，工作完毕，静静退出。

可恩说："我们去收拾课室。"

但是双臂酸软不堪，提不起来。

石农奔过来，"课室也都收拾好了。"

只见村民捧来鲜花蔬果，放一张桌子上，并且把那叫小雄的孩子带来。

他们扬声："请问李老师在吗？"

"我？"可恩站出去。

小雄立刻朝可恩鞠躬，稚气声音说："多谢李老师救命之恩。"

他忽然过来紧紧抱住可恩大腿不放。

可恩笑得流下眼泪。

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以外的人流泪。

从前，真是太过自我中心了。

可恩笑说："我们要上课了，过两年，我教你，好不好？"

他们走了，可恩坐下，忽然觉得神清气朗，再也不想抽烟喝酒，伤春悲秋，唉声叹气。

吃过早餐，学生们逐一来课室报到，可恩见了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高兴。

"各位早，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测试……"

小学生们不约而同倒抽一口冷气，对于测验的反应，真是没有国界之分。

可恩笑出声来。

她在黑板上写了十条题目，叫同学们作答。

“黄国雄，你答第一题，林重强，萧志明，雷珍，李容，许兰……”

五分钟后取回答案，只有余霜答错一题，可恩不提名字，只问：“谁会答第七题？”

仍然是余霜举手，这次，她答对了。

可恩十分满意，继续教授实用会话，她假扮游客，问同学：邮局在何处，附近有卫生间吗，咖啡店、电话亭、药房在什么地方？

重复使用，小学生互相问答，十分热闹。

放学时分，一辆吉普车急疾驶至。

车还没停住，张丹已经跳下车来。

她一见可恩，脸色变得煞白，“血！”

可恩连忙安慰她：“不不不，是皮外伤，红药水……”

“发生什么事，你遍体鳞伤，我怎样同李先生交待？我一听这边有塌屋事件立即赶过来，你的手提电话为什么不打开？”

抱怨到一半，张丹的电话忽然大响。

她连忙收听，“是，是，可恩站在我面前，她没事。”接着，把电话交给可恩手里。

可恩知是父亲，先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取过听筒。

“可恩，这是爸爸，什么地方塌房子？”

可恩笑答：“很远的地方。”

“我仍然没找到里母亲，日昇同我说，他收到他母亲寄去的明信片，她们在梵蒂冈！到那种地方做什么？”

“享受罗马假期。”

“梵蒂冈在罗马？”

“可怜的爸爸埋头做生意太过吃苦，不如你也告假……”

来不及了，有人在身边催他开会，他挂上电话就走。

张丹听见，十分向往，“你去过那小小精致美丽的宗教王国，看过它的宝藏？”

“前年随学校出游，走遍欧洲。”

“啊。”

“一路走一路掉行李，”可恩笑，“回到家只剩身上一套衣裳。”

张丹艳羡地叹口气。

可恩想一想，“都是走马看花，不及这次旅游，遭遇特别，永志不忘。”

“闲话不说了，我们回去吧。”

“还有两个星期，到时，请炯叔来接我。”

“我实在不放心。”

“张丹，我没有你想象中那般不济。”

身后有一把声音传来：“我可以证明。”

可恩转过身去，原来是陈航。

张丹顿足，“我每次来都混身不自然，只觉要茶没茶，要水没水。”

可恩即时斟杯茶出来，双手高举奉献给张丹。

张丹啼笑皆非。

陈航说：“城市人通常不习惯乡镇生活，他们用惯各种电器空调高速运输工具快餐店。”

“省时方便。”

“可是省下宝贵时间又用来做什么呢？满街瞎逛，酒吧消磨，呆看电视，在网络上一游好几个小时……”

张丹看着陈航。

咦，这女生一张嘴十分厉害，没想到小地方也有人才。

张丹陪笑，“我一生都会是城市人，可恩，你怎么说？”

可恩在沉思中听见有人叫她，这样答：“这是一个好题材：城市老鼠与乡村老鼠，各适其适，我明天与同学们讲这个寓言故事。”

张丹气结，陈航笑了。

张丹从吉普车上卸下许多物质，其中一样叫陈航欢喜，那是一箱卫生棉，无论多潇洒不从俗英姿飒爽的女生都少不了这个。

石农走近，“哗，冬菇虾米吃一年都有剩。”

张丹在各处巡视过，又在小簿子上记下一些摘要，这才告辞离去。

石农笑说：“好了，红十字会代表来巡查过了。”

田雨看到一箱箱干粮，问可恩：“可否割爱？　　“

“不用客气，我愿捐献。”

田雨与石农大喜，立刻搬去有需要家庭。

可恩捧着茶，慢慢喝一口。

陈航问：“坚持留下，是为着田雨？”

“谁？”可恩一怔，“你说谁？”

陈航微笑，“你自己都还不知道吧。”

“不不，是为我自己，我想接受生活锻炼，田雨？他一大把年纪，他足足有三十岁了吧。”

陈航点头，“三十确是人生寿数大限，耄耋，老得不能动不会说。”

可恩尴尬。

“不，他还未到三十，他才廿八，不过，也是一个老汉。”

可恩笑出声来。

陈航吁出一口气，“年轻真好。”

“你是想说幼稚最好吧。”可恩伸手去推她。

“啊，动手了，怕这是城市人恶习惯。”

她们笑作一团。

石农回来看见说：“可恩不但胖了壮了，笑容也多了。”

他找工具。

陈航问：“干什么？”

“学校漏水，需修补屋顶。”

“一起去。”

“可恩，你休息。”

可恩不理他，拎起水桶就走。

走近学校，他们四人如有默契，分工合作。

自然，可恩的手脚最钝，敲钉子打到自己的手，又拿不牢瓦片，摔下打破，但是她勇于学习，挥着汗，出一分力。

天晴了，万里无云，真不能想象，早廿四小时，老天才倒下尺多雨水，引起洪水暴涨。

在城市里，纵使下雨落雹，也隔着一个距离，人们自一个冷气间走到另外一个冷气间，当中有轿车代步，人力似乎已经征服了大自然威力，但在乡间，又是另外一件事。

中途歇息，陈航斟出茶水，对可恩呶呶嘴说：“把这个给老汉。”

可恩却不介意，一看，是老好厨子做的绿豆沙，连忙把大碗的给田雨。

石农轻轻问女友：“他俩冰释误会？”

陈航答：“经过那么多，自然有默契。”

石农问：“我同你呢？”

陈航不出声。

“我们结婚吧。”

陈航笑，“什么都没有，怎样结婚？”

“有相亲相爱的一对男女已经足够。”

陈航问身旁的可恩：“可以结婚吗？”

可恩大力点头，“可以。”

田雨也加入：“绝对可以。”

陈航想一想，“既然大家都说可以，我也觉得主意不坏。”

这等于是答应了，可恩高兴得拍起手来。

田雨笑说：“我去通知镇长，叫他证婚，还有，我愿做证人。”

“叫厨子做一桌好菜。”

“恭喜恭喜。”

石农把陈航紧紧拥在怀中。

可恩一整天都笑嘻嘻。

屋顶修补妥当，他们准备办喜事。

厨子写了十道菜，让可恩过目，可恩加上红烧大黄鱼及焖蹄膀，但是乡长来了，开心得咧开嘴，坚持由所有家长合请两位老师。

“什么都不用操心，我们来办事。”

本来不想铺张，结果百多位人客。

当晚张灯结彩，石农与陈航仍然穿着平时衣裳，在证书上签下大名。

可恩在一旁观礼，感动得鼻子发酸。

可恩去过许多婚礼，她觉得这是最华丽的一个。

整晚她担任摄影师，忙个不停。

田雨把好吃的菜盛在大碗里，让可恩有空就吃上一口。

最后拍摄大合照，可恩站在梯子上，把每个人拍进去。

散会后可恩在操场静坐。

陈航在她身边剥橘子，水果清香，招来昆虫。

忽然一闪一闪，好几只明亮的小灯泡浮游到眼前，城市长大的可恩一时不知那是什么，只觉有趣。

电光石火之间，她想起书本中读过的萤火虫，“哎呀，原来是这样亮。”

陈航比她有文化得多，她轻轻吟：“轻罗小扇扑流萤，坐看牛郎织女星。”

那边石农叫她。

“喊你呢，石太太。”

陈航走开，可恩继续欣赏流萤，天边渐渐亮起，萤火渐渐失色，终于，它们飞入草丛，消失无踪。

可恩抬起头，心底明澄一片。

她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了。

暑期后她会回到学校，她会读教育文凭，预备教书。

不，她不要教北美洲富庶省份那些娇纵的学生：呵我无心向学是因为教育制度不够完善，我功课欠佳是因为父母离异，我年年不及格是因为社会风气太坏，还有：朋友不了解我、教科书太深、老师太严、妈妈做的早餐不好吃，我的遗传欠佳……

可恩要教懂得感恩的学生。

她听说在遥远的乡村里，学生每日来回走十多里路才能到学校，没有纸笔，功课生字写在沙地上，黑板是一扇破门……他们这样诚心愿为学识付出牺牲。

她要教那种学生。

“咦，你在这里，是早起，抑或迟睡？”

可恩转过头去，看见田雨神清气朗的站在她面前，她想起陈航叫他老汉，不禁嘻笑。

“告诉我，为什么名字叫田雨。”

他坐在她身边，“我姓田，出生那日下雨。”

“啊，那么简单。”

他站起来，“可有兴趣练太极？”

可恩肃然起敬，“请指教。”

“你跟着我动作做。”

他俩走到操场中央，可恩凝神跟着田雨做每一个姿势：慢慢抬腿、转身、舞动双臂。

开始心里还有杂念，渐渐全神贯注，只顾运动，她出了一身汗，有点气喘。

田雨喊停。

可恩笑着道谢。

“你笑容多了。”

“因为我开心。”

田雨看着她，“那多好，一个人至要紧开心。”

“你呢，田雨，你可快乐？”

“我正在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当然满足。”

这时，可恩忽觉疲倦，打个呵欠。

“星期天不用上课，你去休息吧。”

可恩回房，打水淋浴，做杯即冲咖啡，精心在互联网上畅游。

石农敲门进来，问她借手提电脑一用。

稍后，可恩与日昇通电邮。

“可有家母消息？你有否到我家拾报纸收信件及淋花？”

日昇回答：“妈妈说她与锦姨玩得非常高兴，并且发现，人只需放开怀抱，即时海阔天空，叫你放心。”

“妈妈在书房的兰花可好？”

“主人不在，兰花忧郁，其中十株已枯萎。”

“回来你就知道后果。”

“可恩，你一定精神愉快，说话口吻同从前一摸一样。”

“不同你说了，出场。”

可恩忽然失去睡意，在网络上读报。

正在看华尔街日报评论员写未来一年北美经济报告，忽然听见窗外有扰攘声。

可恩喊一声糟糕。

又是她父亲来骚扰她，三日两头来烦，直至每个人都讨厌李可恩为止。

她一边叫苦一边探头出去看。

果然，一辆黑色大房车驶进操场，激起一大堆灰沙，车门打开，一个人走下车来。

是张丹，抑或是炯叔？

慢着，两个都不是。

可恩看到一双穿着长靴的腿，咦，是个时髦女。

果然，长腿主人身段苗条，她披长发，戴着墨镜，罩鲜红色外套。

哗，这是谁？

可恩不认识这种人。

可恩放下心来，反正不是找她就好。

她好奇地张望，发觉陈航与石农也探出头来，好奇心人人都有。

陈航低声问可恩：“又是你的朋友？”

可恩理直气壮，“当然不是。”

“是什么人，什么地方来？”

可恩笑说：“许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派人员。”

事不关己，已不劳心。

只见那艳女朝他们走来。

可恩看清楚了她，自见她厚厚敷着脂粉，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漂亮女子，可惜态度嚣张。

她没好气地问：“田雨在什么地方？”

陈航一怔，找田雨，这是他什么人？

可恩才不会乖乖就范，她笑嘻嘻说：“呀，这位小姐，你忘记了一个魔术字。”

对方吊起眉毛，“开什么玩笑，什么魔术字？”

可恩不徐不疾地说：“这里所有小学生都知道，魔术字是‘请’及‘谢谢’。”

那女子光火，“谁同你玩，田雨在什么地方？”

这时连好好先生石农都忍不住了，他说：“你且莫大呼小叫，把鸡犬都吓跑，你是田雨什么人？”

女子摘下墨镜，睁大滚圆双眼，“我是他妻子！”

三个人都呆住。

陈航与石农面面相觑。

朝夕相处，一年有余，他俩从来没听说田雨有妻室有家庭。

陈航连忙朝可恩看去。

只见李可恩小小面孔僵住，再也笑不出来。

可恩一颗心咚一声跌到脚底，拾不回来。

连她自己都诧异了：怎么会有如此奇突反应？人家的妻子找上门来，与她何关？

可是心不由主，年轻的她忽然沮丧，低头转回房内。

她静静伏在书桌上不出声。

陈航急急跟进来，“可恩，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不是刻意瞒你。”

可恩抬起头来，“你说什么？我们别理他人私事。”

“可恩……”

可恩站起来，“我去印明日讲义。”

她走到课室去工作。

一边同自己说：李可恩，你怎么了，不干你事，你且做妥自己的工作，还有两个礼拜，大功告成，回家去矣。

这次前来学习，不知体会多少生活真谛，得益非浅，应当庆幸。

越是安慰自己，越是难过，忽然之间，她落下泪来，泪水挂鼻尖。

这时，她听见课室外有脚步声。

一个女子狠狠说：“总算让我找到了你，原来世上除了逃妻，还有逃夫，你也算够奇突。”

“可以静一点吗？”

“不可以，我是粗人，一贯这个模样。”

可恩立刻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人，那是田雨与他的妻子，她想即时离开课室，可是他们堵着门口，再说，李可恩为什么要逃避他们?

她低头准备讲义。

可是门外那一对不愿走开，继续争吵。

他们叫可恩想起离婚前的父母。

男的用中文分辨，女的却用英语反击。

呵，田雨的妻子会说音圆腔正的美式英语。

他是骗子，他何用向李可恩请教英文发音。

可恩的头越垂越低。

“我在纽约打工，日一份正职夜一份兼职，把收入寄回，供你上清华（！！！），原以为你毕业后会来与我会合，谁知人影全无，喂，世上还有无天理？”

可恩十分震惊，有这种事？

田雨却说：“钱一早已经连本带息规还，你为什么缠住我不放？”

“你因我得到美国护照。”

“假结婚是双方协议，费用你也收妥。”

可恩更觉不可思议。

原来田雨与这女子的关系如此复杂。

啊，男女关系一旦变酸，可以丑陋错综得叫人瞠目，当事人反目成仇，旁人只觉可怕。

一些人不明就里，又没有切身体验，老是不明白：她为何无情，他为甚无义，于是闲言闲语，讽刺几句。

可恩亲眼目睹，父母从相敬如宾有商有量变得势成水火，她知道只需一条导火线。

可恩最怕听男女吵架，她打算从窗口跳出去，以免听得心烦。

可是接着一句话，叫可恩又留下来。

女子问：“谁叫李可恩？　　“

可恩一怔，提到她的名字，为什么？

“这里两个人，一个又瘦又小，一个长得似南瓜，谁是李可恩？”

田雨问：“你为何总是出口伤人？”

“因为我愤怒，因为有人告诉我，我的丈夫同这个李可恩出双入对。”

“你别诬蔑他人。”

“你这样保护她，这件事是真的？”

“杨威，你到底想怎样？”

女子叫杨威，竟有如此神气的姓名。

她放软声音：“跟我回纽约，我供你升读硕士，我俩大可从头开始。”

田雨搔头，“我的生命，我不会受任何人摆布。”

“我已是你妻子。”

“我已委托律师代办离婚手续，你走吧，别再骚扰我的同事及我的学生。”

“田雨……”

“我承认错误，过去我作出愚蠢的选择，我为获得护照进行假结婚，更不该接受你的贷款，可以承担的我已全部负责，我不愿再见到你。”

那叫杨威的女子沉默了。

对男女关系没有亲身了解的人总有点天真：一度那样亲密的两个人，一变脸怎会成为陌路？

他们怎样都不会了解，必需要经过才能有所体会吧。

田雨这时说：“杨威，你所认识的田雨，一早已经死了。”

他声音里充满辛酸、苦涩、无奈、唏嘘，是真切的不想再提起往事。

“放开手吧，杨威，你有你的锦绣前程，别再浪费时间。”

那杨威沉默。

隔了许久，可恩只听见小鸟啾啾声，黄狗在远处吠叫，接着，是汽车引擎声。

杨威扬了威走了。

田雨的过去追了上来，他想再世为人，有人不允许他那样做：你想活下来？你涎着脸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可以！

杨威在田雨同事面前，把他整个底掀出来，从头批判。

杨威的意思是：我活着，你别想活，我不活了，你更不用想活。

这样深切的怒很叫人害怕，他躲到地球另一边的遥远乡镇，也避不过她，她把他近况打探得一清二楚，找上门来。

可恩静静把讲义逐份打钉。

陈航走进来。

“喝碗豆浆。”

可恩点点头。

陈航坐下来，“真想不到。”

很明显，她也什么都听见了。

幸亏是星期天，否则，所有的小学生都会被逼旁听。

“那种女人真叫人害怕。”

可恩不出声。

“可恩，我真长得像南瓜？”

可恩不得不开口：“你很好很舒服很可爱。”

“谢谢你，可恩，你也不是又瘦又小。”

可恩却不介意，她捧起讲义。

“可恩……”

可恩说：“还有十天就各奔东西，分道扬镳，陈航，记得把通讯号码给我。”

陈航点点头。

“我想去歇一会儿。”

可恩回到房间，往床上一躺，宛如隔世，不禁唉呀一声。

这个时候若果张丹或炯叔前来要把她带走，她一定抢上车，关上门，立刻离开，行李全部丢下。

可是世事往往如此：有路走的时候不想走，想走的时候已无路可走。

她一声不响假寝。

半明半灭间仿佛听见石农夫妇在说她。

“可怜的李可恩……”

“十多岁的人经过那许多。”

“田雨骗她。”

“田雨只是不想提到过去。”

“不提即刻意隐瞒，像填写求职申请表：你可有犯罪记录一项，有即有，无即无，一定要答。”

“他们才认识两个星期。”

“李可恩运气稍差。”

“那样年轻——我不会替她担心。”

“少年的创伤一世难忘。”

“没有那样严重吧。”

可恩坐起来，耳畔的声音消失。

这时，厨子探头进来，“可要跟着我去买菜？”

可恩连忙点头。

厨子有一辆三轮车，可恩坐在后座，跟着到市集去，满载而归，跟着，她在厨房帮着做饺子。

那一天她都没再见到田雨。

吃饭的时候他也没有出来。

石农说：“可恩，去叫他。”

可恩假装没听见。

“可恩，去安慰他两句。”

可恩轻轻答：“我不懂得做这种功夫。”

陈航看了丈夫一眼。

她好心把饭菜盛在一只大碗里，拿去给田雨。

回来说：“田雨不在宿舍，他去了何处？”

石农问：“可有留下字条？”

“我四处看过，没有留言。”

“也许出去采购一些物资。”

石农只管吃饭。

陈航笑说：“你看他埋头苦吃的样子可像农民，城市人都努力节食，可是他对吃的态度却仍然这样严肃。”

石农笑，“民以食为天，吃饱才有力气做事。”

可恩听见他们小夫妻闲话家常，十分亲昵，有点羡慕。

结婚有结婚好处：两个人名正言顺在一起，不必猜忌，没有怀疑，再也不用花时间精力谈情说爱，刻意讨好，可以琐碎絮絮说些不相干闲事。

父母亲当初结婚时也是这般恩爱吧。

后来，像天地万物，沧海桑田，一切都腐朽变化，只留下一个寂寞的女儿。

陈航说：“可恩，你这次来学习，奉献甚多，却没学到什么。”

“不，”可恩答：“我没有提供什么益处给学生，但是却学得流利普通话。”

石农接上去：“还有灾场救人、修补屋顶、跳水煮饭、木板当床。”

大家都笑了。

“我当初来这里，头两个星期最难过，”陈航说：“后来，一天比一天快。”

可恩点点头。

石农忽然间问妻子：“你家人可知我俩已经结婚？”

陈航说：“我改日有空才写信。”

“现在还写信？”

“我永远是写信的人，不但不怕烦，而且用毛笔与朵云轩信笺，挑最精致纪念邮票贴上寄出。”

可恩微微笑，收拾碗筷，斟出咖啡来。

“可恩，你走的时候吧咖啡粉留下，我们已喝上瘾。”

可恩听见一个瘾字不禁一怔。

陈航接着看着新婚丈夫，“你呢，你可有知会父母？”

石农答：“已经电邮通知他们。”

陈航惊喜：“呵。”

可恩答：“他借我的手提电脑。”

“他们怎么说？”

石农轻轻答：“知会家长及亲人，是一种礼仪，他们反应如何，我却并不关心。”

可恩只觉感动。

陈航紧紧握住丈夫的手。

陈航说得对，头两个星期过得很慢，过了中线，时间的步伐忽然增快，一下子就到了告别时候。

接着个多星期，可恩在走廊、课室、操场、饭堂，都碰见田雨，避无可避。

他俩十分大方，可以做到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明显生疏，即使简单对话，眼睛也不看着对方。

说的，全是公事。

最后一天，李可恩老师向学生告辞。

有几个小同学忍不住流泪。

他们议论纷纷。

——“你明知老师不是大同人，一定会走，哭什么。”

“是大同的人也会嫁出去，黄老师去年嫁了人去天津一直没再回来。”

有学生举手，“李老师，你是去了就回，还是永远不再回来？”

有一个小女学生听到这个问题，忽然放声大哭。

可恩用英语回答：“永不说永不。”

同学们鼓掌，他们跟着说：“永不说永不。”

告别前两日，家长已送来鲜果好菜。

石农笑说：“有酒食，先生食馔，百事弟子服其劳。”

可恩低头无语，这一段日子，她会永志不忘：手掌长出厚茧，手臂练出肌肉，鼻上晒出雀斑……她像是脱胎换骨。

最后一个傍晚，陈航把一张书桌抬出操场，铺上白色台布，放好两副碗筷。

可恩奇问：“这时干什么？”

“替你饯行。”

“为什么只得两双筷子？”

“田雨说你没试过他手势，今晚请你赏光。”

“我已吃饱了。”

“可恩，何必拒人千里，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陈航，你说的话，一句是一句，全有道理。”

“比你大好几岁，总算没白活。”

“吃什么菜？”

“不知道，做好了会叫你。”

可恩低头不说话。

“通知家人明早来接你没有？”

“他们知道了，明晨七时。”

“小公主实习完毕，要走了。”

“别那样叫我，那是贬词，并非褒奖。”

石农出来叫妻子：“准备好没有？”

可恩问：“你们去什么地方？”

“去蒋老太家帮她写信。”

他们两人各自一辆脚踏车走得影踪全无。

可恩抬起头，看见一轮明月，只差边上一点点，便是全圆。

这时身后有人说：“多谢赏光。”

田雨端着一大盘菜上桌。

可恩说：“劳驾了。”

“你已学会华人客套了。”

可恩不出声，看着桌子上的四款冷盘，小小碟，异常精致，恐怕已准备了整日。

她尝一片蒜泥白切牛肉，“好手势。”

“我做过一年厨房。”

田雨有许多过去，本来，可恩打算一一聆听。

她本身也有些事故，想告诉田雨，现在，都打住了。

她很沉默。

“以茶当酒，敬你一杯。”

“不敢当。”

片刻他撤去冷盘，捧上热菜。

可恩在月色底下细细品尝，田雨并没有坐下陪她，只在一旁侍候。

吃甜品的时候，他捧上一瓶雪白荷花，香气扑鼻，又换上热茶给可恩消滞。

可恩觉得前所未有惬意。

这时一朵乌云吹过，遮住月光，可恩仰头，叫声可惜。

田雨忽然进屋，取出一只纱袋，可恩还来不及问是什么，他将袋口一抖，袋里忽然飞出一百数十只小灯泡，啊是萤火虫。

萤火流光，绕着可恩身体飞转，可恩像是置身仙境，半晌她才回过神来。

流萤飞远，她吃下最后一块桂花糖糕，不禁落下泪来。

还有比这更华丽的约会吗？她不相信。

像所有的美景良辰一样，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

终于田雨说："再见，李可恩。"

可恩回到房内，收拾杂物，把电器用品全留下送给学校，衣物干粮赠陈航。

分配得整整有条，她只带一只小小旅行袋离去。

从酒店火灾到今日，仿佛过去一个世纪不止，事实上只有短短三十天。

天亮了，炯叔的车子足足早来一小时，他忠心耿耿站校门口张望。

可恩想：早些走也好，以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道别。

千里送君，终需一别。

炯叔看到她，开心得不得了，"这里，这里。"大力摇手。

他接过行李，拉开车门。

可恩刚想上车，陈航奔着出来，把一件毛线衣罩她身上，"早晚已有凉意，披上这个，这是我手织的，你莫要嫌弃。"

石农也起来了。

可恩朝他们挥手，"石先生石太太，后会有期。"

田雨没出来。

可恩低头上车。

炯叔把车开走，如释重负，他吁出一口气，“好了，回家了。”

可恩不出声。

车子驶到村口，炯叔说：“咦，这是怎么一回事？”

车子慢慢驶停。

可恩一看，不禁呆住。

只见田雨带着十个八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学生站在路口，向她挥手送别。

可恩立刻下车。

她再也忍不住，双眼通红。

学生们迎上来围住她，送上一本纪念册，上面贴着照片，写着各种心声，还有图画点缀。

可恩把小册子掩到胸前，说不出话来。

田雨一直站在不远之处，一句话也不说，自始至终，他没有走近。

学生们说：“老师几时再来。”

“老师有空来看我们。”

“老师保重。”

可恩终于依依不舍回到车上。

炯叔一踏油门，车子绝尘而去。

走到公路，他才说：“孩子们真可爱。难怪那么多义务老师愿意前来做义工。”

可恩翻阅纪念册，文字全用英文写，像“好的开始已是成功的一半”，“失败乃成功之母”，“空瓶子声音最大”……

拼字有改错痕迹，想必是田雨批阅过了。

有一个叫邝华的学生用自己的句子：“李老师你教我英文，谢谢你，我会好好用功”。

可恩只觉吃了苦都值得，吁出一口气。

炯叔在倒后镜里看见她睡着了，动也不动，头歪在一边，像个幼童。

车子回到市区李宅，张丹已经在等。

车子一停，她迎上来，朝车内一看，旋即转头厉声问炯叔：“李可恩人在哪里？”

她只见车内躺着一个黑皮肤小孩，一时情急，大声吆喝。

可恩闻声张开眼睛，惺忪叫人：“张丹，我在这里。”

张丹愕然，她一时竟没把可恩认出来，“啊”地一声。

她连忙说：“回家好好休息。”

张丹用钥匙开了李宅大门，放下行李。

“可恩，你好好洗个蒸气浴。”

可恩微笑。

“李先生在上海，他今晚即返，这是门匙，这是电话，有事叫我。”

“张丹，谢谢你。”

“可恩，”她坐下来，欲语还休。

可恩看着她，“你有话说？”

“可恩，今年九月我将到加国西岸卑诗大学读管理科硕士课程。”

“呵，恭喜你，考上了，唉，真能干，我这个土生远远落后于你，羞愧之至。”

张丹讪讪地说：“如果能够借住民居，开销可以省一点。”

可恩笑：“没问题，同我住，有粥吃粥，有罐头汤吃罐头汤，我带你四处逛。”

“不知李太太有否意见。”

“妈妈？”可恩说：“我若考进大学，将搬到近学校的小公寓住，家母早已置下单位，专等我入学。”

张丹呆半晌，不相信世上有此幸运儿，正是人比人气死人。

她说：“可恩，沾你光了。”

“别客气。”

张丹黯然垂头。

可恩看透她心情，笑说：“张丹你可是难过？别不高兴，上天很公平，给你聪明才智，又勤奋好学，我虽有现成小公寓住，却生性愚鲁，不思上进。”

张丹听可恩这样形容自身，不禁笑出来。

“你休息吧，我回公司办事。”

张丹一走，可恩咚一声倒在客房的床上熟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只觉肚饿，可恩醒来，天色已暗，她一按床，咦，好软，是什么地方？这才想起，她已回到父亲家里。

开亮灯，走近厨房，看到慢锅炖着鸡汤，香得令人垂涎三尺。

张丹的字条这样说：“傍晚来过，你正熟睡，李先生要迟到明晨才返，又烤箱有蒜茸面包。”

可恩坐下放怀大吃。

忽然想到陈航石农他们，她的动作慢了下来。

她拨电话找张丹。

“呵，睡醒了？”

“张丹，请替我订最早飞机票回家。”

“你不等李先生？”

“我有事要办，最好有今晚票子。”

“我马上替你办。”

“张丹，我懂得礼尚往来。”

张丹笑起来。

可恩这才淋浴。

乡镇用硬水，肥皂不起泡，老是像洗不干净，城里水软，洗得痛快。

这时衣服也已经洗净干妥，暖烘烘穿上身，李可恩又回复本相。

她穿上陈航送的毛衣，这时才发觉又大又轻又软，舒服熨贴，十足似陈航的友情。

炯叔又把车子开来。

“这是半只宜兰斋烧鸭，上了飞机，叫服务员热了给你吃。”

这世上好人比坏人多，田雨到底是好人是坏人？

张丹送她到飞机场，“九月我来与你会合。”

“张丹你什么都不用带，我的就是你的。”

张丹被可恩热情感动，落下泪来。

“嘘，你的才华便是本钱，去到哪里都走得通，稍后我教你打冰曲棍球。”

这次可恩没见到父亲就走了。

回到家过海关时只见华人群大箱小箱兼手提大包小包，叫检查员头痛，轮到可恩什么行李也无，他们又起疑：“没有行李？”

可恩很宽容：“我不喜购买纪念品。”

只见其他华裔的行李被翻箱倒柜那样的搜，所有瓶罐都被打开，每件衣裳里外摸匀。

出了海关，可恩叫车回家。

只见蓝天白云，市容清洁整齐，行人从容不迫，是，到家了，但，这是她的家吗？

不要多想。

到了大门，看见有人在前园淋花。

她看真了，大叫起来：“日昇，日昇。”

日昇抬头，丢下水管：“可恩，你回来了。”

他俩紧紧拥抱。

“日昇，我想念你到极点。”

“我也是，进来喝杯咖啡。”他调转头来招呼她。

可恩站小小山岗上四周围眺望，只见玫瑰依然盛放，“我家好漂亮。”

“本来就是，不要再淘气了。”

可恩用力推了日昇一下。

日昇怪怜惜的说：“你晒黑了，额角还褪皮。”

“你呢，你还同王迪琪在一起？”

“我的女友叫曾碧镛。”

“呵，又换了人了。”

他们进屋去，日昇做一杯泡沫咖啡给可恩。

可恩喝一口，唔地一声，知道她回到家了。

“告诉我，日昇，你与女友分手，有无伤感？”

“当然有。”

“多久？”

“相当久。”

“相当久是多久？”

日昇想一想，“闷闷不乐，约个多礼拜才能恢复自然。”

可恩震惊，“才十天八天？男性肯定全来自金星。”

“喂，不然还怎样？男人也有生活要过，有工作要做。”

“唏，我以为至少也会惆怅半生。”

日昇大笑，“为什么，为一个认为我不够好的女生？”

可恩怔怔地喝着咖啡，“你说得对，日昇，你有道理。”

“可恩，这个多日来的报纸及信件全在后门外纸箱里，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妈同穗姨在哪里？”

“你不知道？她俩在英国北部湖区度假。”

“呵，又往北走。”

“是，玩得那样高兴，始料未及。”

“像飞出樊笼的鸟。”

日昇忽然想起，“我在网址查核过你的分数，可恩，你一共三个甲三个乙，我替你申报大学英语系。”

“可有录取我？”

“你猜呢？”

可恩尖叫，“录取了，录取了，否则你不会告诉我。”

日昇笑，“你这人福大命大。”

“日昇，我爱你。”

“可恩，我也爱你。”

日昇告辞回家。

可恩看电视新闻，记者正在做开学专辑：暑假过去了，学子将返回校园，趁着最后一个星期，纷纷到商场购买新衣新鞋文具用品，记者抓住几个打扮时髦的少女问："打算花多少？衣着对你们来说重要否？"

花枝招展的少女笑答："开学头一天的衣着可以造就你，也可以毁了你，第一印象最重要。"

连记者都觉得事态严重，不禁问道："有这种事？那么，功课呢，那不要紧吗？"

少女笑嘻嘻，异口同声答："谁关心那个。"

可恩听了不由得生气，啪一声关掉电视。

所以，她不要教这种学生，她要教大同的学生。

这时她忽然想起，不久之前，她也与朋友联群结党逛商场，选最低腰裤子，拉链越短越好。

可恩抬起头来，噫，差些忘了自己。

低腰裤已不流行，时装杂志正教人怎样穿高腰裤，又该配什么上衣……

可恩走到卧室，打开窗户透气，把所有旧时妖异衣物全部装入大型胶袋，拎到楼下，预备捐赠慈善机关。

电话铃响了。

她一取起听筒就有人问："是可可？你去了何处，找你呢，今晚到莲司家聚会，有好东西等你。"

可恩且不去问这人是谁，只答："她有事走不开，不来了，你找别人吧。"

她放下电话，发呆。

打开抽屉底，把私藏着的香烟全部丢进水厕冲走。

可恩双手颤抖，她还有小小一页十来枚像邮票般的药物，只需放在舌尖，便可得到效果，她一并取出丢弃。

可恩满头大汗，用手捧着头。

小小梳妆镜台上放着一列颜色千奇百怪的指甲油，被她一手扫到地上。

可恩歇斯底里地笑了。

也别太过犹不及，化妆品又不会害人。

可恩筋疲力尽。

到底年轻，她倒在床上睡着。

梦中听见学生叫她："老师起来，老师要迟到了。"

她惊醒，原来又是电话铃。

这次是父亲找她，说了几句，问前妻足迹。

"在诗人华斯华夫的故乡湖区度假。"

李志明气结，"你说这女人有多神化。"

可恩向父亲报告好消息。

李志明一怔，"你考上了？我女儿念大学了？"一时接受不来，他满以为可恩一世不成材，叫他牵挂生气，忽然长了灵性，他反而吃惊。

"先进英语系，再读教育文凭。"

"为人师表，我支持你。"

这是可恩？仿佛不久之前，才指着黄色学校汽车呀呀学语，说："爸爸，咕巴，咕巴"，这是可恩？李志明泪盈于睫。

他停停神，"去亨嘉福律师处取公寓门匙，还有，学校帐单也可寄到他那里，生活费用向他支取。"

"谢谢爸爸。"

李志明有整整年余没听到这三个字，百感交集。

自从可恩交上一班损友，她就与父母疏离，今日是个转机。

"我一有空便来看你。"

可恩正想说"我会学习做人我知道方向"，那边又有人催他上飞机不知去什么地方。

可恩松口气，稍后再政府网页里找临时工做。

海关聘请兼职学生翻译，需懂中文普通话、粤语、沪语及福建话。

她立刻在网址应征，得到面试时间。

事在人为。

女上司一见她那身白衬衣及卡其裤就欢喜。

“随我来。”

可恩随她进入飞机场禁区，立刻有制服人员向她招手，可恩走近。

“请问这位先生为什么没有申报这些金表。”

可恩一看，倒抽一口冷气，只见柜台上放着廿多只名牌金表，完全不能用任何理由解释，这是走私。

可恩轻轻翻译，那事主辩说：“手表不是真的，我见酷似，买了一堆送人，贪好玩。”

关员一听，立刻叫专人来检验。

事主问可恩：“小姐，我没事，可以走了吧。”

可恩答：“冒牌货也是违禁品，大量入境，可作贩卖用途。”

那人面色发青。

女上司在一旁看着，“你及格了，即时上班。”

那日忙到落日。

第二天，有一家四口，没有证件，申请难民身份。

可恩与他们周旋半日，户主笑嘻嘻，不愿讲话。

年轻的白人移民官脸色铁青，嘴角难掩鄙夷之色，早一百年，他上三代祖先是否以同样手法入境，不得而知，可是今日的他高高在上，气焰难当。

可恩尽量将私人感受抽离，做好工作，她声线温婉肯定，将所有法例解释给当事人知道，并且诚恳劝喻他们在聆讯日出席尝试获得正式身份。

这一家人终于可以离开飞机场。

两个十岁八岁大的孩子已在长凳上累极而睡。

可恩对男户主说：“祝你好运。”

他忽然一改缄默，说起话来：“这位小姐，上天保佑好心人。”

可恩微笑。

“有亲友在此吗？”

那男子答：“我们目的地不是这里，我们将前往旧金山，那里容易找工作。”

他们一家四口消失在飞机场大玻璃门之外。

有人叫她。

可恩一回头，原来是刚才那公正严明的移民官，她扬起一条眉毛。

他忽然满面笑容，看真了不失为一个英俊的白人，他很尊重地问：“下了班，一起去喝杯啤酒好吗？”

可恩也很客气，“不幸我已约了人，下次吧。”

说完立刻转身离去。

当然要依法办事，可是，表情何需那样难看，何用咄咄逼人，何必尽情侮辱。

“可以借三千元吗？”不借就不借，不必说：“人贵自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肯借，我岳母老婆小姨也不肯，像你这种人，最好站街角讨饭”……

这个暑假，可恩忽然开窍，从他人恶劣的态度上得益良多。

晚上比较寂寞，一个人在家吃三文治，越发想念在大同四人一桌，笑谈甚欢的日子。

秋意已浓，晚上，抬起头看星空，北斗星闪闪发光，猎户座那三颗代表腰带大星明亮如直升飞机尾灯。

可恩知道半个地球以外，她的朋友也在观看同样的星座，田雨在内。

过半个月，发了薪水，可恩重新添了一批衣物，全部黑白灰，略为宽身，时髦舒适，加上陈航那件手织毛衣，足可应付秋季。

张丹来了。

可恩亲自接她。

见她推着行李出来便走上前握住她双手。

张丹眼神略见彷徨，看到可恩，松口气。

“真怕你不来，人一走，茶就凉，忘记我这个朋友。”

可恩笑，“这样小觑我，把我看得这样凉薄。”

可恩把她带到近大学的小公寓，开了门，说：“当是自己家里好了。”

张丹眼睛通红。

可恩推她一下，“别婆妈，先与学校联络报到，我俩将做同学。”

“我想找份兼职。”

“你用学生签证，怎可工作？”

“唐人街不计较这些。”

“本市唐人街依足本子办事，与其他地区并无不同，你别急，安顿下来再说。”

张丹看着她，“可恩，我仿佛曾听说你是个问题青年，可见传闻并不可靠。”

可恩装做十分愤慨地站起来，“谣言止于智者。”

她们到学校办手续，在市区观光，最后，可恩请张丹在游客区吃日本菜。

张丹用手揉脸，“太好了，仿佛不是真的。”

“这几年也很吃苦，功课并不如一般想象中轻松，有些讲师偏心，若干同学讨厌。”

张丹说：“我想与家母说几句。”

可恩把手提电话递过去。

她有点怅惘，张丹倒是知道妈妈在什么地方。

从前，妈妈在家，可恩专门与她捉迷藏，故意避开妈妈，免得听教训，今日，妈妈被她气走，又十分怀念妈妈。

只听得张丹说：“是我，是丹丹，电话很清楚，已经安然着陆，可恩帮我很多，是，她热诚好客，我的确遇着贵人，我会奉公守法，天气不冷，的确很美，比传说中还好，满市红棕枫叶，美不胜收……”

可恩听着她们母女絮絮而谈，有点感慨，妈妈回来之后，她一定不会再忤逆她。

邻座一位白发如银丝般老太太盯住她看。

可恩奇问："有什么事？"

"你身上这件毛衣是妈妈手织的吧，这个镂空花样叫小蝙蝠子，十分难织，需手指极之灵巧才可胜任。"

可恩更觉陈航友情可贵。

"还有一只更考究的花样叫大蝙蝠子，我从来没学会，太难了，你母亲会织吗？"

可恩唯唯诺诺。

这边张丹说完电话，勉强笑说："已经想家了。"

"有机会你可回去探视，又可以把母亲接过来。"

张丹点点头。

可恩叮嘱几句："出入小心，早出早归，清静地区宜结伴同行，有野兽专喜袭击独行年轻东方女子。"

张丹又大力点头。

那晚，可恩陪张丹在公寓就寝。

半夜，可恩听见有人饮泣，坐起来一听，可不就是张丹。

她过去敲门进房。

张丹见是她，便说："可恩，你比我勇敢。"

可恩也自鸣得意，"看不出来吧。"

开学了，张丹初进大学，也不大习惯，每天中午找到可恩才一起吃午饭。

管理科一个同学说："廿一街有一家北方小馆，收费特廉，学生餐才五块钱一客，两菜一汤，免小费。"

"怎样做得住？热狗也要四块半。"

"都说那里的酸辣汤比大馆子味鲜，开车去也值得。"

由可恩开车，挤了六个人，一起去吃中饭去。

到了目的地，抬头一看，小馆子叫锦川，可恩已经有了好感。

推门进去，地方整齐，坐满了人。

黑板上写着白字：“今日学生餐：酥炸猪排、清炒白菜、酸辣豆腐汤，白饭任吃。”

大家哗一声叫便宜。

可恩想：连她都能吃两大碗饭，东家利钱甚微。

张丹说：“咦，锦川不是你当日那所学习营旁那条支流吗？”

可恩不出声。

他们叫了六客学生餐。

约五六分钟菜就来了，热腾腾、香喷喷，这时门口已有排队的客人。

老板娘挥着汗招呼：“里边坐，里边有空位。”

那把声音好熟。

可恩看仔细一点，呵，人生何处不相逢。

绕过半个地球，她们又见面了。

老板娘虽然忙得走油，脂粉不施，头发束在脑后，可恩却还认识她。

她是杨威。

错不了，可恩记得她。

可恩想叫张丹帮着认人，蓦然想起，张丹并没有见过这杨威。

众同学对食物赞不绝口：“价廉物美。”

老板娘笑逐颜开：“有空常常来。”

同学们付了帐，赶回学校上课。

过了两日，她有一点时间，又到锦川来。

午饭时分已过，客人已经散清，只见老板娘正在做清洁工作，她努力洗刷红砖地。

背着大门，深色上衣有汗渍，一个大大 V字湿透。

她原来擅做苦工。

可恩心目中嚣张、野蛮的杨威原来有这样朴素的一面。

怪不得小店这样整洁。

老板娘听见背后脚步声，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华裔女学生站门口，她说英语：“我们休息了，你肚子饿？可要做碗面你吃？”

原来杨威是热心的好人。

“呃，我明日再来。”

老板娘笑，“明日学生餐是炸酿豆腐。”

她没认出李可恩。

可恩转身离去。

身后有伙计说：“秋季开始，天天阴雨，日短夜长。”

又听见杨威笑说：“这日短夜长，夜短日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弄不清楚，又各地时差，自北京回来，居然多出一天，又是怎么算法？”

可恩几乎想回去同她说：我知道，我教你，一切是因为地球自转时轴心角度是六十六度半，并非直竖，故此阳光在秋分时射在南回归线之上……

雨下得很急。

但是这个城市居民不大怕风雨雪，学生尤其不喜打伞，帽子戴严一点就算数。

可恩上车。

这次看得更清楚，老板娘的确是杨威。

她洗地砖那种专注一丝不苟的态度实在可敬，兢兢业业，小店一定会做出名堂来。

可恩另外有事要办。

她拷问日昇：“喂，我妈到底在哪里？你一定有线索，再不透露消息，我当是失踪人口处理，叫派出所来问你。”

日昇咕咕笑。

“我要关锦婵近照，叫她手拿报纸，证明年月日，快电传过来。”

日昇搔头，“我试试看。”

可恩颓然蹲下，“我要妈妈。”

日昇恻然。

他记得很清楚，小学五年级时他奉母命照顾刚入学的李可恩，小息去探望她，小小可恩见到学兄，也是这样哭丧着脸说：“我要妈妈。”

“锦姨说她在家是个最讨厌的人：丈夫、女儿，都争相走避，她自尊日益受损，只觉越做越错，忽然有顿悟：退一步想，海阔天空，既然尽了力，也只得放开怀抱，索性退下来。”

可恩发呆，“她亲口同你说这番话？”

日昇点点头。

“她走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不觉得这假期太长？”

日昇微笑，“终于发觉妈妈地位重要了。”

可恩抬起头，“妈妈不可少。”

“奇怪，妈妈走了，你却回来了。”

“什么？”

“现在你一放学便留在家里，我还看见你洗尘洗衣，像奇迹一般，周末又到海关做临时工，李可恩不再是从前的李可恩。”

可恩不出声。

“那班衰友损友酒肉朋友有无找你？”

“我还有几个良朋益友，他们也仿佛失了踪。”

可恩尝试与陈航石农接触，可是不得要领。

当晚，可恩收到母亲的电邮。

她“呀”地一声，心头放下一块大石。

只见母亲与穗姨挤在一把伞下，两人穿同款格子雨衣，母亲很幽默地举着一张当天日期的泰晤士日报。

背后是著名的察伏加广场，那群永恒的灰鸽栖息在纳尔逊像底下。

母亲在伦敦，她与穗姨竟然双栖双宿，看样子再过一季大抵也不愿回来。

她的电邮奇趣：“厨房顶灯不亮，请叫人回来修理，浴皂用罄，速买。”

可恩一呆，以往，她需要什么，也是这样留下简单条子，吩咐母亲即管家办妥。

她坐下来，吁出一口气，再吸气时像是力道不足，需要分两次才能完成深呼吸，可见她的感触有多深。

她到商场去选购肥皂。

售货员向她推荐：“这一只含有羊奶，对皮肤有益。”

可恩只需普通无色无味的象牙枧。

这时，有人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可可。”

可恩转过头去，看到一男一女，分别染红发与蓝发，舌尖打钉，衣着时髦。

“可可，你怎么不找到我们？聚会失去你像没有灵魂。”

他俩亲昵地伸手过去拉可恩的手，可恩却本能一缩。

“可可，怎么了？”

可恩呆视她旧时好友，一时没有反应。

那红发少年忽然机灵醒悟：“你被警察盯住了。”他惶恐地拉着女伴往后退。

他俩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可恩出了一身汗，她靠在墙上，定下神来，像再世为人。

好了，消息传开，他们怀疑警察盯上她，就不会再来找她，一劳永逸。

可恩买了许多日用品及食物，一半给张丹送去，其余自用。

张丹感激地说：“我白住白用……”

可恩一边把冷冻盒装食物放进冰箱，一边说：“张丹，听电话，好像是我的手机。”

张丹去收听，脸上变色，“可恩，一个叫日昇的人说，你家的警钟响起，叫你马上回家看个究竟。”

可恩立刻丢下杂物出门。

张丹说：“我陪你。”

两人用最快时速赶回家中，看见日昇站在大门口与警察说话。

可恩一颗心自胸腔跳出来，她奔向前去。

警察微笑转过身去，“别害怕，只是误鸣。”

原来他正是布朗督察，可以说是熟人，可恩与他寒暄几句。

可恩大力喘气，管一头家真不容易。

警察离去，可恩转身，不见了张丹，咦，还有日昇呢?

可恩微笑。

警钟自鸣，是要同时叫来日昇及张丹这两人吧。

她怎么没想到可以介绍他俩认识。

可恩走近，喉咙中发出声响。

两人如梦初醒般抬起头来。

可恩说："日昇，既然来了，我请你喝下午茶，张丹，你做陪客。"

可恩这样说，张丹放心了，由此可见日昇不是可恩男友，这时，她涨红了面孔。

"我还有事，改天吧。"

可恩立即说："那么，日昇，你替我送张丹回去。"

日昇大声答应。

他们走了不久，天气阴雨，暮色沉罩，很快已经灰暗。

可恩一人关在家中，忽然醒觉到母亲的寂寥，她静静走到母亲房中，推开房门。

母亲一向朴素，房间布置简单，书桌就放在近窗处，可恩走近，发觉母亲出门旅行之前刚好练毛笔字，她在宣纸上重复写着一句："开不尽春花春柳满画楼。"

可恩自然不知道这句词的来源，她的中文有限，可是也觉惆怅。

她轻轻说："我们的住所不是画楼，十分普通。"

母亲的衣着也不见得华丽，可恩对她认识多少？如果有人问：李可恩，你母亲是个怎样的人？半年前她会答："她是在家主妇，没有职业，固执严厉，自以为是，不愿接受事实，认为离婚是失败象征，死不放手。"

今日，可恩不会那样回答。

母亲孤苦、辛劳、无奈，他们父女伤尽了她的心。

可恩叹口气，回房写功课。

这一做便到深夜，眼困、腿酸，可恩怪叫一声，在屋里跑步。

电话响了。

是日昇找可恩。

可恩原以为他来打听张丹的来龙去脉，他却没有。

他问："可恩，可想见母亲？"

"她回来了？"可恩惊喜。

"我们可以去探访她。"

"她在伦敦？"

"长周末，我们速去速回。"

这件事显然得到母亲许可，可恩兴奋。

日昇说："我去买飞机票。"

他没有提张丹，可恩也不去问他。

第二天，仍然下雨，学生都希望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锦川饭店外等满了人，街上一块招牌上用白粉字写着："今日午餐：咕噜肉、芥菜干丝、酸辣汤"。

挤不进去，可恩她们改吃炸薯条。

张丹说："这炸薯条是天下极品美味，新鲜炸出来，蘸了番茄酱，送进嘴里，唔，可救学子贱命。"

可恩笑，"连你都这么说。"

"然后和着热可可大口喝，吃完了，不怕风雪。"

是，快下雪了。

张丹一边翻看着功课，一边咕哝："有高班同学愿把去年甲级评分卷子借给我抄。"

"不会免费吧。"

"收五十元。"

"你看张丹，一到西方，即时污染，功课当然要自己写。"

"可是，五十块大洋呢，我大可收七十，帮人家度身写，可预先提供大纲，你说如何？"

原来张丹想卖文，不是想买文。

可恩服了她。

"不不，张丹，买卖均不可行。"

“友谊呢，譬如说，我帮同学做功课，一个学期后的圣诞节，同学送我一台电视机当礼物。”

可恩笑得弯腰。

都会中许多美女也喜打这种友谊牌。

“少同这种人做朋友。”

“可恩，你像一个小家长。”

是，可恩颓然，母亲不在，她升了级，她把自己看管得好好的，也开始监守朋友。

“回去吧，下午还有课。”

她俩又从锦川饭店经过，张丹说：“同学说他们新添了菜肉馒头，才一块钱一个，我起码可吃十只。”

可恩笑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猛力紧紧拉住她手臂，“可可，是你，我知道我不会看错人。”

可恩想挣脱，那人把她拉到墙角，用手臂压住她，“记得我吗，可可，我是马利奥，你欠我钱。”

可恩立刻说：“我立刻还你。”

“我欠你多少？说！”

可恩自书包掏出钱包，数钱给他。

“慢着，你失踪好几个月，避而不见，避着我们，利息怎么算？”

可恩无奈，“你说呢？”

“这里只得几百元，算什么？”

“我身上没有这么多。”

“到现款机去提取，我有车。”

他大力扯着可恩走，可恩故意跌倒在地，那马利奥不顾一切拖行，可恩放声大叫。

途人远远看热闹，无人援手。

张丹去了什么地方？莫非一见情势危急，走得影踪全无？

唉，也难怪人家不肯捱义气。

说时迟那时快，忽然有人冲过来，大声吆喝：“滚，滚，已经报了警，再不走，我斩死你！”

那马利奥看见一个大块头手拿精光闪闪大菜刀扑出来，顿时一呆，丢下可恩窜逃。

他上车踩油门，车子像一枝箭似飙走。

张丹过来扶起可恩，“唉呀，裤子上衣全擦破了，我总算看到这山明水秀城市的阴暗面，可怕。”

原来张丹并非弃她而去，张丹跑去请救兵。

接着，有人说：“进店来喝杯热茶定定惊。”

可恩抬眼一看，可不就是锦川饭店老板娘杨威，那手持大菜刀的当然是锦川大师傅，是他们救了她。

杨威仍然没把可恩认出来。

“可要报警？”

可恩摇摇头：“还了钱没事。”

“你怎么会欠这种人钱？这帮人老站在中学门口兜售违禁药。”

可恩低下头。

张丹大力咳嗽一声，“多谢两位相助，我俩还要回去上课。”

“千万要小心。”

可恩面孔摔肿，到医生处敷药后回家休息。

张丹说：“老板娘真热心，也不怕人家会上门找麻烦。”

倘若被马利奥拖上车，后果堪虞，可恩打了一个冷战。

布朗督察是熟人，十分了解可恩情况，问过详情，安慰李可恩：“你做得很对，专家都同单身女子说：切勿由坏人绑架到另一处，要死，在当地、途人面前死好了。”

可恩啼笑皆非。

她受了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日昇说：“可恩，我送你到公寓去住，张丹陪你，你可别落单。”

他又转头同张丹说：“长周末我们三人一起去探伯母吧。”

张丹指着胸口，“我有份？”十分惊喜。

日昇安排得很妥当，两个女孩子只需跟着他走。

他天生喜欢照顾人，替她们买了书报杂志带上飞机，又带着几款电子游戏机，小型棋子，音乐，林林总总，装满背包。

张丹第一次受到异性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觉得心身舒畅。

可恩情绪忐忑不安，老是回头疑心张望，怕有人要伤害她。

到了伦敦这个大都会，入住小小青年会，拨通电话，连日昇都一怔。

可恩取过听筒，那边是电话录音："我们在康瓦尔度假，请到当地皇帝头酒店见面。"

日昇骇笑。

可恩笑不出来。

捉迷藏，这是她时时与母亲玩的游戏，她找到学校，可恩去了商场，她追到俱乐部，可恩去戏院，存心同妈妈过不去，叫她沮丧，叫她失望。

满以为老妈非紧守岗位一辈子伺候她不可，每个母亲都是子女奴隶，不是吗。

当然不是，今日的她远走高飞，多么讽刺。

可恩回头，发觉母亲已厌倦这幼稚的游戏，她拒绝再玩，她离场而去。

可恩垂头。

日昇鼓励她："反正来了，我是好导游，明日才去康瓦尔。"

可恩哪有心情，日昇只得背起她下楼去。

他带着张丹游遍都会，一边不停替她拍照，每张照片里都看见站一边用手托腮没精打采的李可恩。

晚上日昇建议堪舞台剧，可恩问是什么剧目。

"西贡小姐。"

"咦，有无'制片人'？"

"别扫兴，"他低声说："张丹会比较喜欢热闹的爱情故事。"

他估计不错，张丹看得落泪。

散场出来，已是深夜，雾雨，寂寥，可恩出奇地思念一个人。

“明日一早我们乘火车往康瓦尔。”

清晨可恩是最后起床的一个，胡乱用水洗脸就出发，用一顶破毡帽遮住眼睛。

张丹取笑她：“咦，破帽遮颜过闹市。”

日昇夸她：“张丹好中文，出口成章。”

张丹涨红面孔。

可恩把日昇拖到一边，“你要对她好。”

他忙着帮张丹把照片传真到北京。

火车摇曳，可恩打瞌睡。

忽然做起噩梦，她找到了母亲，拉住她衣角不放，逼使她转身相认，可恩叫她：“妈妈”，那中年太太转过头来，面孔完全陌生，并非关锦婵。

可恩惨叫起来。

日昇立刻把她的头拥如怀中。

可恩苍白地呜咽：“妈妈不要我了。”

张丹恻然，可怜的李可恩，反叛的她今日得到报应。

三个人都没想到康瓦尔秋高气爽，阳光普照。

他们找到那间叫皇帝头的小旅馆。

老板笑逐颜开，“我们还有两间空房，是，这里有关与朱两位女客，可是她们不在房里。”

“去了何处？”

“今日是热气球节，她俩到草原去乘热气球观光。”

三个年轻人瞪大双眼。

老板伸手一指，他们随着那方向一看，大开眼界，只见蔚蓝色天空中浮着七彩缤纷形状不同的大气球，有的像一罐啤酒，有的似一座堡垒，甚至有一只大象，蔚为奇观。

气球下都绑着藤篮，可以载人。

三人乘顺风车赶往草原。

他们奔到现场，已有人邀请他们登上藤篮。

张丹笑着蹲下，“我畏高。”

日昇不想勉强她，陪她坐地上看热闹。

半晌，张丹笑说：“既然来了，好歹试一试。”

他们挑了一个小丑头，坐下去，气球灌满热气，渐渐上升，三人全无畏惧，只觉神清气朗。

缓缓升到半空，只见地上农田一格格，树林全是红黄棕三色，美不胜收，大开眼界。

这时，日昇忽然取出手提电话拨通。

“锦姨，你们在哪里？”

他把手机贴近可恩耳朵。

只听见母亲的声音兴奋而愉快，“我俩在小猪气球里，你们呢？”

“我们在小丑头。”

双方努力张望，啊，找到了，果然在数十码以外有一只粉红色小猪气球，日昇连忙大力挥手。

可恩沉默，咫尺天涯，她依稀看见藤篮里好像是母亲，可是触摸不到。

十多年来她一直拒绝长大，扯着母亲哭闹厮缠，今天她有顿悟，母亲真到了松绑的时候了。

她清清喉咙，“妈妈。”

“是，可恩，我听得见。”

“玩得高兴点，回家再见。”

这时电话忽然发出噪音，可恩转头，请控制员将气球着陆。

日昇说：“可恩，不如顺道乘隧道火车去巴黎观光。”

可恩笑，“再说吧，我先回旅馆。”

日昇在小食摊买了炸鱼薯条，“迟些见。”

可恩回到旅馆，写了张告别便条，拎了行李，一个人走了。

她乘火车返飞机场，一有空位便上了飞机。

可恩不想再做哭闹小孩。

刚才，在半空，与妈妈打过招呼，已经心满意足。

一踏入大门，已收到日昇电话。

“为何不告而别？”

可恩笑，“你可是在巴黎？”

“在协和广场。”

“你真幸运，可以与喜欢的人把臂共游，几生修到。”

日昇也笑，“我会珍惜。”

可恩开启私人电脑，看到电邮，附着一张照片，从远距离拍摄，那只彩色小丑气球藤篮中有人挥手，可恩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这张照片一定由母亲或是穗姨拍摄。

疯妇，可恩笑着说。

父亲的电邮这样讲：“可恩，你的朋友石农与陈航夫妇托我给你消息：他俩已转到长安工作，石太太并且已经怀孕，他们十分想念你，地址如下。”

可恩不胜欢喜。

她立刻写了一封短信，连同若干婴儿用品寄出。

忽然觉得寂寥，那雨天出生的田雨呢。

他一个人在大同，还是也调了职位？

身边每个人都忙着各管各去了。

感恩节假期，图书馆不开门，可恩在书店闲逛，有一个写作人在一角朗诵小说精彩部分，可恩靠在书架上听了一会。

有年轻男子同她搭讪：“是个儿童故事，一人得道，几百人模仿抄袭。”

可恩不出声。

“你读哲学系吧，跟罗令教授？”

可恩低下头，看到那男生还穿着一双凉鞋，赤着足趾，这么冷了，连袜子都没有，自己还没照顾好，有能力保护妇孺吗。

“喝杯咖啡如何？”

可恩答：“改天吧。”

她到糖果店买了一大盒巧克力，专程到锦川饭店去。

学校假期，生意比较清淡，推开玻璃门，看到空座位。

可恩坐下，老板娘立刻满面笑容过来打招呼，递上热茶。

“天气冷了，吃碗肉丝面可好？”

可恩点点头，看到老板娘十只手指红咚咚，像是刚泡完枧水，这份工作顶辛苦。

“咦，你是那个遇袭的小姐。”

可恩点点头，“我姓李。”她双手捧上糖果。

老板娘坐下陪她说几句：“何用这么客气，你没事了吧。”

“皮外伤，都痊愈了。”

“唉，做女人真要小心。”

“老板娘贵姓？”

“我姓杨。”

明明是杨威，可是，她不再认得李可恩，即使可恩报上名字，她仍然想不起来。

大同一役，已是前尘往事，不复记忆。

她亲切地问：“李小姐一个人在这里读书？”

可恩点点头，“老板娘你呢，你可是本地人？”

杨威很爽快，“我本在美国生活，有点不如意，想转变生活方式，有朋友介绍吴锦川给我认识，他说：‘如果你能吃苦，跟我回家，我有一家小饭店，需要帮手’，我想一想，便跟了来。”

可恩听得呆了。

谁是吴锦川，他才是锦川饭店的主人？

这时大块头厨子亲自把面端出来，另加两款小吃。

他憨厚地笑。

杨威说：“这就是吴锦川，人笨，手钝，但是心地很好，我们下个月要结婚了。”

可恩一直不停点头。

“李小姐，你用饭。”

她走开去招呼别的客人。

可恩缓缓吃完面，悄悄付帐离去。

杨威始终答允与田雨离婚，并且毅然开始新生活。

可恩真正替她高兴，她脱胎换骨，再世为人，不计较往日损失，从头开始。

这个女子曾经做两份苦工来支撑一个男人追求大学学位，他找到他的理想，但同时，她在他眼中变得庸俗不堪，她失去了他。

可恩竟变得这样懂事世故。

难怪杨威不再认识她。

手提电话响起来："可恩，我是爸爸，我在飞机场，你方便来接我吗？"

"三十分钟就到。"

可恩立刻驾车赶去。

她的车子转出停车场，忽然有人冲出来按住车头。

可恩大惊，本能反应踏刹车擎。

一个人扑在车头向她狰狞地笑。

可恩全身发冷，那人是马利奥。

他走过来，敲敲车窗，可恩见他离开车身，立刻踩油门，车子飞驰而去。

他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出没，有段时间，他们每个星期见面，她有什么要求，他一定做到，现在，他一样找得到她。

可恩把车子驶往飞机场，一路上精神恍惚，冲了黄灯不自觉。

本来想接到父亲时好好说几句话，可是他的手臂上勾着另外一双玉手。

他有女伴。

可恩生气：为什么不能拨一点有质素的时间给女儿呢，已经长年累月不见面，偶然探访，还得带着女伴，不如不来。

但是可恩已经比从前懂得控制情绪，经得起严峻考验。

她想一想，迎上去："去哪一家酒店？"

李志明说："我来介绍，这是高一德，这漂亮少女是我女儿可恩。"

他随即又说："可恩，我们回家去。"

可恩僵住。

那是她母亲的家，妈妈随时会得回来，即使不，她是女儿，有义务誓死保卫母亲小小地盘，与些微尊严。

她垂头想一想，坐到驾驶位，机伶地把车往小公寓驶去。

一路上李志明兴高采烈，向女伴介绍风景。

车子停下，李志明一愕。

"咦，怎么来了这里？"

可恩打开车尾箱，拎出行李，"公寓近市区方便，同酒店一般舒适。"

李志明还想说什么，他女伴拉一拉他的衣角，他不出声。

可恩看在眼内，觉得那女子还算懂事，一人让一步，大家好做人。

他们把行李搬上楼去。可恩轻轻问："逗留多久？"

李志明疑惑："张丹不是住这里吗？"

"张丹旅行去了，不妨。"

李志明不悦。

可恩吁出一口气，"我还有点事，你们玩得高兴点。"

"可恩，一起吃晚饭。"

可恩如坐针毡。

李志明说："爸爸又不是时常来。"

可恩只得说："我们去吃龙虾。"

她父亲这才露丝笑容，"我去梳洗，岁月不饶人，至怕乘长途飞机。"

高一德把衣物自行李取出挂好，去厨房做了热菜。

她开口说："可恩你真人比照片好看。"

可恩转过头来。

"本来近一点去东京度假，是他一定要来看女儿。"

可恩不出声。

高一德微笑着坐下，“他也需要你的认同，他只有一个女儿，无论如何想留住你。”

可恩感慨。

“他尽他所能做到最好，或许还不够好，但是，他只知道那么多，爱他的人应当明白。”

这位高小姐声音十分温婉，态度大方，言语有理，年纪不小了，约莫三十出头，五官端正，却不算是美女。

看样子父亲这次找对了伴侣。

高小姐站起来，走到露台，“公寓位置很好，你爸说这是你的嫁妆，免你样样问婆家开口，你看，爸爸多体贴。”

可恩仍然沉默，内心渐渐软化。

“两个人相处不来，有许多理由，不代表他是坏人，或者她不是好人，两人都有牺牲，都有不是。”

可恩呷口热茶。

“这是我自己带来的茉莉香片，你试试如何。”

“我哪里懂这些。”可恩陪笑。

“听说你在大同教了一学期英文，真难得，你爸为你骄傲。”

“只是暑期班。”

“有这样的心思就很好，一般少女净挂着穿衣戴首饰找男朋友，那也是应该的，不过做人总是有理想好。”

“我一味地误打误撞。”

谁不爱听好话，可恩的父母已经许久没有称赞她，没想到这位陌生女士说话叫她那样舒服。

对高一德好感，是否等于背叛生母？

“我也是家中唯一女儿。”

可恩好奇：“可觉得孤单？”

高一德答：“我与家母亲厚，她对我无微不至我上了大学她还帮我温习功课，一起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她辞世后我才觉得寂寞。”

“呵。”

“咦，你爸去了何处？”

真是，怎么不见了主角动静，一看，他已在房里睡着，轻微打鼾，显然宾至如归。

高一德轻轻说：“他后天五十大寿。”

这话提醒了可恩，又是“啊”一声。

高一德掩上房门。

可恩问她：“你俩打算结婚？”

高一德搔搔头，“没想过。”

可恩意外，“你对他那么好，却没想过结婚？”

“我们不过想找个伴，辛劳工作之余，结伴旅游，看看世界，寻找美食，谈天说地。”

可恩一听就知道高一德有点家底，否则怎能这样自由自在。

“你有职业？”

“我是一名执业心理医生，在警署任职。”

可恩意外，“我爸怎样认识你？”

“由一位律师朋友介绍。”

可恩由衷说：“他同你在一起，我很放心。”

“我也觉得奇怪：一般中年以上的生意人，身边总喜欢带年轻讲普通话女子，李志明例外。”

可恩微笑，“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对父亲仍有深厚感情。

“我肚子饿了，可要把他叫醒？”

可恩说：“我做泡面你吃。”

高一德连忙说：“我自己动手好了，这里果然比酒店方便。”

可恩说：“我先回去，你有事叫我。”

高一德点点头。

可恩松口气，离开公寓，一下楼，便看到日昇与张丹下计程车，鸟倦自巴黎返来。

可恩笑：“回来了？我送你到大屋去，我爸同女伴在楼上。”

张丹意外，“李先生回来了？”

日昇连忙说：“张丹，你也可以到我处暂住。”

可恩推他一下，“你倒想。”

日昇留意可恩脸色，“你与父亲终于找到共识？”

可恩点头，“真不知以前水火不容是为什么。”

日昇搔头，“有一段日子，我只记得无论他们说什么，你都说不。”

“是，穗姨说我家充满火药味，客人坐立不安：一家才三个人，可是唇枪舌剑，叫人担心。”

张丹眼睛带询问神情。

日昇解释：“父母离婚，可恩接受得不太好。”

可恩本来想找藉口分辩：“他们天天吵”、“我觉得他们丑陋”、“他俩从不为我着想”，“我对这世界失望”.....

可是张大嘴，又合拢。

这一切，也不是不真，不过归根究底，是她自己放肆。

可恩最终没有分辩，确是一项进步。

张丹拍拍她肩膀。

父亲那一觉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

他们回到大宅休息。

可恩对张丹说：“我有事出去一趟，我父若找我，说我明晨有课早睡。”

张丹从书本抬起头，“你要去什么地方？”

“去了结一些事。”

“我陪你去。”

“不，这是我私事。”

张丹说：“我俩之间，没有私事。”

她已经取过外套。

“张丹，你不方便去那种地方。”

“李可恩，你去得，我也去得。”

张丹无论如何不让可恩一个人晚上出门。

可恩想一想，点头，“你跟我身后，不要出声。”

“可恩，有危险也许可以报警。”

可恩苦笑。

她低下头，拨了几个电话。

其中一个有电话录音这样说：“南大街美味冻食旧厂今晚举行神秘聚会，火热音乐，各式享受，万勿错过。”

张丹变色。

“张丹，你现在留家中还来得及。”

张丹定定神，“你同我说话？”

可恩见她已经染上西方青年豁达神气，不禁笑起来。

张丹追问：“可恩，你为什么还去那种地方？”

可恩不出声。

“可是尚有心瘾？”张丹极之担心。

可恩转过头来，“我也来问你：巴黎之行是否开心，两人会否有进一步发展？”

一言提醒张丹，她不动声色，“我去洗手。”

她到浴室悄悄拨电话给日昇，无人接听，她留下南大街那个地址。

张丹叮嘱：“请速来会合。”

张丹没看见可恩进厨房挑了一把锋利的牛肉刀，插进靴统里。

张丹出来。

可恩同她说：“换上胶靴，天雨泥泞。”

两人上车。

“那地方极之偏僻吧。”

“非法聚会，当然不能在大街大巷举行。”

在车上，张丹暗暗留神，可恩神色镇定。

张丹又问：“你去找谁？”

没想到这次顺利得到答案。

“一个叫马利奥的男子。”

张丹一惊，“同你什么关系？”

“他曾经向我提供非法药物。”

张丹问：“只是这样？”

可恩苦笑，“你别小觑这件事，我欠他债。”

“欠债还钱。”张丹理直气壮。

“还了许多，还欠许多。”

张丹问：“他要人？”

“不，他要人无用，他追债。”

“总有一个数目，问清楚了，数给他，总不能一辈子避债。”

“你说得对，张丹，我这就去见他。”

车内静默。

“可恩，回头是岸。”

可恩说：“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西方都会富庶家庭子女什么都有：衣食住行教育全部垂手可得，毋需挣扎，稍有不满，父母师长会动辄忏罪，身体发育得大人般高大，脑筋仍似幼童，完全没有责任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可恩汗颜，她背脊湿透。

“一定宠坏了，这样娇纵。”

“有时心里苦闷？”

张丹叹气，“我也闷呀，我还得张罗明年学费呢。”

可恩简直开不了口。

她把车子转入小路。

这一带是有待开发的旧货仓，已全部搬清弃置，黑暗中一幢幢怪兽般房子十分阴森。

张丹劝说：“不如回去，白天再来。”

在车头灯照射下，她们看到鲜红色美味冻食四个中文大字。

可恩下车。

这时张丹发觉可恩天生大胆，所以才引致妄为。

张丹比可恩大几岁，觉得有义务保护她。

可恩取出笔芯电筒照明，走到货仓前敲门。

小小格子打开，她们看到一只眼睛。

“找谁？”

“马利奥。”

“几个人？”

“两个女孩。”

一扇小小金属门打开，放她们入内。

音乐十分幽怨缠绵，张丹听不出是哪种乐器，可恩认得是印度释他。

墙壁上放映七彩转动迷幻电影，年轻男女用身体说话，紧紧搂在一起。

张丹发呆，半晌她说：“我们也有这种地方，这叫地下舞会。”

时间还早，人群尚未聚拢，可是即时有人上前兜售各种颜色糖果。

可恩说：“我想见一见马利奥。”

背后有声音：“是你，可可，你终于回心转意。”

客人回头，叫他心花怒放，她还带着朋友来呢。

可恩转过身子，“马利奥，你是精明的生意人，我欠你多少，你说吧。”

那马利奥看着客人陆续进来，大海中不知有多少鱼，何必难为这一条，他的气渐渐平了。

张丹这时也明白可恩黑夜找到货仓来谈判的原因：人多，这只老鼠也懂得顾全大局。

只听得他问可恩：“一笔勾销？”

“是。”

“可可，我们是老朋友……”

“你有你的诚信，以后永不见面。”

那马利奥看着可恩不出声，隔一会说：“为什么不去报警？”

“我的确欠债，这是事实。”

“三千。”

对学生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可恩自口袋中取出一叠钞票，轻轻放在地上。

“再见。”

她拉着张丹的手，一步步走开。

张丹送口气，啊，任务完毕，她们可以走了。

货仓中年轻人越来越多，如扑向灯光的飞蛾，闹哄哄。

张丹看到那马利奥俯身拾起钞票放进袋中。

这时，她们离开货仓大门口只有几步距离。

就在该刹那，一个影子向马利奥扑过去，二人贴住几秒钟，迅速分开，在他身边的人尖叫起来。

马利奥缓缓倒下，他胸前插着一把尖刀。

凶手是一个少女，幽灵似呆站一旁。

张丹颤抖，手足无措。

可恩拉着朋友的手往大门奔去。

守门人大声问：“什么事？”

可恩回答：“叫你过去帮忙。”

他一走开，可恩拉开门，她已听到警车呜呜驶近。

可恩立刻想到张丹没有护照，不能连累她。

可恩对张丹说：“快，从小路步行出市区，我们稍后会合。”

“你又怎样？”

“快，走。”

这时警车刺耳号角越来越近，大光灯射过来，警员用喇叭喊：“任何车辆，不准离开现场。”

可恩把张丹推进树丛，慢慢走回车旁。

留下车子，一查便知她在现场，离去反而不美。

警察下车走近。

有人倒抽一口冷气，“又是你，我见你还多于未婚妻。”

原来他是布朗督察。

可恩明知故问："什么事，我出来透口气，刚想走。"

警员奔进货仓去办事。

接着，救护车驶到，把伤者抬出来。

马利奥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

凶手由女警带走。

布朗督察撑着手叹着气看牢可恩，"你打算怎么样？"

可恩微笑，"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我不介意碰到你，李小姐，但希望是较愉快的场合，你父母呢？"

"远游，照例把我撇下。"可恩博同情。

"你看到什么？"

"零。"

布朗登记她姓名地址，"回家去，李可恩，我不想再见到你。"

可恩连忙上车。

她的电话响了。

"可恩，是日昇，可方便说话。"

"日昇，我安全，我正想打电话给张丹。"

"我在十五路与基福路交界找到张丹。"

"你们在那处快餐店等我，我立刻前来会合。"

"谢天谢地。"

可恩把车驶到该处停下，奔出去与张丹紧紧拥抱。

日昇用手捧着头，"你们两人的所作所为，吾不敢恭维。"

可恩黯然，"是我不好，我对张丹有不良影响。"

张丹抢着说："是我没好好看顾可恩，有负李先生所托。"

日昇啼笑皆非，"啊，肝胆相照。"

可恩说："我很累。"

张丹说："我也是。"

日昇说："我吓得胆都破：我赶到大南街时，警车、救护车，全疾驶而过，幸亏张丹的电话到了，无线电话万岁，她在小路上踯躅，我找到了她，拉她上车。"

回到家，可恩淋浴睡觉。

躲在电毯子底下，她仍然发抖，噩梦连连，老是怕再也见不到母亲。

一只脚，踩进泥沼是这么容易痛苦，要拔足却是这样困难。

醒来，她在床上发呆，可恩忽然闻到咖啡香。

原来张丹一早已经起来，她俩不由得又紧紧拥抱。

"好了好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日昇声音传来。

他昨夜就在沙发上睡。

打开电视看新闻，记者正报道昨夜之事："……伤者名马利奥普昔尼，是警方熟悉人物，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此人面对警方七项起诉，包括……"

可恩静下来。

毫无疑问，马利奥是只老鼠，但是听到他可以存活，仍代他庆幸。

新闻继续下去："疑凶是他前任女友珊蒂汤默斯，年廿一，任职酒吧侍应……"

可恩熄掉电视。

她一额都是冷汗。

昨夜，她的水靴内也藏有一把尖刀，但是冷静的头脑救了她。

这时电话响起来，是李志明的声音："可恩，我是爸爸，唉，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一无所知，睡得异常香甜。

是否应该把每件事都告诉父母？

看是什么事吧，看父母有无能力援手，还有，子女有多大年纪。

可恩自觉这次是做对了。

"爸，睡得还好吧。"

"对，我失去一张环宇信用卡，请代我报失。"

“呃，爸，在我这里。”

“什么？”李志明吃一惊。

“昨天你早睡，我又等钱用，我不问自取，借你信用卡到机器提款。”

“你要用钱为什么不出声。”

“对不起，不想吵醒你。”

“提了多少，还需要吗？”

“拿了三千，够用了。”

就是她还给马利奥那笔钱。

“我这里还有，你过来拿。”

“日昇与张丹也在我处。”

“叫他们一起来，欢迎之至，只怕请不到。”

说完电话，日昇摇摇头，“慈父多败儿。”他都听见了。

张丹问可恩：“你会对子女那样容忍吗？”

可恩想一想：“我不会，我会大声叱责。”

日昇说：“我会好好打一顿：棒头出孝子。”

可恩看着他俩，“一个打，一个骂，都是为着我好。”

“你明白了。”

张丹说：“可恩，日昇与我都自幼失父，十分吃苦，你要珍惜父亲。”

可恩这才想到他俩的共同点，难怪，日昇来自地北，张丹来自天南，两人仍然如此投机。

他们梳洗后出门。

李志明一眼看到三个年轻人，心底不禁喝声采，只见他们简简单单白衬衫卡其裤加双球鞋，精神奕奕，男的俊朗，女生秀丽，叫中年人自惭形秽。

高一德斟出咖啡来。

张丹本是李志明属下职员，早已见过高一德，她连忙上前：“高小姐，我来。”

李志明先写支票给女儿："你招呼朋友少不了这个。"

然后朝女儿诉苦："你看，爸的皱纹眼袋，这些松了的皮不知从何而来。"

可恩过去端详父亲。

许久没有这样近距离与父亲相处，小时就有，常常伸手搓揉他脸上与身上的大痣。

"爸，你看上去还不错。"

"老了，老父，老人，老伯，老家伙，老东西。"

三个年轻人骇笑。

高一德在旁边笑说："你占了上位，那七老八十的人又怎样呢？"

"我不知道，"他忽然对女伴使小性子，"我不管，我气馁沮丧。"

这一切，可恩都看在眼内，他的确需要高一德这样的伴侣，她原谅了老父。

五人结伴去吃午餐，他们四个都叫凉拌蔬菜，李志明偏不肯，"又不是羊，我是人，伙计，来一客十二安士免翁牛肉加龙虾尾，配牛油酱。"

高一德连忙吩咐伙计："单是龙虾就够了，"又对李志明说："李先生，阁下血压高，少吃红肉。"

"太没意思了。"

年轻人暗暗好笑。

忽然他又摆出长辈的样子来，"你们读书成绩，感情生活，生活状况如何？"

日昇答："均甲等。"

张丹说："我也是。"

"你呢，可恩？"

"我？我是永恒丙级生，同他们不能比，我再努力，最多是乙等，天资有限，无可奈何。"

张丹说："可恩不可小觑了自己。"

日昇也抢着说："可恩进步迅速。"

可恩黯然。

阳光下她看到父亲头顶头发稀疏，真的不比当年，不由得想念母亲，妈妈近年染发勤频。

“仍然没有你妈的影踪？”

“日昇知道，穗姨与他有联络。”

可恩把热气球之旅的照片取出来。

李志明说：“你看，如此风流快活，我却在内地拼命吃苦，钱眼里肮脏的钻进钻出。”

高一德笑，“你是男人，应当如此。”

大家又笑。

高一德说：“可恩，你妈妈是美人。”

到底是女人，那样智慧大方，仍然关注先前那位的容貌举止。

可恩答：“家母是美妈，可惜没生美女，我且自幼迟钝，五岁未懂讲话，叫她担足心事。”

日昇先反对，“没有的事，可恩在我眼中一向最好看。”

李志明笑，“她是你妹妹，你当然那样说。”

张丹听了，更加放心，这话由李志明说出，百份百可信，可见可恩与日昇之间一点纠葛也无，她真好运气。

李志明说：“今日我五十大寿。”

“爸我们都知道。”

可恩送上礼物。

那是她首次期考成绩，李志明一看，老怀大慰，“嗯，不错，但是有进步余地，你妈知道吗？”

可恩黯然，“她已放弃我。”

日昇说：“怎么会，我帮你电传给她。”

李志明说：“明日我们飞往东岸观光，可恩，你当心自己，记得日昇与张丹是你的好朋友。”

第二天可恩送父亲到飞机场。

李志明唏嘘，“当年可恩来的时候九个月大，手抱。”

高一德问：“乖吗？”

“不乖，一直哭闹要吃夜奶，直到三岁。”

“什么？”高一德骇笑。

“真是个可怕的婴儿，她的刁钻直接影响弟妹不能出生。”

“嘘。”

可恩不出声。

他俩走了。

可恩回家与张丹合作收拾屋子。

可恩把洗净干衣取出折好，“张丹，要是心中真正怀念一个人，应该怎样做？”

张丹正在吸尘，闻言关掉机器。

她取过软布抹尘，窗外园子里日昇正在帮忙倒垃圾，她轻轻坐下来。

“谁？”她低声问。

“在大同认识的一个朋友。”

张丹狐疑，“你在大同一共只逗留两个月，那人是谁，我却没有印象，让我想一想，那里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不是本地人，还有谁？”

“一个叫田雨的人。”

“你们一直保持联络？”

可恩摇摇头，“石氏夫妇已经调走，此刻听说在长安，通讯不便，我至今不知田雨下落，也许他留在大同。”

“这是个怎么样的人？”

张丹面色凝重，可恩仿佛是她的责任，她有衣物看顾她，只怕可恩自火坑出来，又跳进油锅。

她搜索记忆，就是想不起有田雨这个人。

忽然之间，思维似油丝般钻出，张丹冲口而出：“那个长得像钟馗的年轻人。”

“咦，都说他像钟馗，你们见过钟馗？”

“不，是形容他外型威猛。”

“他心细如尘。”

“可恩，日出日落，忽明忽灭，人来人往，世事变迁，一站一站，像乘车一般，不停有人上车下车，到什么地方去找先前的乘客？”

可恩发呆。

“他曾经坐在你身边，你们曾经谈得十分愉快，可是，你到了站下车，他在列车里轰轰开出，你得去转搭另一辆车或是另一艘船，他还留在你的记忆中，很好，那已经足够。”

“张丹，我们是现代人，通讯方便。”

“不是找不找得到的问题，而是有无必要去找这个人，我也怀念小学同学杨仪与罗莹，闲时想想儿时趣事，十分神往，寻人，大可不必。”

可恩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这各西方都会的时髦女，立地生根，错不了，那些短暂会晤，叫邂逅，过去了算数。”

“叫什么？”

“邂逅，即偶遇，不经意未有计划的碰面。”

可恩还想说什么，忽然看到窗外的日昇手舞足蹈，挥手叫她们出去。

定睛一看，原来是下雪了。

鹅毛般雪花缓缓自天空飘下，日昇奔着伸手去接，一边叫张丹及可恩。

张丹立刻开门去与男友会合，两人在园子里追逐，接着，邻家幼童也跑出来看新雪，张丹着他们伸出舌尖黏雪。

大同也下雪了吧。

可恩没有跟他们疯，她静静坐下来。

就这样，呆在沙发上好久，直到张丹喘气红脸回来。

“哟，还有家务要做。”

可恩跳起来吸尘，张丹去开洗碗机。

日昇开着四驱车过来，“出去吃火锅。”

张丹说：“我买了作料，我们在家吃。”

“你看可恩一副纳闷样，我们出去兜兜风。”

她俩穿上大衣。

这时地上已有薄薄一层积雪，车子驶过，留下轮胎印子。

张丹轻轻说：“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日昇笑，“这两句又出自何经何典？”

张丹答：“我慢慢说给你听。”

可恩往窗外看，大同下雪没有？

应该，纬度差不多的地方气候也相仿，内陆只有更冷，孩子们面孔冻得红红，穿着臃肿的棉袄，可爱如年画里幼儿造型。

他们有想念李老师吗。

还记得李老师用英文教的三小猪寓言吗。

“……可恩，到了。”

“可恩，在想什么？”

他们一起吃意大利菜，可恩吃了很多。

半夜，胃气胀，不舒服，起来找药，书房有光，她走近。

听见两把声音轻轻说话。

“出门一里，不如家里。”

“回到家，感觉不同。”

“往日只觉困家里又闷又呆，今日才知家好。”

两个人嘻笑。

可恩泪盈于睫，做梦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知道自己在做梦。

她竟然听见母亲与穗姨的声音。

既然是做梦也不妨，好歹得走过去与妈妈说几句话。

可恩推开书房门。

书房里的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正是关锦婵与朱穗英这一对好排挡。

可恩微笑走近，“妈妈，穗姨。”

“咦，是可恩，把你吵醒了？”

她们伸手拉她。

可恩把头埋在母亲手里，这梦境何其真实，她流下泪来。

只听得穗姨说：“可恩变得又黑又实。”

“不，又干又瘦才真。”

“可是肩膀宽了。”

“为什么不说话？”

可恩看见母亲头发没染好，露出丝丝雪白发脚，她何尝不是晒黑了，双颊许多雀斑，笑起来眼角全是皱纹。

但是，却少了昔日愁容。

可恩忽然想起那首歌：当你遇到逆境，你可以坐困愁城，但是我情愿你跳舞。

母亲气色这样好，当然是跳了舞回来。

即使是做梦，也代她高兴。

可是，这个梦好似比往日的梦略长略真。

“过来坐下，”穗姨说：“听日昇说，你都改过来了，现在足不出户，同往日南辕北辙，又懂得收拾屋子……为何沉默？”

门响，日昇进来，捧着买回来的宵夜，“我胡乱挑了粥粉饭面，”看到可恩，“可恩，她们回来了。”

可恩这才发觉不是做梦，她强做镇定，握住母亲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竟然客套地问：“玩得高兴吗？”

关锦婵也双眼润湿，“很开心很轻松，欧洲美不胜收，但是无论如何，家里最好。”

日昇把食物转了碗取出。

可恩盘膝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很怕一眨眼她就会消失。

她们把旅游照片摊出来摆满一地。

日昇问：“为什么不用数码相机？容易储藏。”

“用照相簿也方便。”

“干脆搁小盒子里，要看时整叠取出。”

可恩缩在沙发里不出声，体内细胞好似逐一回暖，忽然，她打个呵欠，伸个懒腰，蜷缩在沙发上盹着。

耳边母亲说："咦，睡着了，奇怪，也不说话，也不吵闹，象换个人似的，应当高兴，但是见她长了灵性，反而伤感。"

第二天醒来，可恩发觉自己还在沙发上，身体压着一条肩膀，已经麻痹。

她想起昨夜的事，连忙跑上楼去找母亲，一看，睡房是空的，不禁失望。

随即听见园子里有人说话，可恩自露台看下去，原来是母亲与园丁在商量不知什么，她放假这段日子，园子荒芜了。

可恩松口气，妈妈的确在家。

以后可得好好珍惜她。

她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梳洗更衣上学。

在门口碰到母亲，轻轻说："今日下午没有课，妈妈等我一起吃饭。"

"穗姨会过来做沙锅鱼头。"

可恩把车开走。

她母亲目送小小车子离去。

园丁掘地种郁金香球茎，关锦婵斟杯热茶，坐在小客厅里沉思。

老朋友朱穗英来了，挽着一篮菜。

锦婵说："可恩说会回来吃饭。"

"呵，真是难得，那我得少放辣椒，他们土生儿不能吃辣。"

锦婵发呆。

穗英张罗起来，一边说："昨晚我看一个电视清谈节目，大开眼界，原来根据统计，英国此刻有三千五百万个三十五岁以上的独身女子，她们是寡妇或失婚或从来未婚，正寻找约会对象。"

锦婵放下杯子，哼一声。

穗英笑，"西方女子的确比较天真，其实不是没有适龄男子，不过三十多岁的男人通常喜欢约会二十余岁活泼无包袱青春女，你说可是？"

锦婵仍然唔一声。

"我早已放弃约会这件事。"

她以熟练手法切好葱姜，把大鱼头取出冲洗。

“幸亏，还可以为孩子操心，苦中作乐，有个寄托。”

关锦婵感慨说：“你看，谁没有谁不行呢，我毅然离家，满心内疚，晚晚辗转反恻，担心可恩，还以为她会烧通屋顶，可是你看，她反而清醒过来，井井有条，升上大学，由此可知，我全是瞎操心。”

“你幸运才对。”

“可恩天良未泯。”

“听日昇说，可恩完全摆脱陋习。”

“是什么导致如此巨大改变？”

“还记得她五六岁是最喜爱粉红色吗，到了十二三岁，忽然全身蓝黑，一年级又说班上男同学中与弱智儿班哲民最要好，过了一年，问起他，她茫然无头绪。”

锦婵微微笑，“你呢，你可喜欢来自北方的张丹？”

穗英开始炸鱼头，喳一声，香气四溢，她搁上锅盖。

“喜欢有用吗，不喜欢又有用吗。”

“张丹聪敏上进用功。”

穗英说：“我喜欢可恩。”

锦婵哧一声笑，“可恩有什么好？”

“家底清白，自小认识，又有妆奁。”

“只有你看好她，偏心，其实她来自破碎家庭，个性孤僻，刚自深沲里爬出来，尚未度过危险时期。”

穗英叹口气，“哪由得你我说什么话，我们凡事仆心仆命全力以赴，尚有不妥，深夜关起门饮泣，怎可责骂，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又不是为着满足那颗可怜的心。”

锦婵不停点头，“看得那样开又有这样的智慧，差不多了，你会得到母慈子孝的正果。”

她们两人先是苦笑，继而大笑，几乎没落下泪来。

粉皮大鱼头也差不多做好了。

锦婵忽然有所发现，“你看这妆奁的奁字，像形，似一只大柜里装满财物。”

“可不是，拥有这只大柜的女孩特别矜贵可爱。”

锦婵说：“张丹勤奋向上，这种优良质素，亦是妆奁。”

穗英感动，“锦婵，你真的开明。”

“你我已届中年，一定要有智慧，切忌长上一对狗眼，嫌人家女儿这个那个。”

“是是是。”

“嘘，我听见车声，可恩回来了。”

标准母亲，得付清所有帐单，洗熨所有衣衫，还得叩头如捣蒜。

门外不是可恩，她们又松弛下来。

可恩一点多才回来，面色燻黑，一声不响。

据她说，今晨同讲师争执，皆因一篇阅读报告，自觉应当有甲，却仍然拿了个乙。

锦婵轻轻说：“乙也很好。”

可恩握紧拳头，“如果乙已够好，为什么还有甲等？”

朱穗英答：“因为有狄更斯及罗伦斯呀。”

母女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

“吃饭了吃饭了。”

许久没有为功课同女儿争执，这次刚相反，不是母嫌女做得不够好，是女儿嫌自己分数不足。

关锦婵有点呆，不相信这是真事。

可恩胃口好，吃完还要拎走。

“鱼冷了腥气，这是给谁？”

“张丹最喜欢这个。”

“我改天做给她吃，你别把残羹冷饭请人。”

朱穗英乘机问：“你同张丹是好友？”

“生死之交。”

穗英笑，“哗，这么严重。”

可恩挽起半个鱼头出门去。

锦婵双手抱胸前，“可恩为什么对我俩这样客气？”

“你老人家难侍侯，一会嫌吵，一会嫌静。”

“我同你出去看场电影吧。”

“有无爱情喜剧？”

“只有科幻打斗。”

“那么，不如去看太阳杂技团：我上网去找一找有无票子。”

那边，可恩把鱼头拎到小公寓时还是热的。

张丹问：“朱阿姨有无说到我？”

“穗姨不会在小辈前讲是非。”

张丹边吃边点头，“每次吃鲑鱼便知道上帝偏爱这个国家的人。”

“也偏爱你。”

“可恩，更加珍惜你。”

“是，否则脱一曾皮都不够，得重新投胎。”

张丹说：“我真想念母亲。”

“你俩一向亲厚，叫人羡慕。”

“明年暑假，我想回去探亲。”

“那么，寒假及清明得打工储钱。”

张丹说：“我是学生，不能做工。”

“我们在圣诞及新年假期代客照顾幼儿，可以赚一笔，那些年轻父母希望外出松一松，我们设计宣传单张，收录五名婴儿，通宵照顾，每位一百五，你已有来回飞机票了。”

“五名那么多！”张丹骇笑。

“超过五名需政府执照，否则大可收足十名。”

“我们应付得了吗？”

“把日昇也叫来，总动员。”

张丹笑得弯腰，“日昇哪会照顾幼儿。”

她们没想到反应这样热烈，单张贴到社区中心，申请电话蜂拥而至，一天接三十多个，逼不得已，答称名额已满，可是家长苦苦哀求。

还有不少父母索性上门视察，对李宅清静整洁环境十分满意，竟询问可否长期托儿。

关锦婵大吃一惊，“这时怎么一回事？”

可恩笑嘻嘻报告。

“此事不可行！责任太大，手忙脚乱，易生意外，全是你的主意？”

可恩像被泼了一盘冷水，嘴角露出昔日倔强：反正只要是她的主意，父母一定全推翻，连根拔起。

锦婵看到女儿不满，连忙陪笑，“你需要零用？”

“张丹想回家探亲。”

“呵，我明白了，这样好吧，我送张丹飞机票。”

可恩不出声。

此刻的李可恩脾性到底不一样了，她轻轻说：“张丹不会收取你的礼物，她不喜不劳而获。”

“啊，这倒值得敬重，”关锦婵忽然好说：“也罢，育儿，我的确还有点经验。”

可恩松口气，“谢谢你，妈妈。”

“这件事也得详细计划。”

“当然。”

“首先，应征人数这么多，你打算照顾什么年纪的孩子？”

可恩想一想，“越小越好，毛毛头，不会走路不会动，放床上，睡醒由父母把他们接回去。”

锦婵笑得弯腰。

“不是吗，小孩会讲会跑才麻烦呢。”

“可恩，”她妈妈坐下来，“你有朝一日也会结婚生子。”

“是，”可恩摊摊手，“遥远的某一日。”

“带孩子，任何阶段都不容易。”

可恩答：“听说教功课最繁琐辛苦。”

“子女不接受父母好意最叫人难过。”

可恩低头不语。

过一会她大声说：“所以我只选幼婴，需约见面试，专挑胖嘟嘟。”

“我可否提供小小意见？”

“关褓姆请说。”

“这将会是漫长一夜，请父母自己携带奶粉、卫生用品、更换衣物。”

可恩一一记下。

“还有，只得收录三名学生，做得好，新年再来，切莫贪心。”

“多谢忠告。”

可恩高高兴兴的去上课。

朱穗英下午来喝茶，“什么？自下午六时照顾到翌晨六时，每位收百五，有这样天价，我怎么不知？”

“你以为容易做？”

“哗，手挥目送。”

“不是你我，褓姆是可恩与张丹。”

穗英说：“养儿方知母辛苦，让她们试试便知。”

锦婵笑，“听可恩说，育婴至简单，放床上偶然去看一看便可。”

穗英答：“家有褓姆，的确如此。”

“我也有条件雇佣褓姆，我情愿亲手带。”

她俩翻出孩子幼时照片，其味无穷，整个下午消遣。

“啊，真怀念他们幼时模样，‘妈妈妈妈你在什么地方’，缠着我们不放，那真是母亲的流金岁月，半夜也不放过，过来挤在床角，然后忽尔长大，走得人影全无，叫母亲担惊受怕。”

“你神经过敏，与人无尤，千万别把帐算子女头上。”

“是是是，穗英，圣诞节你没有好去处吧，过来做督导。”

“我约了俊男跳舞，不过，可以推却，届时见。”

真没想到李可恩会在大节代人照顾幼婴。

就是去年罢了，她自十二月廿四夜便一去无踪，捱到十二月廿地六晚，满眼红丝的母亲只好去派出所报警，回到家，发觉女儿呼呼入睡，身上还穿着舞会纱裙。

关锦婵觉得自己已经十分蒙恩。

当夜，幼儿由年轻父母送来。

都说："已经洗过澡了，出门之前喂过一次，应该在十点钟左右多吃一次才睡，拜托你们，一年一度，我们也想松口气跳个舞。"

口气非常可怜。

三名婴儿自三个月到六个月大不等，两男一女，雪白粉嫩，十分可爱。

可恩往手心吐一口涎沫，搓一搓手，说："工作开始。"

说也奇怪，父母在时笑嘻嘻，父母一走，三婴便放声大哭，震耳欲聋。

张丹啧啧称奇，"这样小小身躯，发出如此震音和鸣，了不起，简直媲美梵哑铃。"

哭都还不要紧，忽然又吐得一身，只得逐个剥下衣服洗澡更衣，这时可恩发觉婴儿会得抗议蠕动，滑不溜手，吓得大叫，惊出一身冷汗。

其中一名忽然排泄，可恩一看，更加厉声惨呼。

关锦婵放下报纸，走进去一看，轻描淡写说："你去用消毒枧洗手，这里我来。"

她手势熟练，立刻洗净一名，换上衣裳，教张丹做第二名，各自又喂了温水，开了收音机播放轻音乐，抱在手臂中。

小小身躯温暖地贴在大人胸前都静了下来，这时可恩才洗净双手回转，一额汗。

张丹取笑她："恭贺你一手黄金。"

可恩说："我永远不要孩子。"

她母亲笑，"带回家来，我帮你照顾。"

可恩突然感动，"真的，妈妈，我那么可怕，你不嫌弃？"

关锦婵过一会儿答："你只不过任性点。"

可恩偷偷流下泪来。

这一百五十元不易赚，三人忙得手不停，午夜朱穗英来接更，锦婵才能去睡一觉。

张丹急急抽空去洗婴儿衣物。

“这些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吗？”

“服务好一点，下次又有生意上门。”

“是，是，快去烩奶瓶。”

熬到凌晨，已经筋疲力尽。

“唉，真不敢再忤逆老妈。”

“真没想到如此辛苦。”

“我们是生手。”

“她们年轻时初生孩子，也是生手呀。”

“日以继夜，没完没了，哗，非人生活，怎么做得到。”

“希望他们父母明天准时来接。”

朱穗英听了只觉好笑，一声不响。

凌晨三时，她们总算睡了一觉。

一早关锦婵下楼来看，只见可恩与张丹累得东歪西倒，呼呼入睡，婴儿们堆在一起，怕他们滚动，用枕头围住，朱穗英在沙发打盹。

关锦婵轻手轻脚，可是其中一个婴儿转身，小眼睛睁开，发觉天已亮，肚子饿，哗一声哭起来，他同伴梦中惊醒，不甘人后，亦放声大哭。

可恩跳起来，大喊救命。

她与张丹连晚饭都没有时间吃，饥肠辘辘。

两个熟手妈妈连忙加入喂奶。

可恩忽然想到自己也是这般一点点，小小虫子般除出哭与吃一无所知，由妈妈奶大，怎可对她无礼，叫她伤心。

可恩忽然抱住母亲，“妈，对不起。”她饮泣。

母女紧紧拥抱，关锦婵觉得苦尽甘来，不禁流泪，张丹想念寡母，亦忍不住哭出声，朱穗英则感动得眼红，屋里全是哭声。

朱阿姨点头说："这件事原来有这大启发性，辛苦一场也值得。"

"呵，六点钟了，"张丹抬头说："家长要来了，快把他们整理一下。"

朱阿姨又笑，"装修门面。"

宝刀未老，她手脚爽利，立刻帮婴儿洗脸清洁，扑上粉，又变得香喷喷，接着又忙着收拾房间。

有一个幼儿喝奶特别慢，由可恩抱着喂。

忽然门铃响起，各人都在忙，张丹说："他们来了，可恩，你去开门。"

可恩一手抱婴儿，一手抹掉泪痕，蓬首垢面，双目红肿，心里想，那些家长只顾领回小孩，才不理会保姆是否穿着隔夜运动衫袂。

门一开，却不是家长。

冬季晨曦，天空还黑漆漆，路灯下看见飘雪，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他们两人齐声哎呀一声叫出来，可恩连忙关上门。

张丹问："谁？"

"陌生人。"

"不可把婴儿交给他们父母以外任何人。"

朱阿姨也走到大门前，"怎么有个陌生男人在门外？满屋妇孺，形势不妙，我去叫日昇过来。"

关锦婵说："我看看他找谁？"

她隔着门问："找谁？"

"对不起一早打扰你们，我找李可恩。"

大家转头看着可恩。

可恩还抱住婴儿，辛苦了一晚，饥寒交逼的她意志力薄弱，她摇摇头，"我不认识他。"

朱穗英说："我从后门出去同他说话，啊，日昇来了。"

吉普车停好，日昇惺忪下车。

关锦蝉不由得说：“家有壮丁多好。”

只见日昇走上前去，很客气与陌生人说几句，两个年轻人握手，然后，日昇按铃。

张丹打开大门。

日昇笑说：“可恩，这是田雨，你在大同的朋友，他路过这里，前来探访。”

张丹立刻知道这即是李可恩心中挂念的人，转头看着可恩。

只见可恩一脸茫然，手中奶瓶扑一声掉到地上，滚到一边，婴儿见到嘴美食忽然不见，不服气大哭起来。

这是的可恩活像收容所那些年幼无知的未婚妈妈，不修边幅，但求母子生存。

门外年轻人也发呆，这是李可恩？发生什么事，她为何手抱哭泣婴儿?

日昇连忙说：“请进来喝杯咖啡。”

他带着客人进厨房去。

朱穗英松口气，“看样子不是坏人。”

关锦蝉也说：“肯上门来见家长的年轻人总算不错。”

这时可恩如梦初醒，她看着宛如印支难民般模样的自身，不禁呜咽。

张丹推她，“快，快上楼梳洗。”

一言提醒了可恩，她放下幼儿，飞扑到楼上沐浴更衣。

十分钟后她匆匆下来，心情复杂，唉，什么时候不好来，偏偏挑这个尴尬时分。

这时，婴儿父母也上门来领回子女，他们还穿着昨夜的晚装，身上略有酒气，但显然玩得十分高兴，一边付款，一边道谢。

把孩子紧紧拥怀中之余，又打探新年可否再来一次，张丹把他们名字优先登记。

“放在你们处真放心，圣诞快乐，上帝保佑你家。”

“孩子不太顽皮吧，下雪了，是个白色圣诞呢。”

“许久没玩得这样尽兴，唉，真没想到做了母亲之后什么都得放弃，祝你们圣诞快乐。”

一家一家的走了。

关锦蝉关上门，吁出一口气，“我去做早餐。”

日昇与田雨从厨房捧着咖啡壶出来。

田雨抬头。

这才是李可恩呢：湿发拢到脑后，露出小脸大眼，神情冷冷，但盼望的眼神透露丰富感情。

可恩看着田雨，“你的胡须呢，相貌完全不同，一时没把你认出来。”

他腼腆笑。

可恩终于说：“田雨你好。”

“可恩你好。”

张丹同日昇说：“我们到厨房帮忙。”

她把他拉到一角。

日昇悄悄说：“看可恩神色，这不是普通朋友。”

他俩到书房看早晨新闻。

偏厅只剩可恩与田雨两人。

可恩说：“胡须不见就不像钟馗了。”

他还是笑。

可恩说：“事先应该给我一个电话。”

他答：“预约的话，只怕届时没有勇气上门，一早来敲门，希望你在家，没想到叫你受惊。”

可恩想张嘴说话，又合拢。

田雨先主动：“我这次来是公干，同联合国儿童组织商讨适龄儿童失学问题，会议一月二日开始，一共两天。”

可恩点点头，“住在什么地方？”

“牧师家。”

可恩鼓起勇气，“我们这里也有客房，来而不往非礼也，随时欢迎你。”

“我并没有招呼你。”

“记得吗，在大同，”可恩微微笑，“我们好像还没有说完话。”

“我在想，可恩，我仿佛需要向你解释一件事。”

“呵，是吗，其实我打算最迟在暑假到大同探访同学们。”

“他们很好，我这里有照片。”

相中孩子个个健康快乐。

“石农先生夫人怎样？”

“哎唷，你看我，颠三倒四，陈航千叮万嘱，叫我问候，你看她近照，腹大便便，你还穿着她给你的毛衣，由此可知没忘记我们。”

可恩拉紧毛衣衣襟。

她看着陈航照片，“胖了，胎儿是男是女？”

“他们不计较。”

可恩由衷代他俩高兴。

两人絮絮谈个不停，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可恩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她脑海中忽然出现知己两个字，想必就是这个了。

心中尽有芥蒂，可是不碍她倾诉，她想把年轻一生中每一个细节告诉他。

这时妈妈来叫：“早餐做好了。”

家里忽然热闹起来，一共六个人吃早餐，真是前所未有盛况。

自从李志明离家，大宅冷清孤寂，一间屋不是一个家，到今日才有人声。

关锦蝉努力招呼客人。

中年妇女目光凌厉，轻轻一瞄，便知底细，她先看年轻人双手，嗯，这是对半劳动手，略微粗糙，无伤大雅，男子汉应当豪放，细皮白肉反而不妥。

他五官端正，皮肤清洁，没有疮没有疤，这也叫阿姨放心，她见过断眉少年，吓煞人。

额外分数是明亮双目以及笔挺鼻子，已可打65分，如果学历及事业均上轨道，又添20分。

锦蝉不仅挪揄自己：当年她本人挑选对象之际，为什么似亮眼瞎子，为什么做不到目光如炬？

她讪笑自己。

吃完早餐，可恩轻轻对妈妈说：“我出去一会。”

什么，可恩居然问过妈妈？锦蝉突然哽咽，可恩十五岁之后不再征询她的意见，今日又自然而然地恢复尊重，锦蝉佯装若无其事，“一起回来吃晚饭。”

可恩点点头。

日昇乘机说：“妈妈，我与张丹也出去走走。”

朱穗英干脆放下盘碗，“唏，圣诞翌日，万物半价，锦蝉，我们也出去逛街购物。”

锦蝉笑说：“我不需要什么。”

“我们不是买必需品，来，一起出门。”

丢下一屋乱糟糟，他们分两架车出门。

在旅游区分道扬镳，锦蝉与穗英象轧廊会似在唐人街买了菜同鸡煮汤，再挑了若干海鲜。

天气冷冽，微微飘雪，她们挽着篮子回车。

忽然一个赤足女子拦住，“好心太太，赏杯咖啡。”

隆冬，女子穿单衫，头发纠结，体无完肤，全是淤青疤痕针孔。

往日，锦蝉对这种人避之则吉，会即刻低头绕道而行。

今日，她想法不同，她伸手入袋，刚好有海鲜档找回来的零碎钞票，她取出放在女子手中。

“好心太太，新年快乐。”

女子像幽灵般闪走。

穗英诧异，“杯水车薪，还不够她一日顶瘾。”

锦蝉感喟。

她挽起好友手臂，“我们回家。”

进了门，还闻到昨夜婴儿气息，耳边仿佛还有他们呜呜哇哇哭泣着。

穗英笑说：“事先演习，将来带孩儿就是这个模样。”

“你愿意育孙？”

穆英充满盼望，“求之不得。”

锦蝉答：“我也是贱骨头。”

“亲家不会同我们争吧。”

“这又不是好差事，谁会同你争？”

两个中年女子忽然得到盼望。

自一千年前华裔妇女就有这样的愚忠：婚姻不如意还有子女，他们不称心也不要紧，还有孙儿，一生幸福希望就寄托在亲人身上，很多居然也如愿得偿，后来者更加深切渴望……

“你看田雨这人怎样？”

“硬铮铮铁汉。”

“对可恩来说，他会不会太深沉一点？”

“两个人都孩子气的话，谁照顾谁呢？”

锦蝉沉吟：“你说得也对，哎，不知这个人的底细呢，我喜欢日昇，自小看到大。”

穗英笑，“日昇有什么好，三日两头换女伴，崇尚种族和谐，穿沙龙及穿沙厘的女友都有。”

锦蝉苦笑。

“喂，两老快动手收拾地方吧，孩子们就快回来吃晚饭了。”

不负所望，四人中来了三人。

锦蝉问：“田雨呢？”

“他跟牧师去教会厨房帮忙招呼街童吃一顿热饭。”

张丹恻然，“圣诞也不回家？”

“有家的不叫街童。”

张丹说：“真没想到西方先进社会，联合国十年来选为最理想居住城市，也有这样多难题。”

日昇回应："真叫你三思可是。"

关锦蝉问女儿："可要留菜给田雨？这鸡腿可以做一碗面等他。"

可恩没有回答。

她真的累了，喝了半碗汤眼皮都抬不起来，上楼咚一声掉床上。

日昇与张丹告辞，跟着朱阿姨回家。

雪越下越大，景色像煞明信片上白色圣诞。

有人按铃，原来是一位年轻牧师送田雨前来。

锦蝉力邀两人进来喝碗热汤。

"你俩还没吃过饭吧？"

牧师搔搔头，"三百多人吃过了。"

"街上有那么多流浪儿？"

"随时随地都有这个数目。"

关锦蝉招呼两个年轻人。

王牧师说："啊，从未吃过这样香的汤面。"

锦蝉说："可恩已经睡熟，可要叫她？"

田雨连忙说："我明天再来见她，多谢阿姨善待我们。"

"那里，可恩的朋友即是我的朋友。"

年轻王牧师笑，"可恩朋友的朋友，即是我，也因此得福。"

那么会说话。

牧师放下名片，"请关女士到我们教会来。"

锦蝉取出甜品水果。

牧师感喟："街童对我说，他们有三个愿望，均与名利与成就无关，一是天天有热饭吃，二是有干净衣服穿，三是获得尊重。"

锦蝉恻然。

他们大抵不知道，一步之差，可恩就会朝那条路走，剃刀边沿，可恩被救了回来。

这时，田雨咳嗽一声。

王牧师醒悟，"呵，对，田雨有话说。"

锦蝉奇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阿姨。”田雨开口：“我想得到你同意，我可否与可恩做朋友。”

锦蝉感动了，特地带了牧师上来作保人，正式征求阿姨同意。

他口中“做朋友”即是外国人口中的约会吧。

她这样答：“可恩尚未定性。”

牧师加一句：“我会管教田雨。”

关阿姨笑了，“年轻人正常社交，我没有反对之理。”

田雨松口气，如释重负。

这时，王牧师向田雨使了一个眼色，“田雨，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锦蝉暗暗叫一声糟糕，莫非他有案底，一颗心直沉下去。

田雨嗫嚅说：“我离过一次婚。”

锦蝉一听，反而轻松了，她看着田雨，难得这人愿意坦白，倒底离婚不是稀罕事，她也离过婚。

锦蝉问她：“有子女吗？”

田雨摇头，“没有孩子。”

锦蝉心想：那又好得多。

但是对田雨印象稍微打了折扣，对婚姻草率，一次之后难免还有二次，渐渐成为结婚专家。

是，关锦蝉也离过婚，没有道理只准她离婚，可是每宗个案不同，当事人总觉得他本身情有可原。

王牧师这时说：“田雨的事我知道一二，他俩志向完全不同，摩擦渐多，生活痛苦，只得毅然分手。”

锦蝉想起，“可恩不是第三者吧？”

田雨说：“分居年余，我才在大同认识可恩。”

“你同可恩又什么地方投缘？”

田雨这样说：“她有一颗皎洁的心。”

关锦蝉感动鼻酸，有人这样赞美她的可恩，世上除出她的父母，原来还有第三个欣赏可恩的人。

王牧师轻轻说：“田雨，请说得具体一点，那样虚无飘渺的形容很难听懂。”

没想到那秀丽的中年太太摆摆手，“我明白。”

牧师诧异。

关锦蝉说：“田雨，欢迎你来我家。”

两个年轻人放心，他们站起来告辞。

“时间不早了。”

推门出去一看，大雪纷飞，足足尺余深，深夜铲雪车没出动，牧师开的又是老爷车。

锦蝉取出车匙，“用我的吉普车吧。”

两人道谢而去。

锦蝉关上门，上楼去看女儿。

可恩小小面孔一半露在被褥外，单纯地仍然似十一二岁模样，她轻轻抚摸女儿头发。

锦蝉也睡了。

第二天一早有人按铃，原来是朱穗英。

她说：“大假人人休息，我无处可去，每逢佳节，特别凄苦。”

锦蝉笑：“还有我陪你呢。”

“日昇回学校去帮张丹做功课，”穆英寂寥，“可恩在家吗？”

“一睡醒必定出去，你我同病相怜。”

她俩大笑起来。

“华文报社请人呢，你有无兴趣采访社团消息？”

“华文报章此类新闻实在太多。”

穗英说，“如果有条理地当义务报告……”

“穗姨早。”

可恩起来了，已经梳洗，穿上运动衫裤。

“穗姨一整晚都在这里？昨夜我听见有人谈话。”

穗英问：“你一早就出去？”

话也没说完，可恩在等的人已经来了。

锦蝉想：呵，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都从头说起，有人爱听，有人愿意借出双耳，何乐而不为，渐渐说的话不再有人要听，配偶知道她想发牢骚，立刻避开，她在楼上，他退到楼下，她在地库，他又走到书房，或是索性上街去竟日不返。

她知难而退，把话藏心里，一颗心变得似铁般硬，铅般重，真是，有人愿意听，为什么不说？

半晌，他俩推门进来，“妈妈，我们到图书馆去，不回来吃午饭。”

锦蝉扬扬手，“去吧。”

穗英站起来，“我们去游泳。”

“什么？”

“社区中心新建暖水泳池用臭氧消毒，不知多先进，一试为快，喂，你我一定要自得其乐，苦中作乐，千万不可窝在家中伤春悲秋。”

“哎，湿漉漉又要洗头……”

“照去不误。”

她拉着老友出门。

那一边，可恩把车子驶到公园观景点停下。

他们走到长凳坐下。

可恩问田雨：“你想说什么？”

“我在美国东岸找到工作，将为移民部工作。”

可恩呵一声，不用走半个地球去探访他了。

可恩深觉幸运，又不想露出这份欣喜之色，不自觉说：“Oh really。”

田雨笑了，可恩教他用过这言不由衷的两个字。

“放假我会来探访你。”

“可恩，能否转校？”

可恩为难，“我不舍得母亲。”

“我明白，你考虑一下。　”

“我比别人特别亏欠妈妈，我想伴她度过这两年，毕业后往东还是往西就难说了，需看何时有粮草。”

田雨看着她，“口角忽然像大人了。”

可恩轻轻地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这时，有一对年轻游客走近，一看就知道是东洋人，打扮得一丝不苟，是对情侣，正在闹意见。他们坐在隔壁一张长凳上低声争执。

虽听不清楚，也知道不过是为着芝麻绿豆事。

——“为什么嫌我破费？”

“买那么多，怎么抬回家？”

“又不用你操劳。”

“行李超重。”

“不用你管。”

可恩笑起来。

两人不好意思，走到远处去继续争吵。

东洋人问题不大，可恩觉得她与田雨有障碍。

可恩说：“不如你在西岸找工作。”

田雨意外，“全球经济环境欠佳，我又不是顶尖科学人才，工作不好找。”

“那么，继续进修。”

“不，”他摇头，“我不做职业学生。”

一连串不，叫可恩低头，半晌她按住他的手，“我们别学日本人，我们不吵架。”

两人去吃早餐，可恩把他带到一家松饼店，一推开门，已经香得发晕，在小圆台坐下，各自叫了咖啡，可恩在饼上大浇枫树糖浆，她

勺了一羹送到田雨口中，田雨以为腻得无法下咽，可是偏偏清甜可口，他吃了许多，骇笑说：“真不能天天吃，会变胖子。”

可恩笑：“妈妈怎么讲？人生苦短，先吃甜品。”

田雨伸出手去，“可恩，我愿意等你。”

“是因为我有个好妈妈？”

“因为你年轻。”

“我比别的同龄女幼稚，你看张丹，比我懂事。”

“各有各优点。”

“毕业后我会跟着你走。”

“这是诺言，你需紧记。”

过两日，田雨到东岸去了。

关锦蝉观察了几日，见女儿仍然上学放学，并无异象，才算放心。一次外出，她感慨地对穗英说：“现在好像也会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了。”

“恭喜你。”

锦蝉抬头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为何来这里？”

“这是一位老太太家居，她教授夏威夷土风舞，我带你来跳草裙舞呢，既是运动，又是消遣。”

“我不跳。”锦蝉抗拒，“成何体统。”

“你再说一个不字，我丢下你不理。”

“跳草裙舞？”

“是，需扭腰颤臀，款摆双臂，兼送秋波，都是你急要学习的基本功。”

锦蝉沉默一会，“你说得对，我情愿跳舞。”

她伸手去按门铃。

假期之后，张丹像开了窍，功课突飞猛进，她对可恩说：“都是日昇功劳，他帮我补习。”

可恩一本正经说：“在我们这里，男同学若放时间心血帮你做功课，你得报答他，以身相许。”

“啊，”张丹意外，她留意可恩表情，看到她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你说笑。”

“千真万确。”

“复活节他会陪我回家探亲。”

“那多好，日昇还是第一次到北京。”

“可恩，你也一起来。”

“我要陪两位妈妈，也许与她们到箱根浸温泉。”

两人不知不觉走进锦川饭店，门外依然客似云来，一大班人在排队，出来两个，才准进去两个，门外竖着牌子：“等候时间十五分钟。”

“放假许久没来。”

“今天吃什么？”

前边有学生转身代告。“红烧狮子头，清炒豆苗。”

“哔，轮半小时也值得。”

可恩与张丹站定轮候。

可恩忘记戴手套，觉得冷，朝手心呵气，张丹脱下一只手套给她，“友谊永存。”她说。

可恩点点头，“永远好友。”

不一会就轮到她俩，小小店堂整洁如故，一坐卜来伙计便殷勤招呼，独是不见老板娘。

张丹说：“一进锦川，有点像回到家似，思乡时可以解渴。”

可恩不出声。

一伙计面孔陌生，这位兄弟，老板娘呢？”

“她，早去看医生，刚刚回来，你找她？”

张丹答：“问候一声，她身体无恙吧。”

“一定是老客人，咦，她来了。”

只见老板娘一脸笑容走出来，一两位好，许久不见。”

可恩看着杨威，发觉她穿着松身衣服，很明显腹部微拢。

呵她怀了孩子。

她亲手替可思斟茶，“李小姐好吗，我老是觉得我们仿佛在别的地方见过。”

张丹笑，“我们自去年开始就在这里吃饭，你又帮她打过架。”

老板娘想一想，“不，不是这样，也许是纽约，李小姐住过纽约？”

可恩微笑摇头。

张丹问：“老板娘要多休息，预产期是明年吧。”

“明年五月。”

张丹详细询问：“是男是女？”

“照过超声波，是孪生儿，一男一女，医生是广东人，写了一个孖给我，我一辈子没有这样开心过。”

旁人可以分享到她的快乐。

“你们吃饭，要多来呵。”

杨威又去照顾别人。

她整张脸圆润，不再见棱角，昨日种种，已随昨日死，今日的杨威一心一意准备做双胞胎的母亲。

自饭店出来，张丹说：“两个幼婴，很辛苦。”

“她很能干，应付有余。”

“以后不大会在店里看到她。”

“复活节你速去速回，返来即大考，又一年结束。”

过两日，可恩换上裙子，预备外出。

被母亲看到，“去哪里，”大吃一惊，“穿得这样暴露，外头零度，你不怕肺炎？”

可恩即时反应：“同学生日，大家去喝一杯，有什么稀奇，外罩大衣，我又不是这样出外，肺炎因细菌感染，与吊带裙无关。”

“我说一句，你说十句。”

可恩悻悻然，“你也不止说一句。”

咦，一切恢复正常，母女又开始吵嘴。

“张丹不与你一起？”

“她有她忙，她不是我的影子，我也不是她的包袱。”

“我有那样说吗？你把话硬塞进我嘴里，几点回来？”

“尽兴才返。”

“十二点好回家，莫叫我久等。”

“妈妈，大学生还有宵禁？别自寻烦恼可好？”

“你一日住我家，我一日可以管你。”

“我的天。”

可恩披上外套，找到车匙，拉开门出去。

她母亲追上来，“可恩，在酒吧，当心有人落蒙汗药迷晕你。”

可恩不耐烦大声答：“明白了。”

“别开快车，别喝酒。”

可恩的车子已经一支箭般射了出去。

可恩微笑，出了马路，她小心慢驶。

多好，只有亲生母女才可以把以前恩怨一笔勾销从头来过。

一切还有得救。

关锦蝉关上大门上楼，经过女儿房间，哎呀一声，只见一床一地都是衣服，杂乱无章，鞋子手袋到处去，来不及收拾就出去赴会。

同从前的可恩一模一样。

锦蝉替女儿把衣服逐件拾起挂好，不久之前，她还担心可恩从此变得拘谨忧郁，原来没这样的事。

回头的可恩，也还是从前的可恩。

（完）